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三年四月

第二十八期

學

衡

桂居村題

THE CRITICAL RE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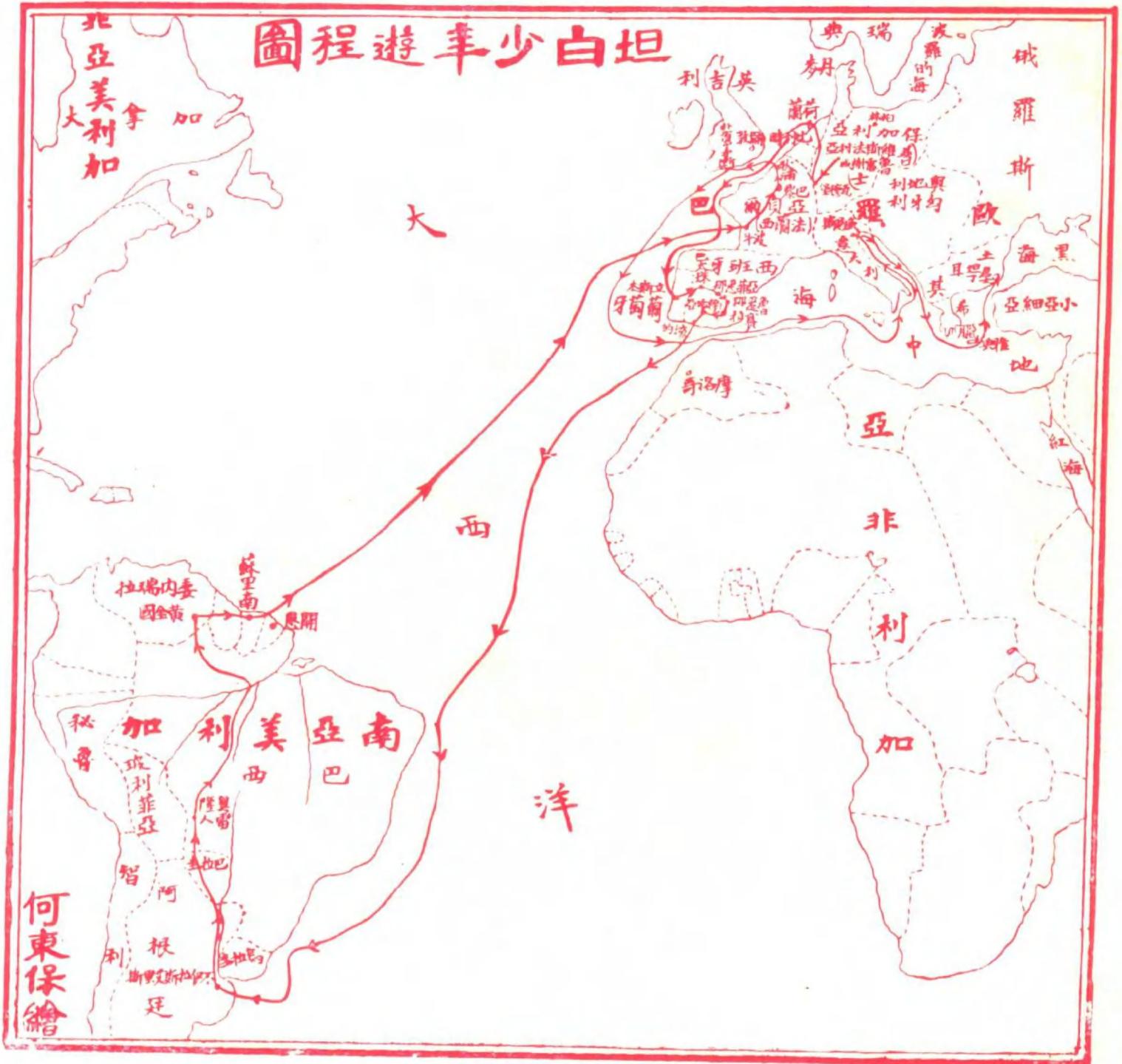
No.28 April 1924



像爾特祿福
VOLTAIRE

From a portrait by La Tour

圖程遊年少白坦



何東保繪

通

論

學衡第二十八期目錄

插畫

福祿特爾像

坦白少年遊程圖 何東保繪

通論

迂闊之言

教育之最高權

述學

哲學通論

緒言

第三章

極成相分識變

世界文學史

Richardson and Owen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文苑

文錄

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答問(張爾田) 慶節母張孺人傳(柳詒徵)

劉永濟

柳詒徵

繆鳳林

吳宓譯

詩錄

谷山晚歸(吳芳吉) 偶成(柳詒徵) 江行雜詩(邵祖平) 校東樓災詩以弔之(柳詒徵)
雪夜偕楊吳二君飲酒肆(柳詒徵) 市樓夜飲奉和翼謀先生(楊銓) 過仲詹小齋閒話(王
易) 病目久不愈慨然賦此(龐俊) 西湖寄懷陳寅恪柏林登格巴黎(李思純) 出都二首
(方守敦) 寒厓集題詞代芝瑛二首(廉泉) 歲晚絕句(李思純)

詞錄

鷓鴣天(劉永濟) 浣溪沙(劉永濟)

哲理小說 坦白少年 *Candide ou l'Optimisme*

法國福祿特爾著
陳鈞譯

雜綴

旅程雜述 (一)海程
(二)日本

胡先驕

附錄

介紹文學評論之原理

迂闊之言

劉永濟

(上)

自世衰學廢。黠者往往倡爲怪誕奇譎之言。以訾議古人。而文飾其淺陋不學之病。反因是而膺榮名。享厚利。其徒與人之聞其風而興起者。喜其說之便於己而爲之也易。更揚其波而扇其焰。於是一概毀棄。務塗抹粉飾以欺當世。而世之謹愿之士。震警於所未聞。心不謂然而口不能非。其廉潔自愛者。既不欲輕言招忌。而明義理。識根源之君子。復鄙夷之以謂不足道。或且以之供笑噱而娛賓客。其激切者視之。則且曲爲之恕。以謂當今怙惡積暴於上者。殆不可數。此其人之所爲。毒害於國家之深。且十百倍於是。更何暇以責彼一二弄文墨。擊昏齒之腐生陋士哉。其寬綽有容者視之。則且許其言。或足以摧豁震盪。往者之錮蔽。以陳涉吳廣等夷之。以謂是世會所當然。不足以爲異特。然而深識遠慮之士。方蹙然憂之。以謂其毒害之中於人心者。尤甚於暴吏苛政水火盜賊也。於是相與淬厲同志。奮筆伸紙。與之辨明。儼然若坐廊廟而辨禮樂之得失。列庠序而論宋陸之異同。是又不啻自承此其人之所塗抹所粉飾者。乃道也。學也。特以其道有未瑩。學有未至。方有待於辨論以明之耳。嗚呼。古人譏對牘鳴琴者。非以其尊牘而自污其琴也耶。今之所爲。殆母類是。

且夫真理而不存也則亦已耳如其果存也則其精詳宏闊又豈易以口舌筆墨相爭奪哉好學深思篤行明辨之君子自能得之於方寸之地毋論黠者之不足以熒惑震盪即有權奸未必便爲所奪古今史冊所載豈不多有人道之不至沈淪者賴有此也豈區區口舌筆墨之功哉若舉國之人皆不學則其怪誕奇譎且將十百倍於今日其言之昌也誰得而非之不特不得而非之且將奉爲金科玉律而莫之敢犯矣此屈原之所以悲獨醒而列子之所以嘆衆迷也是非人理斷滅極亂之世曷至有此哉

夫至治之世不可得而至極亂之世亦未易一遇世果有舉國之人皆不學如前之所言而猶能立於天下者乎執塗人而問之未見其可也昔袁粲嘗謂周旋曰占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之皆狂其君獨穿井而汲得以無恙國人既皆狂轉以君爲狂共繫而灼之其君苦之飲水而狂若一粲之言雖三尺之童子知其爲寓也然則今之深識遠慮者之汲汲皇皇不幾類於杞人之憂天乎是又不然夫穿井而汲得免於狂獨不念飲水而狂者乎獨不欲飲水而狂者之易而汲其井乎充是心也亦仁者之類矣烏得而非之然則將任此兩者之自相終始乎抑攻者之義必曉然於世邪是又未易言也然而前無千古則攻者之義或將無以自明後有千古則倡者之言必將不攻而自敗倡非者之敗可必而功不必在攻者攻非者之言縱辯其持論縱高以與倡者同處一代故不但其言不易曉然於世或且淹沒抑塞而不得通此非徵之往籍而驗者乎故曰未易言也

或者問曰。子之言誠漫衍而無所稽止矣。攻之無功而不攻。既不可。吾未得其當而滋疑焉。應之曰。攻者。近乎仁。不攻者。近乎智。然而有勇者焉。勇不在乎能攻人。而在乎能自強。能自強則無所用其攻。以自強爲攻者。其勢順而效大。效立功見。常及於身後。今之世。吾未敢必其無是人也。然而不數數觀也。勇之義。一言可盡。而行之之道。則萬其端焉。此世之所以不常有歟。其義維何。曰。力足以使讀書種子不絕於世者。斯可謂之大勇矣。讀書種子不絕。則後有千古矣。是非可以欺。當世不足以欺。後世今有人焉。力能使後有千古。可不謂之大勇乎。讀書種子不絕。則好學深思篤行。明辨之君子。日益多。而真理之在人心者。日益明。雖有力過賁育。詭超衍。爽者將無所措其手足。搖其唇舌矣。是豈與人爭一言之巧拙。一日之長短者。可得而方之邪。然而其功效常見於身後。而淹沒抑塞。常及其一身。此所以難能而可貴乎。余因感夫今世新舊之說。紛紜淆混。有足以蠱惑一世之耳目。乃有是迂遠空闊之見。以爲芟落枝葉。直尋本根。其端固在此。而不在彼也。爰著於篇。曰迂闊之言。

(下)

或有聞余言而嘆者曰。甚矣好惡之私。足以害公也。子惡其言之倡披。而爲是激切之論。惡之甚。遂不顧其言之或偏頗。則又何異於彼人哉。且今之人。豈真不學如是邪。子乃一概吐棄之。吾未見其能公允也。余曰。然言固不可以無徵也。聖人已言之矣。今請舉徵以驗吾言。而釋子之疑焉。雖然。余固不欲暴人之

過也。無已爲發其大凡於此而後知余言之誠公也可矣。

請先明讀書之義。讀書者豈兀坐陳書而諷籀不輟之謂乎。貴其能通知立言者之心。讀其書而知其書之外。有書焉言之外。有言焉。吾由其已書已言者而窺見其未書未言者焉。由其一端而反其三隅。由其微而推之大。由其著而抉之隱焉。如此而後可以謂之讀書也。及夫博究古今理道之全於其通。別純駁大小深淺醇醴然有味於中。然後吾之行事立言得中程度而無離反變亂之失。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讀書也。若兀坐陳書而諷籀不輟。斯可謂之讀書。則今之人學於國內。學於國外者。無慮千百。而可謂之未嘗讀書邪。今之人固嘗有論孔老評楊墨而指摘百家之書者矣。固嘗有是非李杜駁詰八家日文選爲妖孽罪桐城爲流毒者矣。固嘗有校勘諸子文字之異同考證說部作者之名氏者矣。固嘗有類列羣籍作爲目錄以讀書爲國人倡者矣。固嘗有排比文字號爲新詩以詠以嘆者矣。今之時詩人盈谷。文人盈坑。著作汗牛而充棟。孰謂不讀書而能之乎。然而不害其未嘗讀書也。蓋不得見古人之用心。不足以知書外之書。味言外之言。不足以反三隅。不足以推其大。抉其隱。則必以一端掩全體。以魚目混珠。以糟粕棄精華。以假說傷真義。以私智變公理。以好惡定是非。以巧僞飾邪罔以新奇文固陋。其爲害於學術至深。是人也。且不可得比倫於枯蠹。更何足以稱讀書之人哉。

次請舉徵。今之人莫不以科學方法相號召。故其治文哲學也。一若治科學者。先搜集物類。從而歸納之。

論斷之焉。故其論孔子之道也。類列論語一書論孝之文。而後從而論斷之。曰。孔子之道如是如是。不知聖人之見道。周徧無礙。凡其所論。特因問者之不同而答之也。所謂教人無方。因類而施者。此也。故孔子之設教。問者十人而答以十義。問者二十人而答以二十義。此十義。二十義者。特方便立說耳。聖人之義。非盡於此。亦非異於此。乃今之人。但見此十義二十義。遂執此十義二十義而斷之。曰。聖人之義如是如是。是則設又有一人。其不同又異於前之十人二十人。庸詎知孔子之答之也。不又異其義乎。今之治孔學者。其論孔子言政言仁言禮。悉如是以求之。遂以爲得孔子之真義。其治他家之學。亦悉如是以求之。遂以爲得某家之真義。於是順者自詡爲某氏之徒。而逆者卽此以相攻。是何異於盲人之摸象。邪。使卽此遂足以成學名世者。則雖粗識文字之人。告以此法。使之徧繙百家之言。而類列之。然後吾從而一一論斷之。則所謂董理國故。爲之從新估價之事。不過旬月之力。可畢矣。又奚待讀書爲哉。雖然。余非謂此法不可以治學也。特僅知此法。僅恃此法。有未足以盡一學而精詣於通博之境也。亦猶梓人知尺度斧斲之未必爲良梓也。孔子之教人也。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荀子之勸學也。曰。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世果有真學者。必服膺此言矣。

古之人爲今人所詆譏輕蔑者多矣。今之人果眞讀盡古人之書。皆已得見其用心。領略其旨趣。洞悉其隱微乎。己之學力識見。果皆已足以盡知古人之用心。古人之旨趣。古人之隱微乎。此非讀書者所當內

自省者邪。今之人於古人之一書一言。見其誤而非之。不誤而是之。宜若可矣。庸詎知吾之所謂誤者。非誤而不誤者之誤乎。果且古人之誤邪。果且言古人誤者之誤邪。又誰得而知之哉。今之人固嘗有自命爲善疑古者矣。疑唐宋不足。又疑秦漢。疑秦漢不足。又疑三代。疑三代不足。必將疑造物之始。一儀之初。幾於凡古皆在可疑。凡疑皆無不當。惟獨於一己之學力識見。則必深信而不疑。事之可駭怪者。孰有甚於此哉。夫信古太過其弊也。拘信己太過其弊也。獲二者皆非讀書者所當有。乃今之人。獨知信古之非。遂轉而蹈信己之弊。是又理之所不可通者矣。余嘗聞有詆桐城文家。撰碑文墓誌爲諛墓者矣。余又嘗讀望溪方氏之書。見其於作墓誌墓表不當溢美之義。往復言之不能已。如與孫以寧書。答喬介夫書。與程若韓書。葛君墓志銘。同知紹興府事吳公墓表。內閣中書劉君墓表。皆於此義。三致殷勤。前此如歐陽公。王介甫。蘇子瞻。皆於此體。獨極嚴審。不妄作。若顧亭林之論。特以施之於蔡中郎耳。未可以論此數人也。今人則以之概桐城文家。豈可自託於顧氏之論。以爲高哉。而今之人非之。然則非之者之未盡讀桐城家之書於此可見矣。余又嘗聞有捃摭杜工部

一二句而訾其不通者矣。余嘗試卽其所謂不通者而思之。則古人之意固別有在。而訾之者未嘗知也。

吾又於此見今之人未能通知古人之用心。未能領略其旨趣。洞悉其隱微矣。杜詩二句。見本誌第二十一期。吳芳吉君再論吾人眼中

之新舊文學觀一文。茲不再及。若夫以西方文法律國文。見其不合而非之。以今日語法律古文。見其不合而非之。以散

文文法律詩歌。見其不合而非之。以論理方式律抒情摛麗之文。見其不合而又非之者。其讀書之粗淺。鹵莽更不足論矣。凡此者。豈可以其亦略識字而遂以曾讀書許之乎。其所以致此之由。爲好榮名邪。爲

好厚利邪。固不必深究。獨其率國內之人。皆出於不讀書。務以新奇相高。則其極必至於車裂。古人囊撲文化而後已。此則不可不辨者也。余豈好爲此直訐忤世之言。亦豈可謂真能讀書之人。特迂闊之見。以爲如欲爲國家留讀書種子。必於此而不於彼也。姑出其言如此。以與世之好學深思篤行明辨之君子一商榷之云爾。

每月一册

學

衡

定價二角半

第一期要目

學者之精神 劉伯明
 評提倡新文化者 梅光迪
 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 蕭純錦
 商榷 馬承堃
 國學摭譚 柳詒徵
 論藝文部署 鍾詒徵
 漢官議史 徐則陵
 老舊說 鍾詒徵
 近今西洋史學之發展 徐則陵
 浙江採集植物遊記 胡先驥
 評嘗試集 胡先驥

第二期要目

再論學者之精神 劉伯明
 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 梅光迪
 法 吳承恩
 文學研究法 馬承堃
 國學摭譚 柳詒徵
 許書述微 張文樹
 四書所啟示之人生觀 繆鳳林
 馬克思學說及其批評 蕭純錦
 無盡藏齋詩話 邵祖平
 梁氏佛教史評 柳詒徵
 評嘗試集 胡先驥

第三期要目

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 胡先驥
 談 柳詒徵
 論中國近世之病源 繆鳳林
 文德篇 柳詒徵
 論批評家之責任 胡先驥
 國學摭譚 馬承堃
 蘇格拉底自辨篇 景昌極
 浙江採集植物遊記 胡先驥
 評梁漱溟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劉伯明
 詩錄 詞錄

第四期要目

論今日吾國學術界之需要 梅光迪
 說今日教育之危機 胡先驥
 論戲曲及社會改良 華桂馨
 論新文化運動 吳宓
 選舉閣微 柳詒徵
 浙江採集植物遊記 胡先驥
 評胡氏諸子不出於王 繆鳳林
 官論 繆鳳林
 評趙堯生香宋詞 胡先驥

第五期要目

杜威論中國思想 劉伯明
 平等真詮 蕭純錦
 顧氏學述 柳詒徵
 劉知幾與章實齋之史學 張其昀
 克利陀篇 景昌極
 詩錄 詞錄

第六期要目

葛蘭堅 吳宓
 論新陳訓 慈合譯
 非宗教運動平議 劉伯明
 論學生擁護宗教之必要 景昌極
 再論宗教問題 景昌極
 論大學生之責任 一葦
 舊德意志獨裁政治發展之基礎 陳茹玄
 西洋文學精要書目 吳宓
 讀阮大鉞詠懷堂詩集 胡先驥

第七期要目

論新舊道德與文藝 邵祖平
 文情篇 繆鳳林
 華化漸被史 柳詒徵
 西洋文學精要書目 吳宓
 浙江採集植物遊記 胡先驥
 讀鄭子尹集經集詩集 胡先驥
 文錄 詩錄 詞錄

第八期要目

論周代婚制 王煥鏞
 華化漸被史(續) 柳詒徵
 中國心理學大綱 景昌極
 現今西洋人文主義 梅光迪
 希臘之精神 繆鳳林
 評金亞匏秋蟬吟館詩 胡先驥
 文錄 詩錄 詞錄

教育之最高權

柳詒徵

今之言教育者。率不知中國歷史。惟知誦法歐美。庸陋者自比勞工。惟計利入。索薪爭款。逐逐不皇。昌言飯碗問題。與歐人麵包問題相若。固不知所謂師道。稍高者亦惟曰歐美社會尊崇學者。某某博士之言論。可以左右政局。某某教授之思想。可以影響國交。而吾人之地位。乃迴不之及。欲以學術議論。鼓吹國民。造成勢力。而初不知中國之講教育者。固有至高無上之權。彼歐美之教育家。學術家。所居之地位。所受之待遇。較之乃相去甚遠也。

今之教育。爲國家及地方行政之一部分。問其所以必具此一部分。則曰此行政之所不可少。易言之。則歐美各國。無不有教育。且甚重視教育。故吾國。不得不然。假令歐美各國。不若是。吾國儘可束之高閣。並此一部分。亦不必疣贅於其間矣。此乃中國人。不知自立自主。惟是崇拜外人之心。理而教育上。惟一之根本謬誤。即在於此。苟一反省。吾國自唐虞三代以來。未嘗有國際競爭。亦未有他國。可爲吾之模範。而吾國。卽甚注重學校。所謂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育。爲先者。果基於何種理由。則知講教育。而必以歐美成例。爲前提者。不足與語教育也。

人何以須教育。國家何以須學校。此甚淺之問題也。然執此問題。以叩人。度能舉一正確之解釋。而不曰

他國爾爾吾國不得不爾爾者殆不過千百中之一二此何以故以其不知人故也今人不知所以爲人故亦不知所以須教育第執圓顛方趾能言能食能行能臥者卽爲完全無缺之人所缺乏者惟知識技能及外國之語言文字故紛紛然以此爲教舍此無他道也吾國古先聖哲之言教育則大異於是以爲人之具有圓顛方趾能言能食能行能臥者初不足爲成人非有教育不可故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呂覽尊師篇曰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蓋今人所執爲人者皆古先聖哲所目爲聾盲爽狂之類苟不學所以爲人之道雖天性甚善不能自達且將爲其見聞習俗所敗審知此義則教育之重要爲何如乎以庸人爲成人固誤矣卽知原人之非成人而有待於教育然必區其年齡焉限其等級焉謂若者爲受教育之時期若者已過受教育之時期其見地依然謬誤蓋人之有待於學與教不當以年齡地位爲標準爲便利計自以童稚及冠而壯者爲可專心於學之時期然非謂後此之無待於學無待於教也學記引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蓋學無止境教亦無止境故終始典之今人但知其始而不知其終故學校惟以教青年而年長而任事者不在受教育之列此其所以與古義大相刺謬也

假令吾人居今日忽建一議曰吾國國立大學應令總統總理以下皆來聽講聞者必駭爲奇談駭之之

理由有三。一則歐美各國無此成例也。一則學校以教青年。非以教年長者也。一則教育在行政範圍之內。不得執行政之人而使之受教也。吾固知此三種理由。而忽然作此幻想者。以吾國君主時代。其視教育。乃過於今之民主時代。遠甚。以爲吾人欲知教育之最高權。必先設想及此。然後可以知吾國古代之重教育。匪惟今之中國不及。卽今之歐美各國。亦尙未能跂而望之也。

吾國古代聖哲之理想。蓋主張由教育發生政治。而不使政治之權。駕乎教育之權之上。故一國之中。惟教育之權。爲最高。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成年。以至於幼稚。無不範圍於教育之內。天子與庶人。不過政治。上分別階級之名詞。其於受教講學。則平等。而無區別。至於年齡。雖有所謂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之說。然爲天子者。年年至大學。受教。公卿大夫亦然。明其不以年齡爲限也。是故歐美各國所謂大學。祇以教青年子弟。或年長而未置身於社會服務於政界者。而吾國古代之大學。則首爲天子。而設大戴禮記保傅篇引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違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據此文。似東西南北四學。雖時時有帝者之蹤跡。尙未必卽爲天子考道問業之所。至於太學。則明明爲帝所專立。太師太傅之類。所以淑其德智者。與平民之師弟子。無異。尊師重教。而一切政術治法。悉出於師。

傳。故教育之權。他無可以匹敵者。吾國之人。五尺之童。無不讀大學者。大學首章。即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又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蓋大學。學生從天子起。故其言。修身。新民。皆爲天子說法。以次及於庶人。並非對庶人而語。以天子之道也。

階級制度。世所痛詆也。曰。帝曰。天子是階級制度中最高之一階級也。然考之古書。則曰。帝曰。天子者。尙非最高之一階級。其上尙有一階級焉。曰。師。故中國古代所謂師者。至高無上。不受制於任何富貴權勢之人者。也。何以證之。一證之於學記。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一證之於呂覽。呂覽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曰。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夫天子諸侯國之至尊者也。而皆尊師。然則古之所謂師者。豈後世之教書匠。自比於勞工者。所可同日語哉。然而古之帝王諸侯。所以尊師之故。不可不考也。政權在我。臣屬億兆。生殺予奪。罔不可以自專。何待於學。何待於教。且所師者。或韋布窮儒。或殿廷臣僕。非有宗教之關繫。非有羣衆之運動。彼又何畏何慕而欲尊之。嗚呼。此教育最高權者。人。權也。師也者。操成人之權。

者。也。貧。賤。書。生。知。爲。人。之。道。則。尊。富。貴。君。主。不。知。所。以。爲。人。之。道。則。卑。故。古。之。帝。王。之。尊。師。者。尊。人。權。也。尊。人。道。也。知。尊。人。權。知。尊。人。道。然。後。知。所。以。尊。教。育。今。之。爲。師。者。自。其。身。已。不。知。所。以。爲。人。其。所。執。以。爲。教。者。亦。與。增。進。學。者。之。人。格。無。與。是。真。教。書。匠。是。直。勞。工。其。不。尊。宜。也。

古。之。帝。王。親。受。教。於。學。校。故。視。學。校。教。育。極。爲。重。要。時。時。視。學。養。老。乞。言。而。王。制。所。言。感。化。不。率。教。之。學。生。之。法。尤。爲。世。界。教。育。史。上。所。絕。無。而。僅。有。者。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以。一。大。學。不。帥。教。之。學。生。輕。則。訓。誡。重。則。黜。退。可。矣。何。必。告。於。王。卽。告。於。王。何。必。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爲。之。模。範。而。斯。人。之。頑。梗。猶。不。能。變。則。逕。黜。之。可。矣。而。王。猶。必。爲。之。親。自。視。學。以。感。化。之。終。不。能。變。始。加。屏。斥。而。王。爲。之。三。日。不。舉。若。引。咎。自。責。者。然。此。其。主。張。感。化。主。義。直。是。登。峯。造。極。無。以。復。加。世。界。教。育。學。書。中。有。此。等。方。法。此。等。學。說。乎。推。其。所。以。如。此。亦。卽。本。於。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意。自。政。治。上。視。之。一。大。學。不。帥。教。之。學。生。去。一。國。之。王。階。級。甚。遠。也。然。學。生。一。人。也。王。亦。一。人。也。其。有。待。於。受。教。以。成。人。等。也。故。當。時。立。法。使。知。貴。爲。天。子。尙。不。可。以。不。帥。教。苟。不。帥。教。則。

不成人一國之大學而有一不成人之學生其玷污大學何如其玷污王者所躬受教之大學何如此其所以自責其感化之不良而三日不舉也今之政府動曰學風不良學生囂張應加懲戒其亦知吾國對於不良學生之處理之法耶

吾國古代尊師重教視爲天經地義舉凡內治外交年事財政無一重要於此者故吾謂世界各國之重教育莫中國若也講教育而不本之中國古義徒執歐美近事以爲法洵所謂棄家鷄而寶野鷺矣吾嘗博考世界史乘各國帝王亦各有所尊敬如耶教之教皇如佛教之僧正其權力往往駕乎行政元首之上取以與吾國帝王之尊師比則彼爲迷信宗教此爲尊崇人道其明闇之相去奚若也彼爲加冕行禮此爲視學乞言其浮實之相懸奚若也吾因此益知吾所謂他國重宗教吾國獨重人倫之誼爲任就何事觀之皆有徵驗也古代事實雖經歷朝之嬗替多致名存實亡然自漢唐以來視學養老臨雍講經之舉史不絕書而儒者之自命最高者則曰爲王者師以故亘古相承政治之權不能壓倒教育之權雖至清代祭酒學官號爲冷署然其地位猶極清高與執掌簿書之官僚奔走風塵之俗吏有別而鉅室世家以至窮鄉僻壤尊禮師儒之習亦相沿而未艾至於新教育新學校興然後校長教員出於運動仰望官吏求其委任人不之禮身亦不尊降而至於今日則惟奔走索薪呼號固位爲事其巧猾者則假教育爲名高陽以取青年學子之尊崇陰以弋軍閥商賈之賄賂人格掃地師道陵夷本實既撥雖日取新說以

塗飾耳目終無所補任毫無教育毫無人格者盜竊高位壞國權而賊民命不但不能加以教誨且或發電以崇之上書以媚之畫策以左右之而謂吾國之急需教育者惟此無職業之平民此吾所爲讀書懷古不禁潸然涕下者也

每月
一冊

學

衡

定價
二角
半

第九期要目

論今之辦學者

柳詒徵

詩學總論

吳宓

中國文學通論

劉永濟

明代復古派與唐宋文

派之潮流 夏崇璞

英詩淺釋 吳宓

無盡藏齋詩話

邵祖平

夢中兒女

陳鈞譯

詩錄

第十期要目

共和國民之精神

劉伯明

國學概論(續)

馬承堃

華化漸被史(續)

柳詒徵

斐都篇 景昌極譯

浙江採集植物遊記(續)

胡先驕

評朱古微強郵樂府

胡先驕

評杜威平民與教育

繆鳳林

文錄 詩錄 詞錄

第十一期要目

文義篇 鳳繆林

中國學術要略

孫德謙

李二曲學述 王庸

華化漸被史(續)

柳詒徵

西洋文學精要書目(續)

吳宓

評俞恪士觚庵詩存

胡先驕

文錄 詩錄 詞錄

第十二期要目

讀墨微言 柳詒徵

評近人之文化研究

湯用彤

社會主義平議

鄒卓立

說周官煤氏奔者不禁

劉善澤

詩說

陳柱

詩之修辭

程俊英

唐詩通論

邵祖平

詩英淺釋

吳宓

浙江採集植物遊記(續)

胡先驕

第十三期要目

廣樂利主義 景昌極

五百年前南京之國立

大學 柳詒徵

希臘文學史 吳宓

亞里士多德倫理學

無盡藏齋詩話(續)

向達譯

文錄 詩錄 詞錄

邵祖平

第十四期要目

安諾德之文化論

梅光迪

中國人之佛教耶教觀

繆鳳林

五百年前南京之國立

大學(續) 柳詒徵

希臘文學史(續)

吳宓

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續)

夏崇璞譯

英詩淺釋 吳宓

讀張文襄廣雅堂詩

胡先驕

詩錄 詞錄

第十五期要目

論今日文學創造之正

法 吳宓

論文學中相反相成之

義 劉永濟

中國人之佛教耶教觀

(續) 繆鳳林

西塞羅說老

錢坫新譯

文錄 詩錄 詞錄

錢坫新譯

第十六期要目

論學風

劉伯明

我之人生觀 吳宓

散氏盤銘楚風度釋文

周正權

華化漸被史(續)

柳詒徵

中國人之佛教耶教觀

(續) 繆鳳林

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續)

向達譯

歐洲封建制度與武士

教育之概觀 吳家鎮

文錄 詩錄 詞錄

送

亭

哲學通論

繆鳳林

去歲余任東北講席，授哲學通論中西課本，鮮有愜意，不自揣量，草爲此編。第一章哲學之意義與起原，第二章哲學之研究，已錄登本誌二十四五兩期矣。初意擇尤選登，不須章目，立論宗旨，無待另標，故已刊二章，皆割裂成篇。邇來陸續屬稿，覺本論宗旨純一，前後貫穿，苟不首布根柢，隨文標章，深爲未善。因易今名，將各章分隸於下，而以緒言刊諸論端云。

緒言

研談哲學。派別有二。一主立宗，曰哲學家。一主博知，曰哲學者。哲學問題，依次列舉，純以己見，指示解答。遇有異論，摧破無餘，是曰哲學家之立宗。古今學派，分類縷述，敘說彌詳，少所論斷，誦習比較，蔚爲大觀。是曰哲學者之博知。斯二利弊，小大不均。主博知者，諸家學說，兼收並蓄，問題所在，解決態度，及各答案，通覽彌遺，得其概念，擴其心思，入門階梯，誠屬必經。然謂研究哲學，以是終極，不惟滄海扁舟，靡所歸宿。稗販成說，無有創新，其勢必至人之云，是吾從而，是人之云，非吾從而，非奴于先民，辜不自得，聞知雖博，徒類書籠。研究哲學而若斯，誠不若不研之爲愈也。若夫主立宗者，聞見未周，思慮不廣，雖易拘擥一曲，入主出奴，然苟先縱之博，後返以約，抉擇羣言，歸於一宗，既無是非莫定之病，亦鮮武斷偏頗之患。況道一而已，真理無二，彼是此非，此立彼破，水火冰炭，莫得並容。研習哲學，求真自矢，參閱第一章固宜定於

一、是者乎。茲編講述取徑立宗，不舍博知。凡有樹義，先敘衆說，詳加批導，後始建立，期於契當。若問何宗，則宗唯識。

唯識之學，導源印度，張大中立。其傳授源流及發達次第，詳論則有垂體例，略述則難宜共。姑置不談。另作法相唯識之歷史一篇附錄，論末可參閱。千餘年來，此學沉淪。至近日宜黃歐陽竟無師始重啟其緒，其義蘊猶多待補苴。茲宗唯識名雖仍舊，解釋闡發文多新詁，或謂唯識之教境無識有，顧名思義，至當不易。今乃舍而不用，號以哲學，淆亂名實，得毋未可曰唯識者，一宗之專號。哲學者，萬派之共名。世親作頌，專宏唯識，諡以專號，於理無違。本論述義既兼多宗，用此共名，方見其適。且當此時，會不言唯識而曰哲學，以愚所見，猶有三利。自今談哲學者，莫不以勦襲西說，已盡能事，有天地之大而不克知，有規矩之巧而勿獲用，望唯識而却走，鮮專志以研究。今以哲學講唯識，使知唯識亦哲學之一種，爲研哲學者所不可不究。庶幾羣趨斯途，爲哲學界闢一新天地。其利一。佛教徒以宏法自任者，誠十九皆野狐禪。偶有一二理董大乘教理者，亦每深拒哲家之言，所破不明，能破焉立。卒之說法者雖衆，要不過道其所道，與思想界鮮有關係。今以哲學講唯識，使知哲學中之問題與佛法不二，昌明佛法，萬不能置哲學於不問。期佛教徒與思想界有接近之機，而爲佛法啟一新生。命其利二。唯識爲學，理奧辭繁，在昔印土護法之後，已鮮人究。傳入中邦，曾未數世，亦成絕學。茲雖重明，而唐疏浩博文義艱深，初學者欲入而無從，已習者久勞而寡通。盱目海內，知者幾何。今取哲學與唯識溝而通之。

深入淺出。稍習哲學者。閱之。皆得悟入。使數千年荆棘滿途之唯識學。成大王路。其利三。若云徒知方便。莫識名實。意存附會。迹近欺世。則吾豈敢。

西土通論。肇自近代。體例既殊。組織尤異。尋所論列。則分二部。曰形上論。曰知識論。然其序次。又復不同。上稽史乘。發達次第。形上居先。知識差後。昔賢有作。咸首形上。邇年論點。則謂形上基礎。知識是賴。權衡順序。知識宜先。故每首列知識。次究形上。或益價值。都凡三部。本論組織。師法後者。首明哲學意義。及其起原。研究態度。及其方術價值。僅屬導論。三章以降。闡明知識。次及形上。終之以倫理宗教。述價值論。惟缺美學。特是哲學問題。雖可區分。究其性質。實則一體。本宗唯識。斯旨尤著。三部之判。取便研討。非可獨立。各自成系。依次敘論。更不標分。至乃糾其謬失。正其缺誤。是所望於知音君子。

第一章 哲學之意義與起原 已見本誌 二十四期

第二章 哲學之研究 已見本誌 二十五期

第三章 極成相分識變

本論以唯識立宗。導論已了。應略標唯識宗旨。且先釋名。一者唯。二者識。

(一)唯。唯識之「唯」。與哲學上泛稱唯心之「唯」。及唯物之「唯」。無殊。確定其義。可分二層。一者簡。二者持。簡謂簡除。如唯心言除心外一無所有。唯物言除物外一無所有。此唯識言。即謂離識外。

無別一法。法字統指宇宙萬有持謂持取如唯心言宇宙唯有此心唯物言宇宙唯有此物此唯識言即謂宇宙

萬有皆不離識惟本宗所持取之識非止一識謂有八識五十一心所。心所謂之心所有法即伴識而起之心理作用亦非止一

人之識謂凡屬有情有情即有生皆有此八識心所。以是之故有情一各含識下故雖以唯名仍為多元

而非一元。

(二)識 識謂了別與知識識別及認識之「識」同義。質言之曰認識之功能。功能謂功用能力其數凡八謂

依眼而生之認識作用是稱眼識如張目見色今名視覺依耳而生之認識作用是稱耳識如舉耳聞

聲今名聽覺依鼻而生之認識作用是稱鼻識如聞香覺臭今名嗅覺依舌而生之認識作用是稱舌

識如嘗椒知辛今名味覺依身而生之認識作用是稱身識如擊桌覺堅今名觸覺依意第七識而生之

認識作用是稱意識按其性質又可分二一者與五識相俱而起了知此色彼色此聲彼聲等是稱五

俱意識二者不與五識相俱而起了知事物關係道理觀念等是稱獨頭意識此二意識今名思覺尙

有第七意識第八藏識文至當說。

唯與識之義既明乃可進言唯識之宗旨曰境無識有曰一切唯有識或曰宇宙萬有皆依識有而不離

識除識之外一無所有是已如上所明識之異名為覺爲了別爲認識吾人訴諸經驗任何一覺皆可區

爲能覺所覺且如張目見青黃赤白之色是謂視覺即眼此能了別青黃赤白諸色之功能名曰能覺至

所見之青黃赤白則曰所覺。又如舌嘗苦酢甘辛鹹淡之味，是謂味覺。識即舌身感堅濕煖動之觸，是謂觸覺。識即身此能了別苦等諸味堅等諸觸之功能，各曰能覺。至所了別之苦酢甘辛鹹淡及堅濕煖動，則曰所覺。此之能覺唯識家名曰見分。謂能了別之功能。此之所覺名曰相分。謂所覺知之相。

按能所二字，為唯識家常用名辭。右文雖已詳釋，試再扼要說明。區分能所，其道有二：一曰主辭位，為能賓辭位，為所。如曰「手擊桌」，手為主辭，為能擊，桌為賓辭，則為所擊是也。二曰主動語氣，為能，被動語氣，為所。如曰「手擊桌」，手為主動，為能擊，曰桌被手擊，桌為被動，則為所擊是也。覺之區分，能所意亦猶是。能覺為見分，省即稱見，別名能緣。緣即了別與覺同義能別及行相，或單名之曰能。所覺為相分，省即稱相，別名所緣，所別或單名之曰所。普通言識，皆攝相見。若識與色或內境對舉，則識僅指見分，謂能見能聞等功能。色或內境指相分，謂色聲香味觸等。

覺有能覺所覺，即識有見分相分。見分為識之能緣，識有能緣。人天共了，故識有見分。理至易明。謂識若無見者，則識無能緣。相應不能緣。如虛空等。若謂雖無能緣相而得能緣者，則虛空等應是能緣。無能緣相故。如識。此既不然，故知定有見分。云何徵知除見分外定有相分。謂相分為識之所緣。相此若無者，則如緣青時，應不能緣。當正起時，自識所緣之境，許無所緣相故。如餘所不緣境，或如餘人境，或我餘時緣聲等識，亦應緣。今色許無所緣相故。如今緣自青等之識，或除所緣色外，諸餘法，亦應為此緣。色緣緣無

所緣相。故如現有所緣色。此既不然。故知定有相分。如是極成識有見相。唯識云云。意正謂宇宙萬有爲吾人經驗之所覺知者。不外此能了別之功能。及所覺知之相。而此見相。悉由識變。非識外存。見分爲識之功能。各宗共許。惟其所論範圍有異。參閱下章。若更詳陳。卽立已成。惟相分識變爲唯識命脈所在。而西哲頗多異論。苟不摧邪。曷由顯正。以是因緣。廣辨異門。一者素樸實在論。二者新實在論。

素樸實在論者。謂人世感官所攝。悉屬外物真相。非由識變。如張目見桌。必先有桌。始能見知。所見桌相。形色小大。皆桌本有。非是識變。又此桌相。獨立存在。形色不改。移時張目。所見依然。他人臨觀。與吾不二。此計非理。汝謂目所見桌。卽桌真相。今審問汝。此桌爲惟色所成。抑通聲香與觸。若惟色成。以手擊桌。更不應聞嚮覺。堅以鼻嗅桌。亦不應覺香。故知此桌實通色聲香觸。汝今張目。惟見桌色。豈見色時。全見桌體。桌體非眼所見。非惟色。故猶如聲等。若謂桌體衆分。和合色爲一分。由見色。故言見桌者。所餘聲等。既不可見。應從多分。言不見桌。亦不應言色分。是勝桌一分。故猶如聲等。若謂眼根取色。不得桌體。衆根和合。可得桌者。既一一根。不能得桌。而一一根。其境各異。如何和合。而能得桌。若謂眼雖不能見聲與香觸。然此眼固能見桌色。則此所見。必非桌之全體。云何執言見桌如實。桌耶。若謂眼雖不見桌體。眼實能見桌色。然汝執桌色實有障礙。有障礙色。必有容積。而汝所見。俾有一面。非能全見。上下前後左右。云何能實見桌色。若謂不見桌全色。能見桌一面色者。此一面色。有寬廣二度。有二度者。必可分析。析之極微。

子即非眼根境。故知亦非定能見。桌一面色。云何桌相獨立存在。恆常能見。若謂眼雖非定能見。然張目固有見桌色相之時。此所見相固外桌真相。非識變者。此亦非理。且設二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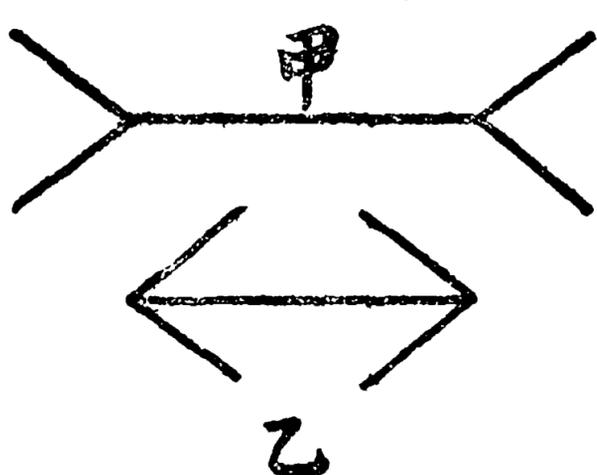
(一)者所見之相隨緣變異也。且如此桌。汝今所見謂係櫻色。諦加審察。反光部分。實較明亮。中有數處似現白色。又此反光隨觀點異。吾今與汝觀點各別。故所見相亦不從同。即同一人。甲處所見必異乙處。設連二處成甲乙綫。依幾何理。任何一綫有無量點。故隨點位所見之相異亦無量。為問此無量

三圖甲乙實相等而任人視之皆甲長于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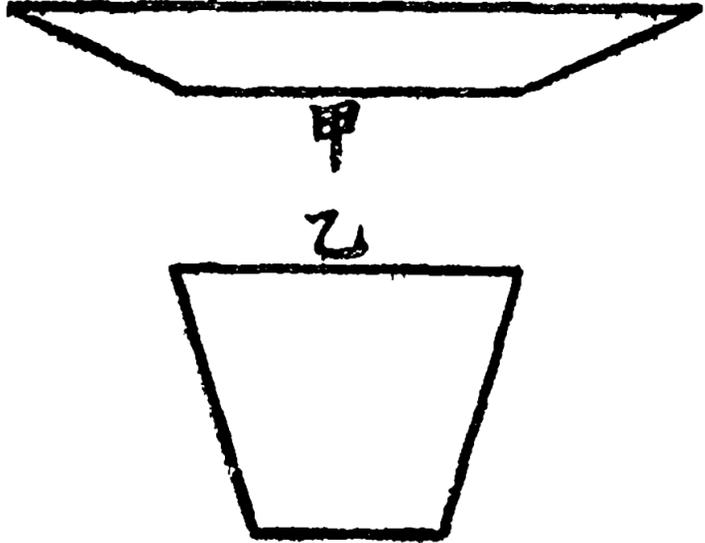
第一圖



第二圖



第三圖



相異之相孰爲真相。不僅此也。同此一人。同一觀點。陰時所見。異乎晴日。用目所見。異乎戴鏡。若至晚間。色更全無。取燈照視。亦異日中。汝謂見桌實相。相果何在。又如此桌結構。常日凝視。雖現小孔。猶覺平滑。用顯微鏡。頓覺陡異。凸凹不平。令人駭怪。究此二者孰爲正相。又如此桌形相。雖屬長方。隨處觀察。鈍角銳角。似各有二。以言直角。杳無所見。究此長方。有無直角。同此一桌所見之相。隨緣出現。千差萬殊。設謂目所見桌。卽桌真相。應此本桌。無量非一。相各異。故桌旣唯一。故不應理。若斯例證。應述無窮。且給數圖。藉示方隅。（參看上頁圖）

（二）者所見之相。不屬外物也。如上所明。相隨緣異。當知此相。自心所變。不屬外物。故外物一而相無量。且如此桌。汝現見色。設汝盲目。雖同此桌。了無所見。故汝見相。實由汝變。非卽桌相。又如尿糞。人嗅覺臭。此尿糞臭。不觸於鼻。則不之知。或鼻受損。嗅亦不覺。故知此臭。不屬尿糞。且同此尿糞。狗則喜食。蛆則安居。莊生所謂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深入。鳥見高飛。設所見相。非由心變。烏能有此。荀子解蔽。言觀物疑。亦具此旨。且錄左方。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躑步之滄。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爲洶洶。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高蔽其長也。（中略）夏首之南。有人焉。

曰涓。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謂相屬質無由解。此謂相心變。方善立言。相既心變。又隨緣異。故所見相。非卽外物。真相理不傾動。世有愚癡。應不再執。

卽復於此有新實在論者。避上所設過難。作如是言。誰謂桌相唯一。眼能全見桌體。宇宙萬有。任舉一物。其相無量。此相羅素名曰感。覺。張本。Sensations無始潛在。緣至則現。爲人識相。此之識相。僅其一部。未現之相。難可窮數。而所

謂物。乃此無量之相之總和。論理實有。非可目接。汝謂眼識生起。非見桌體。僅見桌一面相。此之桌相。隨緣而異。我亦云然。眼見桌相。乃一認識。此之認識。乃一有情與物體間之關係。此之關係。隨緣異現。蓋桌相無量。悉屬潛在。汝此點觀。則現此相。移至彼點。則現彼相。距離較近。大相則現。距離苟遠。又現小相。此相彼相。大相小相。皆屬本有。獨立存在。爲汝所緣。現爲汝相。當知此相爾時。雖爲汝心內容。而汝識所見。皆屬此相自體。非由汝變。汝執桌一而相無量。則謂相由識變。今知桌相本多。自可隨緣異現。又汝所言。彼盲目者不見桌相。鼻不觸鼻。則不之知。或鼻受損。雖嗅不覺。誰不許此。相雖本有。現必待緣。目盲鼻損。或不嗅觀。緣則已缺。相自不現。云何卽此能徵所見之相。由自識變。不屬外物。至謂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深入。鳥見高飛。我亦同許。蓋相本無量。認識者異。方所差殊。關係不同。相則異現。人與鳥魚。所覺難同。况美惡判斷。尤屬徧計。起自隨情。與相無關。汝與小兒。同見五采。小兒則喜。汝則容惡。而此五采。固屬

本有、非由識變。又復當知無量桌相、固屬識外實有、此無量桌相之總和、卽所謂桌、論理實體、亦識外存、實有非幻。如是、識所緣相、無論感覺、張本、論理、實體、皆屬潛有、無有始起、識未緣時、獨立存在、爲識所緣、始爲識之內容。雖爲識之內容、而其存在、既不恃識、且毫非識變。今謂法唯識變、云胡可通。

按西洋哲學有絕對相反之二派、一者唯心論、謂識所見相、由自識變、英之柏克烈可爲代表。二者新實在論、謂識所見相、識外固存、英之羅素可爲代表。唯識家主相分識變、雖朋前派、其解釋仍多歧異、當俟後論。茲以唯識與新實在論對舉、二家主旨、乃可明決無疑。惟是新實在論之先河、始於柏拉圖之觀念論、至中世爲名先於實之唯實論。降至近代、唯心論氣燄大張、雖有叔本華輩紹述其說、其勢不盛。二十世紀初葉、新實在論忽起、主之者於英則有羅素 Bertrand Russell 穆爾 G. E. Moore 亞歷山大 S. Alexander 伯洛德 C. D. Broad 等於美則有霍爾脫 H. B. Holt 馬文 W. T. Marvin 昂理 R. B. Perry 史保亭 F. G. Spaulding 等。千九百十年、霍爾脫等六人發布聯名宣言、以實在論者是號。"The Program and First Platform of Six Realists," by H. B. Holt, W. T. Marvin, W. P. Montagne, R. B. Perry, W. B. Pitkin, and F. G. Spaulding, Jour. of Phil., Psych. and Scientific Methods, Vol. VII, 1910. 越二年、又合布一書、以新實在論標題。The New Realism 新實在論遂浸爲近年英美哲學之主潮。然分子既多、意見遂未能同一。就中如論理實體、

gical entities 爲柏拉圖哲學及中世實在論命脈之所繫。主之者固占多數。而如伯洛德輩亦存而不論。按此係就數年之前之情形而言。第語其大體。要皆認相非識變。六人宣言書中所謂「唯實論主張物之有無與認識無關。被認識與否。被經驗與否。被感覺與否。皆無關於物之存在。蓋物之有無。固不恃乎此種事實」者。此派固無一不主張之。帛理氏於其「近今哲學趨勢」中。以一語概此派之精義。曰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immanent (Present Philosophical Tendencies, P.313.) 意卽上所云識所緣相識未緣時獨立存在。爲識所緣始爲識之內容。雖爲識之內容。而其存在固不恃識者也。本文所述。惟據羅素著述以爲代表。蓋氏爲此派之中堅。且曾來華講演。國人習其說者較衆故也。彼有虛言。都無實義。爲避浮文。且以夢喻攝大乘論云。

又此諸識皆唯有識。都無義故。此中以何爲喻顯示。應知夢等爲喻顯示。謂如夢中都無其義。獨唯有識。雖種種色聲香味觸。舍林地山。似義影現。而於此中都無有義。由此喻顯應隨了知一切時處皆唯有識。

謂如凡人寢寐。神識不定。或由先所思慮。登山臨水。翱翔大虛。今便夢見。或由昔所曾更。親朋歡叙。村園安居。今便夢見。或夢聞種種仙樂異音。或夢嘗種種山珍異味。或夢被虎狼追逐。肢分勞倦。或夢與婦女交會。損失精血。諸所緣相。宛然實有。爲問此相識外。固存抑識所變。若識外存。醒則畢竟無有。欲現不能。若由識變。醒時所緣相貌。云何而非識變。若謂夢境醒時。爲喻不成。我宗法從緣生。夢醒齊觀。故契經言。

「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即汝宗比較夢醒。求其區別。畢竟無有。亦謂「若有以此世爲幻。與夢無殊。余則絲毫不能置辨。」見羅素哲學中之科學方法 自居墮負。更復何言。以是理趣。建立比量。

相分定識變。是所緣故。如夢中所緣相。

又即不以夢言。衡諸帶質獨影相。非識變。亦至難通。謂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識緣境。有三性別。一者性境。謂緣外境得彼真相。如見地知是地。見火知是火等。今心理學名曰常態。二者帶質境。謂緣外境不得真相。如見杌謂鬼。聞風聲謂雨聲等。今心理學名曰錯覺。三者獨影境。謂於無鬼處見鬼。於無人處見人。或於無有此物處作有此物思慮。前者今心理學名曰幻覺。後者名曰懸思。爲問此帶質獨影所緣之相。是。否。識。變。若謂帶質之相非識變者。汝宗豈不建立真僞標準。謂有情創造信念。此信念而符合事實則真。否則爲僞。見羅素之哲學問題 既所緣相皆識外存。則帶質所緣應皆非僞相外存。故亦應世無虛僞。許所緣相皆識外存。故若謂雖識外存。容有非真。則性境所緣亦應非真。與帶質相同。屬識外存。故汝宗建立真僞標準。尙復何用。又若帶質之相皆識外存。則涓蜀梁俯見伏鬼。仰視立魅。見荀子前引 應世真有鬼魅。許所緣相非識變。故彼病魔者見汝。謂鬼應汝。亦真爲鬼。許所緣相即外物。故謂帶質相識外固存。勢必有情無有錯覺。既汝宗許有情容有錯覺。此錯覺必自心變現。如是帶質識變。理不傾動。即以是理建立比量。

識所緣相必由識變。許爲覺知相故。如帶質所緣相。

至言獨影。其相識變。理更顯現。謂如空中畢竟無花。彼病目者則見花相。白日畢竟無雨。彼病耳者則聞雨聲。又如龜之毛。如兔之角。遍索宇宙。亦畢竟無。而今意識皆能擬議。隨起名言。詮表其相。謂問此眼耳。意識所緣。有相無相。若謂有相。相識外。存應空中。真有花。白日真有雨。世真有龜毛。兔角。如是立言。深爲自害。若謂無相。識起必有相分。上已極成。獨影亦識。不應道理。故知空花。雨聲。龜毛。兔角。識外。雖無眼耳。意識獨影緣時。仍有其相。此相卽由眼耳意識變現。依此理趣。又建比量。

識所緣相必由識變。許爲覺知相故。如獨影所緣相。

如是夢境識變。帶質識變。獨影識變。理極成。故相分識變。如理安立。

復次。汝宗區分世界爲感覺張本。論理實體。前者識變。上已極成。論理實體。亦復如是。謂如無量桌相之總和。汝宗名爲桌之論理實體。今知無量桌相。皆由眼識隨緣變現。眼識生時。桌相隨生。眼識滅時。桌相隨滅。感覺張本。尙屬心造。超驗。桌體。寧能實有。謂此論理實體。純由汝意識徧計。妄假安立。與彼愚人。妄執龜毛。曾未有異。汝所執物體。必係識變。許覺知故。如緣龜毛。兔角。若謂共有空間之論理實體。識變非餘。則甲思維時。與乙差異。同此一甲。先時思維。亦異。後時。應此桌體。甲乙二人。不能同加思維。甲此一甲。不能再三思維。然今無量有情。皆能思維。同此某甲。能思多次。所思對象。又皆從同。自必識外。實有恆常。

存在方足解此。(此為羅素主有獨立之共相世界即論理實體之論証見哲學問題)誰言所思對象多皆從同無量有情之所思維惟是無量意識之所變現一人異時之所思維亦異時意識之所變現雖或相似絕非同一如汝思桌謂有論理存在常人思此豈能如是計度又如同此思桌庸俗人思則思此桌可擱置何物工巧家思則思此桌當如何構造。美術家思則思此桌宜如何裝潢。化學家思則思此桌為何種原子所組合。唯識家思則謂所思之相不過吾心變現所思對象隨有情異求其同一杳不可得。何有論理實理恒常獨立識外實存。若謂論理實體不限桌相總和謂如邏輯三支人皆有死孔子人故孔子必死舍其題材唯成形式「物有某德」質性具此德物又有某德則首物亦必具有某德。參閱本誌二十五期哲學之研究篇論方法段若斯提言絕對普遍不屬特殊。又如關係依邏輯理關係者變而關係每可不變。謂如甲加乙為丙而乙加甲亦等於丙。四減三為一而七減六亦等於一。故此無量關係不依關係者而始有而與關係者同屬本有。此為關係在外與邏輯公式理有同然。又如普遍概念若白若紅若青若黃若三角形若正方形真實常住無始無終能為定量表詮感覺張本。凡此皆獨立實在識外自存有情理智祇可發現現為識相非能創造。此皆非理。三支公式理誠普遍我宗立破應用無邊。然汝當知凡此道理乃複合之聯同指定。依二聯同指定之過渡而並指定。二聯同指定中共含之成分而成。

凡於物分別執着而命之以名者是為指定。如曰貓曰狗曰鷄曰鴨。依甲乙二指定而並指定甲乙

二指定中共含之特徵是爲聯同指定。如曰狗貓皆獸、鷄鴨皆禽、依甲乙二聯同指定而並指定甲乙二聯同指定中共含之特徵是爲複合之聯同指定。如曰獸禽皆動物、凡此指定、有真有僞、如曰人指定之真也、曰鬼、則指定之僞矣。曰人手、聯同指定之真也、曰龜毛、則聯同指定之僞矣。曰人皆有死、以是生物故、複合聯同指定之真也、曰人有四足、以是獸故、則複合聯同指定之僞矣。各種指定、皆隨有情施設、起於意識之徧計、無論真僞、悉與物之存在無關、不得與物之存在混爲一談。語本杜里舒之系統哲學。

謂如甲等於乙、一聯同指定乙等於丙、二聯同指定故甲等丙、複合之聯同指定此之複合聯同指定起於意識之徧計。二聯同指定而有二聯同指定。又依於意識徧計。甲乙乙丙四單純之指定。而有甲乙乙丙四單純指定。又依於意識徧計其所指定之對象。而有各種指定。雖有真有僞。而其依於意識徧計其對象。則一故除意識及其對象。畢竟無有。唯識家名曰不相應行法、依於色法識法之差別而有、離色識外無有實體、後當詳說。意識所緣皆由識變。上來已說。茲就對象略

一剖解。汝謂三支公式、物有某德、具此德物又有某德、則首物亦必具有某德、絕對普遍、不屬特殊。因而推定有論理實體。不知此之公式。雖云普遍。而其繫於對象。則一苟除物與某德。及具此德物。汝之公式。從何安立。卽謂假借符號。如甲等乙。乙又等丙。故甲等丙。然除甲乙與丙。式又無有。公式之依於孔子與人及死。與依於甲乙與丙。範圍雖有廣狹。然其依賴對象。絲毫無異。不此之知。妄興徧計。謂前者當逐出。

邏輯之外。後者則有實體存在。不其慎乎。他種關係及普遍概念意識安立理亦有然。謂凡屬關係皆由意識徧計其關係者。象即對而施設除意識及關係者畢竟無有。如某甲飲醜而死。前二關係者合得一甲死之關係。此之一死。除甲與醜及汝意識何處尋覓。若謂關係者變。關係不變。故關係獨立存在。不知邏輯定理分子雖異。結論可同。關係者變。關係偶同。事誠有然。然與關係獨立存在。究有何關。甲飲醜而死。乙中槍而死。謂此死獨立存在於甲乙之外。通乎未通。且如積點成綫。綫之關係依點。而有積綫成面。面之關係依綫。而有積面成體。體之關係依面。而有今謂關係外在。無點無綫無面之時。何故不起。綫面與體。若謂綫面與體之起。必待點綫與面之合。不知汝云關係一切並有所待。關係早已具有。此之關係理應並現。今謂此關係起。必待他關係之合。足徵關係未合。此關係無如無點之時。則無有綫無綫無面。則無面。體又雖有點綫與面。和合苟無意識。綫面與體之覺決定不起。其覺苟起。亦惟由意識自變。如是一切關係皆由意識徧計其關係者而起。無有實體。其理決定。至論普遍概念。亦由意識徧計對象。而與絕無常住。謂如聚十百千人。長短大小。智愚賢否。至不齊一。於此不同個體。抽出其共同之點。名之曰人。始成人之概念。即汝亦許白之概念。係見多數白色之物。抽象而知。見羅素之哲學問題今乃以其有普遍性。謂有真實存在。超脫個體。抑知概念雖有普遍。而此普遍之概念。乃依於意識徧計其各別之對象。而有絕非離個體外別有存在。思慮言說亦必附麗個體。謂如說馬則恒指此馬。或彼馬。說犬則恒指此犬。或彼犬。乃

至說三角形則恆指此三角形或彼三角形。說正方形則恆指此正方形或彼正方形。初無抽象普遍毫無所指之馬犬三角正方之概念。此意甚精、詳見巴克烈之知原理云何無始無終真實常住。又汝謂普遍概念能為定量表詮感覺張本。乃於上帝魔鬼、邪教牧師雖能以此詮表。不許真實存在。即依此理建比量云。

汝所執普遍概念應非常住。許能詮表故。如所餘概念。相非識變。事理兩違。已足極成。略述且止。

每月
一册

學

衡

定價
二角
半

第十七期要目

大乘非佛說辨

王恩洋

中學生研究國文之方

法 陳柱

大乘起信論料簡

王恩洋

中國鄉治之尙德主義

柳詒徵

亞里士多德哲學大綱

湯用彤譯

詩錄 詞錄

第十八期要目

見相別種辨

景昌極

福祿特爾記阮訥與柯

蘭事 陳鈞譯

聖伯甫釋正宗

徐震堦譯

聖伯甫評盧梭懺悔錄

徐震堦譯

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

之文學 胡先驕

第十九期要目

白璧德之人文主義

吳宓譯

唯識今釋

繆鳳林

老子古微

繆篆

亞里士多德哲學大綱

湯用彤譯

文錄 詩錄 詞錄

第二十期要目

今日中學教育界之緊

急問題 劉永濟

斐都篇 景昌極譯

亞里士多德倫理學

夏崇璞向達譯

文錄 詩錄

第廿一期要目

柯克斯論古學之精神

徐震堦譯

再論吾人眼中之新舊

文學觀 吳芳吉

中國人之佛教耶教觀

繆鳳林

中國鄉治之尙德主義

柳詒徵

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

之說質疑 張蔭麟

定本墨子閒話校補叙

第廿二期要目

沃姆中國教育談

吳宓述

現時我國教育上之弊

病與其救治之方略

汪懋祖

論文化 李思純

朱子傳經史略

吳其昌

西洋文學入門必讀書

目 吳宓

坦白少年

陳鈞譯

第廿三期要目

評今之治國學者

孫德謙

敬告我國學術界

胡稷成

柯克斯論美術家及公

衆 徐震堦譯

希臘對於世界將來之

價值 吳宓譯

歷史之意義與研究

繆鳳林

中國人之佛教耶教觀

第廿四期要目

說習

柳詒徵

殷契鈞沈 葉玉森

申章實齋六經省史說

孫德謙

希臘之宗教

湯用彤譯

希臘之哲學

胡稷成譯

哲學之意義與起原

繆鳳林

文錄 詩錄 詞錄

世界文學史

吳 宓譯

按此篇乃譯美國李查生、渥溫二氏合著之世界文學史 William L. Richardson & Jesse M. Owen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一九二二年出版。美國 Ginn & Co. 書店發售。此書簡明精當，極合初學之用。故譯之，並加評註，增補材料，以便讀者。譯者識。

第一章 緒論

凡著作紀錄之具有永久之價值，人生之興趣，完美之形式者，始得稱爲「文學」。

按凡以文字表達者，不必皆文學也。所有之著作及紀錄，必不能盡稱爲文學。僅其中一小部分能之。又按文學之定義甚多。此處所舉三事均極重要，乃極佳之定義也。又按 Literature 譯爲文章，今通譯爲文學。故勉從之。觀此段即有牽強之處。

書籍亦由競爭而得生存。與動物植物同。書籍之能留傳於數百年之後者，蓋已經過極艱苦之試驗。由此時代之人類證明其爲確有價值者也。此類之書，必不至常爲平淡無味。愛讀之人極多。其感人也親切而深摯。且以世界文明中最美富之成績，曉示吾人。吾人之讀此類書，爲愛其書而讀之，非爲他故而讀之，必有所得，不至空手而歸也。

按茲所言最關重要。吾人所以重讀古人之書，而薄今世之著作者，以此。例如杜甫之詩，乃自唐至今，全中國有識之人所公認。彼

與其前其同時其後迄今之千百詩人競爭而獲錦標。投杜甫之票者。從古及今。不知若干萬人。今之新體白話詩。雖盛行於今之學生社會。姑不論投票人之程度如何。舉其全數。則投白話詩之票者。不過數萬人。即以大多數取決。白話詩仍不及杜詩千萬分之一也。奈何毀棄社詩。而以白話詩奉為上臬。選入教本耶。餘可類推。中國古人所謂後世之名實。即此義。乃極淺之常識。而不容否認者也。

又按讀詩文名篇。乃為得其本身之趣味之益處。而非為求知其歷史背景社會環境等也。易言之。為文學而讀文學。非為科學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字學等而讀文學也。故如謂讀詩經可知周代之風俗政教。讀石頭記藉以研究清初之衣飾禮節者。皆極悖謬之論也。文學雖亦可為科學史學等之材料。然文學家研究文學。不當如此。至若讀書以供誦章句。誇耀朋友。排比撰述。售稿得錢者。更不足道矣。

第一節 知識之文學

通文學之人。居於一廣大美麗之世界中。不為時間空間所限。參見文哲學報第二期柳詒謀講錄萃新文學家之世界論 在其實際生

活。此人或與其左鄰右舍都不相識。然一入書中之世界。則若具愛拉亭之魔術者然。計見商務印書館譯本天方夜譚第四册

「神燈」記為門戶洞開。百寶悉陳矣。於是偕艱苦卓絕之奧德西。參閱本誌第十期希臘文學史 而航遠海。偕但丁而入深幽。

指地獄而陟崇天。指但丁「神曲」二詩夢遊二界 偕唐克孝。見本誌第四期「鈕康」小註 以行俠仗義。偕芮古德。「Rigby」係挪威神話中之英雄。見後斯拉

亞文的耶維以奮身火窟。從赫胥黎以研究自然。從吉朋。見本誌第四期「鈕康」小註 以學歷史。從羅斯金。見本誌

二十七期「希臘」以習美術。欲聞妙歌。則有沙佛。希臘女詩人。詳後。 大衛。見聖經詩篇 維央。Trancos Vilho(1431-1463)法國詩人。詳後。 薛雷為之

唱。欲辨哲理。則有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卡萊爾見本誌第十四期「安諾德之文化論」篇。與之談。凡百事物。如天之色。草之綠。

小兒女之喁喁等。悉若別具深義者。又循千百紆曲徑折之路。以得知人心中各種強烈之感情。如猜忌。

怨毒。和愛真美。命運生涯之問題皆是也。但讀白朗寧「環與書」詩集一冊。則所知意大利之山水。英。

文詩之類別。公道之離奇。罪惡之殘毒。婦女心性之美等者。已甚豐富而廣博。餘可類推矣。

文學。能使人祛除狹隘之見。由文學書中觀之。則古今各國。對我毫無隔閡仇視之意。惟愚罔乃生偏見。

而惟知識足以滌除之。於書中遇潘三哥Sancho Panza一人物。見上唐克孝註。亦唐克孝傳中之。韋三苗Sam Weller更司所作小說。

Pickwick Papers 中人物。蘇湯姆Tom Sawyer乃美國馬克陀溫Mark Twain所作 Adventures 按韋三苗係英國人。則莫不大笑。某國人也。彼

李亞王Prometheus Bound莊劇。此下羅米修斯。有轉記。此下羅米修斯即指該劇中之人物。瓦約翰Jean Valjean係俄所作小說「孤星淚」Les Misérables 書中之主要

譯名係自造。俟後照改。婀娜Arenna係托爾斯泰所作小說「安娜傳」Anna 中之女主角。等豈僅為一國一時之人哉。一聞悲慘之歌聲曰。一

我子押沙龍。我子我子押沙龍。我願代爾死。我子我子押沙龍。」見聖經撒母耳記下第十八章第三十節。此歌係大衛所作。○按凡茲譯文中所

引聖經新舊約中之詞句。均遵照大英聖書公會之「則莫不感動。而種族之界不復存矣。故人由誦讀文學而

得為世界之公民焉。」按戈斯密 Goldsmith 曾著書曰「世界之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 叙中國人某旅居倫

敦。舉所見所感。函告其故鄉之親友。今此句中世界之公民係暗用彼書之名。

第二節 快樂之文學

書籍不但能開拓眼界，增長聞見，裨益知識也。且能予人以快樂。世人之狂熱，未有過於好讀書者。他人以書癡目之。彼其視書籍，直如朋友、伴侶。愛里亞按愛里亞要人物，亦即藍姆自寓。詳見本誌第九期「夢中兒女」篇。棄世時，此人之祖父或尙未生，相隔若是之久。然此人固視愛里亞為親如手足之良友。又羅馬之霍萊士見本

期坦白少 那威之皮覺生 Pjornson (1832-1910) 戲劇家兼詩人 亦皆其友。即巴羅 George Borrow (1803-1881) 英國小說家 惠德曼 Walt Whitman (1819-1892) 美國詩人 孟德

恩 見本誌第十八期「聖伯甫訂」鄂馬開耶 Omar Khayyam 波斯詩人。詳後。 史蒂芬孫 見文哲學報第二期「宿松記」篇 並與為莫逆。使彼獲躬逢

卡萊爾，易卜生，或且憎厭其人。然其精神則宣洩無隱。高斯國 Edmund Gosse 今世文人 於其文中嘗謂英國女詩人羅

色蒂女士 (Christina Rossetti (1830-1894)) 之為人。即在倫敦交際場中，亦極不易親近。然羅女士之深曲隱衷，則儘情發露

於其所作詩中。詩如下。

我心如歌鳥

營巢水木間

我心如果樹

纍纍枝頭彎

我心如虹貝

浮蕩海天閑

我心尤快適

所歡今來還

年積月累，則讀文學者之朋友，數益衆多。其中有尼姑焉，菴主焉。以上二人，皆喬塞 (Chaucer) 之 有葛蘭德

Eugene Grandet 乃法人巴爾札克所著與此同名之小說中之人物 安多羅馬克 見本誌第十一期「希臘文學史」 愛思孟比特 Beatrice Esmond 乃沙克雷所作 又有

夢中人約瑟 見創世紀第三十七卷第十九節 突里維生 Olaf Trygvason 乃古 哈孟雷特 乃

氏比亞 劇本 Hamlet 中之主人。參閱林氏「吟之戲」 道比伯父 見本誌第十一期「希臘文學史」 世中聰明人

Mr. World's Wisdom 乃英國彭衍 Bunyan 所著之宗教寓言小說「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中之人物約翰生博士及卜思威二人均見本誌第四期等不勝縷舉也。故威至威斯謂書爲「實在之世界」者誠不誤也。其詩曰：

血肉盤結蔓牽成 人世快樂緣此生

第三節 感化之文學

相傳有婦人遊於圖畫展覽之所。見檀那 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1775-1851) 英國山水畫家。以著色濃艷見稱。 之山水畫。願其旁之客曰：「

吾敢斷言。吾從未見世中有如此之景物。」蓋譏之也。而不知此客卽爲作畫之檀那。乃對曰：「夫人言

固是。雖然。苟得見之。豈非夫人之所深願者乎？」此婦人不識畫理。但責形似。檀那則反譏婦人爲肉眼。故不識美景耳。

文學。能使人見之較深。見之較遠。感化者。文學最上之功用也。或批世界之名篇巨著爲「有力量之書」

此印狄 昆西語 誠以文學傑作均具偉大之宗旨。其性質普及通行。根深而枝繁。卽如荷馬。但丁。沙士比亞。彌

兒頓。葛德諸人。皆名流勝侶。苟常與交接。必能受其潛移默化。希臘文學批評家耶迦南 見本誌第三期文德篇第二頁

曰：「人之終生沈汨於卑鄙齷齪之思想者。未有能著成佳作。足以傳後者也。」

本書以下各章。將重行開發書中之世界。前乎我儕而往遊之人已多。然而未可純恃指引之目標。遊客當各自留心。逐處流連。探索其風光之美。卽官道以外。紛馳旁出之曲徑狹路。亦不可忽略之也。

第二章 東方各國文學

吾人^{指西方}一言及東方。即覺其為時甚古。東方之文明久已消滅不存。而常帶一種神秘虛幻之意。即東方之文學亦與吾人相去甚遠。東方文學之蘊藏極富。而通英文者僅能讀其一小部分。^{指譯成英文者言}惟即此一小部分東方文學中所顯示之思想生活。在今已不可復見。然略悉東方各國人民及其文學。為益滋鉅。且可為研究歐洲文學培其根基也。

第一節 埃及文學

原始人類生息於地球之上。逐漸進而管理自身並管理環境。改良弓矢刀劍及日用器具。創立農事。馴服牛馬牲畜以為人用。如是者歷千萬年。此今人之所知也。埃及巴比倫之文章紀載。為今世所傳之最古者。然由此比較而觀。則只覺其近而不覺其古。統世界史全部言之。則埃及巴比倫之歷史。實今日之歷史也。蓋當耶穌紀元五千餘年前。尼羅河流域及美索包達米亞^{即幼發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流域}之沃土。即有真正而頗進步之文明出現。首先統一埃及之王。^{按王名米尼斯 Menes}其御極之時約為紀元前三四〇〇年。（或謂為四四〇〇年）歷五百年。^{即紀元前二九〇〇年}而吉塞^{(Gizeh) 在尼羅河西五英里}地方之大金字塔築成。^{按築此之王名} Cheops^{一稱 Khufu 乃第四王朝創業之君也}此後二千年間。埃及人於美術、科學、文學、宗教悉有貢獻不絕。乃古代埃及文明之盛時也。

古埃及人。髮黑而軀小。種族不明。然其語言則與細米底語相似。久與鄰國隔絕。不相往來。自造其特異

而複雜之文明。埃及人並不好戰。亦非皆甚聰慧。然其對於生活思想之貢獻。則非常之鉅。試思埃及人於美術、科學、宗教悉爲創始者。筆路籃縷而成。就如此。實足驚矣。至其道德見解及生死輪迴之觀念。尤有大影響於他民族也。

埃及人甚古之時卽用象形文字。儼同圖畫。其正體原名聖書。hieroglyphics 其後加以改易。使之變爲簡單流利。以便行用。謂之僧書。hieratic 其後更變爲通俗之體。用於商業事務者。曰民書。Demotic 紀元後一二世紀以還。埃及文字多以希臘字母書寫之。而益以民書中所用符號八種。故共有三十二字母

按埃及文字之變遷情形。與中國篆隸行草等之遞嬗極相似。大率筆畫趨於簡單而便於行用。(一)聖書爲埃及文字之正體。紀

元前三六〇〇至二六〇〇年之間通行。多用於碑版石刻。埃及文字雖爲象形文字。然字中亦有表音之部分。最初重形。其後漸重音。故聖書爲最重形者。後此本誌當登載圖畫以狀示知 (二)僧書爲聖書之簡寫。行於紀元前二六〇〇年之後。今所傳埃及文章之書寫

羣紙上者均此體。故其用最廣。不如聖書之重形之甚。然今非將僧書逐字改爲聖書之體。則直不能讀也。(三)民書蓋起於紀元前第七世紀之初葉。其時俗語已興。用此體以鈔寫聖書僧書之文。而求其簡速。不計訛誤。(四)以希臘字母書寫之埃及文。名曰

哥布特文(Coptic)哥布特者蓋埃及與埃及人之古稱。此體乃由埃及古文與當時俗語混合而成。始於紀元後第二世紀。代民書而興。埃及之基督教文學皆以此體書寫。其後阿拉伯人侵入。哥布特文亦多摻入阿拉伯字。直至第十世紀時。阿拉伯文通行於

埃及。而此體亦不甚見用矣。今日埃及人之土語與古代埃及文字絕異

又按埃及文字。歐人本不能辨識。直至一七九九年。法國軍官某。在尼羅河西岸羅塞達。Rosetta 城附近掘地。得一黑綠石版。上鐫埃及僧侶贊頌其王多祿某第五 Ptolemy Epiphanes 之文。而於紀元前一九六年。以王命刻之石上者。該文係用埃及之聖書民書及希臘文二者分別刻成。詞同文異。故可用爲繙譯之基礎。該石運至巴黎。供學者研究。於是法。人。向。波。梁。 (François Champollion 1760—1832) 遂於一八二二年發見埃及文之字母。由。得。通。埃及文。進而考察埃及之歷史文學等。乃得大顯於世云。

埃及之文學甚爲浩博。其種類約爲碑銘符咒。宗教典籍。頌神之歌。抒情之詩。歷史紀載。法律條例。格言。俗諺。及各種淺近之故事。今之存者。固有鐫於保藏屍體之棺槨上。及墓內幽室隧道之牆壁間。然以書寫於葦紙 (以一種蘆葦 Papyrus 按英文「紙」Paper 一語。原出於此。原係葦名。因日可以製紙。故以名紙。 長條拼合巧製之紙) 之上者爲多。埃及氣候乾燥。又保存得法。故今多無損云。

所號爲金字塔之典籍。卽於一八八〇年始發現於金字塔內部之幽室走廊者。殆爲人類歷史紀載得傳於今者之最古者也。此類典籍所用之象形文字。固不出紀元前二十七世紀。然其中所含之材料。則較此爲古。蓋所敘述者。乃紀元前三六〇〇年至二六〇〇年間之歷史也。此類典籍。約分符咒。神話。贊頌之詩。祈禱之文。及宗教禮儀等。原其所以作成。固爲保佑國王死後得福。而專供國王之享用者。顧其範圍甚廣。由茲得窺見彼時之思想生活也。

死者之書。Book of the Dead 爲埃及宗教文學之最有趣味者。其中有宗教之儀文。以爲死者在冥世祈禱。此段蓋於紀元前三四千年即已作成。此書之傳於今者有數百部之多。其中有斷簡殘篇。而亦有書寫於長及百尺之葦紙上者。此書共有二百六十五章。但今所傳無完全之一部。此書蓋爲死者之靈魂而作。靈魂遊於冥府。若誦書中之魔咒。可得平安無災。即今所傳者之中。亦有插入圖畫。綴以符號。而甚爲美觀者。所惜古埃及之謄寫者甚不留心。傳鈔多誤。以是其文乃破晦不易讀。而此份與彼份又互有出入。且埃及之文學。雖足顯示古代優秀民族之生活。而因著作之人不措意於文章形式之美。不事慘澹經營。故其文常不工巧。讀之易使人掩卷也。

埃及之詩。並無韻律。時作駢儷之體。與希伯來之詩

見下文第三章

同。今所傳不乏史詩。例如敘埃及人戰勝赫

泰民族

聖經本
作「赫人」

(Hittites)

之篇是。又有愛情之歌。而最有趣味者厥爲贊頌之詩。如頌國王色索突

里。Sesostris (一稱烏沙德森 Usertesen) 第三之篇是。今存葦紙上。其鈔成蓋閱千年矣。該詩中之四首。曾經葛里佛氏 H. I. Griffith 譯成英文。今錄其第二首之起句如下。

諸神樂倍增

王已供粢盛

王子樂倍增

王已賜封土

王祖樂倍增

王已拓版圖

舉國樂倍增

王已光舊物

外此埃及文學中最足欣賞者爲故事。此類故事。當皆本於古代人士之所紀述。而作成於中王國 Middle Kingdom。

the Kingdom 及新國王 New Kingdom 之時代。(約當紀元前三千年至七百年之間) 其中有實寫人生者。有憑幻想而語及鬼神靈異者。今所存者。其一敘航海覆舟者之奇事。極類星柏達。見商務印書館出版「天方夜譚」譯本第一冊「談瀛記」篇 之所遭。又一故事叙某君王生時卜者即謂其必死非命。卒如其言。又一平淡之故事。敘兄弟二人。而狀田家生活。其餘不勝悉舉云。

讀埃及古代之文學。則知埃及古作者之道德觀念甚強。於無辜而受禍者。深致憐憫。又以故事為社會福音宣傳之具。以力持人與人間之公道。讀者甫一開卷。即覺其絕似新約舊約中之故事及寓言也。

第二章 巴比倫亞述文學

美索包達米亞「聖經新舊約譯本中作「米所波大米」。然以此為通用之譯名。故從之。」之文明。或且較埃及為更古。藉近今東方語言及古物學

者之力。始得略知其梗概。此土在昔久為蘇馬里人 Sumerians 所轄治。該族非細米底人種。然其後逐

漸為細米底人所收服同化。細米底人崛起於此間之首領。名曰撒根。是為撒根第一 (約為紀元前二

七五〇年) 其後巴比倫亞述。一譯亞西里 迦勒底。Chaldean 一稱「後巴比倫」帝國 諸帝國相繼代興。稱霸於亞洲西部者各

數百年。卒為米底亞。「聖經譯本」作「米太」 及波斯帝國 (紀元前五三八年建立) 所滅。而終歸化於希臘羅馬之

文明焉。

蘇馬里人之歷史及其文化。今世所得知者已不為少。該民族聚居城市。披斬叢莽。擅長藝術。又行用一

種甚簡單之象形文字。名曰楔形文字。Cuneiform Writing。其宗教亦甚發達而見進步。此族之文化。及其法律文學宗教等。爲起而代之之細米底人種所承受。蘇馬里人之種族未明。紀元前二千餘年前。卽已絕滅而不存。故恆爲世所忽略。彼巴比倫及希伯來之文明。若者爲自創。若者爲取之蘇馬里人者。在今猶未能明辨而確知也。

巴比倫及亞述之文學留傳至今者。皆刻於黏土製之泥版上。此二民族尙武好戰而喜進取。其歷史甚長。故其文學亦種類綦繁。傳於今世之詩。有作成於遠古者。當紀元前三八〇〇年之頃。其小國之諸侯卽已編述史乘而留貽後世。迨其後盛時。爲今人所熟知者。則其間所傳來之史事年表。法律條例。紀事銘刻。商業及私事尺牘等。種別尤夥。茲節錄其時客居遠方之人致其家中婦人（名加達蘇 Madanu）之書。書中有云。「我久不得你信。我寫回家信多封。亦無隻字覆音。不知何故。緣我當日曾函告家中。謂自我起程之日起。凡家中所有大小事件。均應寫與我得知。今乃毫無消息。是何故耶。」此段文字甚短。然在當時。須用長三四寸_{此寸指英寸。下同。}寬二三寸。厚一寸之泥版一方。將字跡刻滿其上。方能刻完此篇。刻畢。以乾土灑之。以防黏着。然後裝入於黏土製之信封_{大匣即}中。以防洩漏散失。既乃寄出。由此可想見彼時作書之艱難矣。

尼尼微_{亞述帝國之都城} 城中亞述班尼巴 Assurbanipal_{亞述帝國之主}（紀元前第七世紀）之圖書館。近今發

掘之後。曾檢得泥版書籍二萬二千塊。蓋集巴比倫人亞述人科學宗教文學著作之大成。其中所藏之詩。有爲今所得見。全世界最古之篇章云。

若論巴比倫亞述人之散文著作。則最要者當推漢摩拉比 Hammurabi 巴比倫 Babylon 之法典（約紀元前二一〇〇年）其中之法律。不但爲當時所製作。亦必有前此千百年所留遺者。摩西立法。在此一千年後。然其中條例多與之相同者。

按漢摩拉比法典。係一九〇一年在蘇薩 Susa 地方所發見。計石碑一座。高八尺。法典之文即鐫刻其上。中多漢摩拉比王自讚之詞。法典分二百八十節。茲錄數條。以見一斑。（一）關於錢穀之案。作偽證者。此案之罰即歸彼身。（二）如有在田中捉得在逃之男女婢僕人等。送還原主。該主應以銀二兩 原文作 2 Shekels 爲酬。（三）如有挖牆作洞。闖入人家偷盜者。應即在牆外處死。而以其身塞入所挖洞口。（四）抉人之目者。人亦抉其目。折人之骨者。人亦折其骨。擊去同等人之一齒者。人亦擊去其一齒。茲所舉未條。與摩西立法所謂「目償目。齒償齒」見舊約「出埃及記」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四節 而推爲公道之準則者。詞義全同。然早出殆千年矣。

然巴比倫亞述文學之最價值者。終推其中之古詩。其詩有所禱。魔咒。神話故事各類。一詩敘世界創造之原始及男女諸神之統系。一詩以巴比倫城之神名馬斗 Marduk 者爲主人。而敘人類之造成。次及獸類之造成。又一詩以馬斗與反叛之泰馬 Tiamat 之戰爭爲主。而並敘諸星辰之造成。又有關於鷲之詩。及關於風之詩。均多篇連續。甚爲繁備云。

諸詩中之最著名者爲格加梅希 Gilgamesh 史詩。刻於十二泥版上。一八七二年所發見者也。每版所刻專述一事。故或以每版所刻名爲一卷。謂此詩有十二卷。略謂書中之主人格加梅希乃一英雄。逐去以攔人。此名並見新舊約。而光復故國。（此事必當在紀元前二千年以前）爲女神伊希塔 Ishtar 所愛悅。格加梅希拒之不從。女神之父阿奴 Anu 遣神牛往噬格拉梅希。爲其所殺。女神乃入冥府求報復之策。歷入冥府七殿之門。均被拘繫。旋復得釋。此詩末段人與挪亞 (Noah) 相類之人。名哈西沙達 Hasisadrus 者。對格拉梅希自述其遭遇洪水之情形。此巴比倫神話中世界開闢、洪水來侵之故事。與希伯來神話所傳者。見舊約創世紀。固有不同。然比較研究。殊多獲益也。

按商務印書館出版 A. H. Zueker 所編「英文泰西文選」第二冊「聖經及中古文選」其書中第二頁至第七頁論此二民族所傳洪水故事之比較甚詳。讀者可請取觀。茲不贅。

巴比倫之詩。頗有抑揚頓挫。然無一定之音律。又常用駢儷之體。與後來希伯來民族之詩同。

第三節 中國日本文學

蒙古利亞種種即黃人所聚居之地。文明發達甚早。其科學、藝術、文學及各種器物之發明。進步極爲可驚。乃是後則停滯不進。殊可異也。中國人以保守爲其顯著之特性。及今猶然。按其歷史。中國人常與他國完全隔絕。若另自成一人類者然。中國之文學既能深切影響此芸芸之衆。綿綿歷數千年之久。則其重

要可知。惟對於他國他族之影響殊微細耳。日本之文學亦然。故本節於中日二國之文學僅約略言及。不求詳也。

由今一千九百餘年以前。已有將中國文學中確有價值之書。編成書目者。其中所收之作家凡六百餘

人。按此書日指劉歆七略。實數為六百零三家。○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三十引梁阮孝緒七錄云。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零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三百九十六卷。今本作一萬三

千二百六十九卷。蓋班固就劉歆之目。新增入三家。○陶憲曾曰。三家者。劉向。楊雄。杜林三家也。而省去兵十家之重複者。分入各類。○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六百零三。加三減十。故得五百九十六也。○一七八二年。隆

四十七年。壬寅。四庫全書目錄編成。凡書七萬五千餘卷。此數未確。實係七萬九千餘卷。○四庫全書編纂之議。定於乾隆三十八年。開館辦事。全書至乾隆四十七年告竣。總計存書

部九三五五六卷。書成同時繕錄七部。分貯文淵。文源等閣。餘不具詳。由此亦可見中國著述典籍之宏富矣。

其中有詩、史、傳、記、哲理、科學、小說、戲曲各類。餘尚不能悉舉。中國歷史之中心人物厥推孔子。（生當紀

元前六世紀）中國文學皆源本於四書五經。五經泰半為孔子所編訂。四書則孔子教人之學說均在

其中。五經之目如下：（一）易經。凡六十四篇。作成甚古。以下筮為主。（二）書經。則中國古代之歷史。上溯

至紀元前十二世紀。其中有未可徵信者。（三）詩經。係古樸之詩歌。三百篇。孔子之所蒐集也。（四）禮記。

敘禮節儀注及行事規矩。至為繁複詳備。中國歷代之人遵守弗替。（五）春秋。係魯國之史。乘孔子之宗

邦也。四書記孔子教人之言。其學說悉見於此。蓋教科書也。其目如下：（一）論語。記孔子與人之談話。（

二）大學。明修身之道。（三）中庸。凡三十三章。（四）孟子。七篇。闡明孔子之教。孟子乃孔門大弟子也。此按

節論中國文學。多有事實不合或議論欠通妥之處。今均不改正。以存其真。藉規西人知識如何也。

詩在中國極通行而爲人所歡賞。中國古今詩人之名。多不勝數。二千餘年中。前後相望。中國詩最常見者爲短篇抒情詩。史詩則從未發達。一七〇七年。或曾爲詩選。得詩約五萬首之多。按此指清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〇七年）敕

編「全唐詩」。凡二千二百餘家。得詩四萬八千餘首。都九百卷。然其所選。僅唐一代之詩耳。而此書作者乃驚以爲多。不自私其誤。若乘中國歷代之詩計之。更合詞曲等而統算之。則其數之巨。當更使異國之士聞之咋舌矣。近年

譯中國詩爲英文者。已有數冊出版行世。參閱「文哲學報」第二期梅光迪「中國文學在現今西洋之情形」篇中國詩最普通之題旨。爲以和

婉之意觀察自然。自抒胸懷。及略發議論。明道德之要。其思想與吾西人密合者頗不爲少。又近年西人亦喜研究中國之短篇小說及戲劇。中國既與西方交通。關係日密。則將來中國文學之譯成英文。供人誦讀者。亦必日益加多。此自然之勢也。

日本於紀元後六七世紀以還。大受中國文化之影響。前此日本固亦有文學。多含宗教性質。至是乃以中國文學爲標準。取其思想。倣其作法。顧其國自產之文學。亦有足稱者。即日本之詩是也。日本之詩。其重要及其影響之巨。遠不能及中國之詩。然日本之「能」劇。能劇乃由散樂之緒餘所出之一種技藝。起於日本足利義滿之時代。傳聞係始於觀世世阿彌。至後乃

分爲觀世、實生、今春、金剛之四派。又有喜多一派。乃係與勝曲相合而演成者。則近頃頗爲西人所注意。譯成英文之劇本。已有數種。此類戲劇。泰

半爲十四五兩世紀之作。當日本足利每齣之中。詩與散文互見。而以詩爲多。而要劇本皆甚短。每齣

僅需三人至六人演唱。劇中以一種奇異之神秘思想及道德之訓誨爲主。事實反不見重。蓋此類劇本。

乃日本舊精神之所寄託也。

近今之日本。受西方文明之影響極深。其文學亦表現新舊思想衝突之步驟。近今日本文學中。似無大作者出現。然日本書籍報章出版之多。及日本人民智識之靈敏。則足令人驚服。現今出版之書。以小說、普通文學、美術、及社會科學爲最多云。

文苑

文錄

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答問

張爾田

漢書賈山傳。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顏師古注云。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有疑九十者但免一子而八十者何以獨免二口。豈不八十者反優於九十者乎。答之曰。漢法之取民也。鹽鐵關市征權之外。其為郡國常制者有三。一曰租。二曰賦。三曰役。租者田租。賦者丁賦。役者徭役。田租按畝出粟者也。漢制十五而稅一。見高或三十而稅一。見景丁賦計口出錢者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惟買人及奴婢倍算。亦謂之口算。後漢書和帝元初元年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亦謂之口賦。後漢書順帝陽嘉元年詔勿收更租口賦徭役則但用民力。不復出錢與粟者也。亦有出錢由公家徭役者是為過更漢律年二十三始傅。景帝二年改二十始傅見本紀顏師古注高紀云。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漢時徭役承秦制也。戊力役外又有更卒。故食貨志云。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屯有一歲卒。故食貨晉武帝平吳之後。置戶調之式。自此以後。丁賦皆謂之調。隋開皇十年。詔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輸庸停役。自此以後。凡民出錢免役者。皆謂之庸。出錢免役。漢時即有之。如所謂更賦更租是也。但非通制。其始也。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北齊分貧富之戶為九等。此制創於天保八年。見北齊書是以唐初因之。有租庸調之制。唐書食貨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二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是以前開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自楊炎為相。承天寶亂後。調法弊壞。建議始均庸錢。并入一稅。二稅也。故由唐言之。

賦役一事也。工安石之僱役則於唐制外增加者名為復古實無異加賦後世差徭諸名乃沿於此與唐制又不同而以漢制言之則賦自賦而役自役也。至聖

祖康熙時勅廷臣修賦役全書。又奉丁攤於地之詔。則丁賦亦均入田租之內。是故由康熙後言之。田賦

一事也。而以漢制言之。則又田自田而賦自賦也。漢文帝十三年嘗除天下田租。見文乃是特免者。敬禮

高年。每歲常行。不在蠲列。此九十者田租仍出。但免其一子之丁賦。並及其徭役。若八十者則其家子孫

應徭役也。如故所免。不過二口之賦耳。古者婦人無外事。徭役但科男子。故曰一子賦。則男女皆同出錢。

艾書忠紀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丘算五算。專指不嫁者。言其家當女子則與男子同出一算。此漢口賦之制。故不曰二子而變其文曰二算。此古以二口算賦。書

細以此相差。則九十者實較優於八十者矣。大抵古文簡嚴。而歷代制度之沿革。名同實異。又最易誤解。

此攷古之學。所以為要。而治古文字。不可鹵莽從事也。

慶節母張孺人傳

柳詒徵

慶節母張孺人者。含山慶昌田之母也。昌田好學能文。其弟某亦能執業自立。皆出母教。昌田之言曰。孺人年十八歸先考。二十七先考喪。田甫六歲。田弟甫八月。孺人自先考喪後。室如懸磬。出嫁時簪珥。變價置薄產。然日食不敷。尚鉅。強半恃針黹所得。以為生。居常質明而興。撲掃滌除。必潔必捷。舉凡浣洗炊爨之事。無不躬身為之。未嘗偷一息安。孺人所衣恆千補萬衲。十餘年未嘗添一葛衫絮襖。奉佛茹素。食皆粗蔬。閒以制錢二十文。市豕肉四兩。食兩兒。必數十日始一食也。然孺人于日用雖極儉嗇。而于祭先之

品。親戚里黨喜慶喪弔之用。兒輩入塾讀書之費。則未嘗或吝。孺人年三十爲田弟聘婦。三十三爲田聘婦。三十八爲田完婚。某某年爲田弟完婚。當兒輩未聘時。有豪門來請婚者。孺人悉婉辭謝之。不慕勢也。自先考及嗣祖妣夏太孺人之喪。至兩兒議婚以迄聘娶。悉孺人一身所經營。重以家庭多難。骨肉間有非常人所能處者。憂能傷人。勞以致疾。以故無歲不病。比田畢業于江南高等學堂。就館於旌德旅寧公學。有菽水之養矣。而孺人竟以戊申之某月棄養。卒之日。族戚里巷無不太息流涕者。某年某月。有司上孺人節行于部。以例坊于門。昌田述母事迹如此。丐予爲傳。予孤子也。味昌田之言。知其中心有難言之隱。而其所言者。雖尋常節婦矢志撫孤者之恆已足悲矣。夫以熒熒孤孀。茹荼嚼冰。極生人之至慘。至于身逝而家成。而昔之六尺之孤。親見母氏所受不能言之苦。欲藉文字以慰其幽靈。垂諸來世。猶有所瞻顧不能。爆其千萬之一。惟文而述之者。得之于意。言之表焉。嗚呼。可哀也已。

詩錄

谷山晚歸

吳芳吉

爬山不知遠。日落乃急下。陰風鳴絕壑。前途卽長夜。老木氣杈枒。層巖形倒掛。黑雲幾萬鈞。峻嶒立岩壓。同行三四人。而我尤膽大。草長沒人肩。舉足但飛跨。安知有龍蛇。吾生隨造化。

山轉雲脚盡。曠野莽然平。青林浮暮靄。阡陌不分明。歸路渺天際。中有小星生。寂寥難自耐。意欲得人聲。四喚無村落。只有山泉鳴。卽此意親熱。可以慰徒行。

明暗一線燈。林間遙可覩。心知人家前。相催速步武。柴門半掩開。有婦抱兒乳。屋角兩小男。癡立看機杼。對此貧家歡。頓覺思鄉土。渝城吾舊遊。半年深朔虜。全蜀多健兒。幾時撞銅鼓。東下鎖夔巫。早辭爭戰苦。使我平生親。得如此安堵。嗟嗟故友朋。此時最憶汝。

已過黃茅嶺。漸到施家磧。橫塘聊復憩。捫衣已露濕。待月不可至。草根蟲唧唧。唧唧何所意。爲笑抑爲泣。溪風忽送雨。颯然過蘆荻。飄落塘水上。萬點流螢碧。回翔高復低。紛紛成市集。夜來人煙靜。羣生乃爾急。所行異明晦。所求同自適。螢螢來告我。此中有消息。舉手欲招呼。飛散了無迹。

顛倒達江岸。江晚靜無波。天星明水底。一一可捉摩。入門先見母。待兒時已多。昨頒戒嚴令。得無兵士呵。幼子聞我至。問爺晏如何。牽衣索餅餌。反覆聲哦哦。夜深安可得。含笑雙酒渦。

偶成

柳詒徵

貧賤眼彌大。憂虞骨始堅。直從蠛蠓底。上溯日星前。黃卷空千古。青天付一肩。剎那何足數。滄海會爲田。

江行雜詩

邵祖平

急雪舞荒阡。栖栖行旅纏。空江迷曉色。五字滿歸船。行李譏關市。端憂迫歲年。羈迷自多感。不必有離筵。

萬緒隨歸動。人情惜歲殘。岸容初待柳。江路晚聞湍。半臂春燈誤。微吟客鬢寒。閒情向江上。彭澤似應難。
坐臥百成適。舟中閱日長。客雞籠傍枕。僮餅焙隨牀。生事蠹能說。沈憂漸可忘。白鷗飛就食。遠近祇依樁。
連朝戀歷覽。三宿感期程。脫略嗟文字。殷勤共友生。午風賓雁樂。高鳥遠帆爭。已近尋陽郭。蕭然散客情。

校東樓災詩以弔之

柳詒徵

及見茲樓敗百楹。諸儒計畧挾書行。重來已積沈沙感。八載徐深暖席情。霽雨雲山環講坐。宵旰圖史摘
寶瀛。柏梁一炬財。俄頃忍過梅菴話。晚清。

雪夜偕楊吳二君飲酒肆

柳詒徵

遲雪迎年壯酒腸。呼燈小肆急傳觴。鍛人歲月將詩老。忤俗鬚眉擇地狂。羹碗翻霜驕白菜。笙歌忘夜豔
紅妝。湖濱水竹能招隱。絕倒楊雲問舍忙。

市樓夜飲奉和翼謀先生

楊銓

茫茫風雪欲何之。秉燭危樓酒一卮。病肺豈能容我醉。放言聊復伴君癡。捺人歌舞尊商女。掃地冠裳足
盛時。晚歲莫嗟明鏡老。人間久已薄鬢眉。

過仲詹小齋閒話

王易

懷鉛十載不歸耕。了却公家趁晚晴。作鍛那知中散意。曳塗猶避漆園名。偶窺大化譏蠻觸。苦有餘哀到

春令。斗室高天吾與子。開門還忘此何聲。

病日久不愈慨然賦此

龐俊

漫詡平生不皺眉。酒能作病定無疑。幸教春盡看花了。久分人嘲見事遲。繁棄可堪愁細字。枕安猶賸背佳詩。藥情何與平陽治。治眼當如曹參之治齊蘇子瞻語請共愈樓論廢醫。

西湖寄懷陳寅恪柏林登恪巴黎

李思純

君家兄弟都相識。舊雨天西一夢如。不道分襟隨雁返。獨來臨水與鷗呼。飽餐尊菜仍爲客。看盡滄溟愛此湖。兩月歸人大萬里。好憑肝膽照山孤。

出都二首

方守敦

黃塵黯黯此京師。廿載重來異昔時。宮闕洞開官路改。春秋人踏御園嬉。妖氛龍虎成干劫。豪俊衣冠失四維。最是蚩尤能作亂。五兵夜警不勝疑。

文物當年不可收。哀時訪古暫淹留。金元松柏餘千樹。煙海圖書散五洲。歌舞那知亡國恨。親交且聚一樽浮。車聲又轉江南去。萬疊西山記舊遊。

寒厓集題詞代芝瑛二首

廉泉

瘦日霜天障幾重。有人收淚說心胸。近來詩境誰能會。獨聽寒山寺裏鐘。

一編脫手著悲歡。羅女花開蕙帳寒。三十年間同曉夢。問君何事客長安。

歲晚絕句

李思純

粉墨寒林一二層。鍾山殘雪出鋒稜。漂搖南北歸飛意。鍛翮人間恐未能。
北極孤岡閣似拳。雞鳴古堞翠微巔。齋堂散學清如水。短夢金陵忽半年。

詞錄

鷓鴣天

題自寫離騷經後

劉永濟

恢詭荒唐思轉哀。蘭荃富面化蒿萊。孤危吟到迴腸處。風雨啾啾山鬼來。
奇懷方經合傳。皆皮相。餘子紛紛枉費才。
細寫重吟一卷辭。蘭馨玉豔見丰儀。童蒙香草歸依久。碧月孤檠悟本師。
天應醉海難期。九州烟。正
淒迷雷鳴瓦釜尋常甚。何事高邱立馬悲。

浣溪紗

愛晚亭紅葉

劉永濟

自有空山絕代姿。碧波何事苦通辭。晚烟殘照總堪思。
塵鏡暗銷雙臉暈。褪紅猶惜舊綃衣。小亭風後
立多時。

○ 瞻○ 欲○ 秋○ 山○ 一○ 展○ 眉○ 葉○ 乾○ 苔○ 滑○ 悵○ 來○ 遲○ 古○ 原○ 高○ 樹○ 待○ 烏○ 栖○
○ 雨○ 絲○ 絲○

一 夜 西 風 驚 散 綺。 幾 人 腸 斷 夕 陽 時。 野 陂 興 渡。

哲理小說 坦白少年 *Candide ou l'Optimisme* (續第二十五期)

法國福祿特爾著
陳鈞譯

第二十章 坦白少年及馬丁在海舟中之所遭

這位老先生名喚馬丁。Martin 和坦白少年同船到波斗。二人都是見聞廣博。辛苦備嘗。正可在船上把道德和罪惡問題講論一番。聊暢心情。即使這船從蘇里南繞好望角。一直開到日本。一路上也不愁莫有話說的。可是二人比較起來。坦白少年總算命運好得許多。他心坎中常想和巧梗會面。希望方殷。不比那馬丁萬念俱灰。况他前次雖喪失了一百隻紅羊。把貴重財寶一齊丟掉。所幸此刻尚有珍珠金銀。足敷用度。有時繼然想起船主萬德敦為人的奸詐。惱恨一番。然轉念身邊尚有餘財。再把巧梗芳名默誦幾遍。便自然又傾心到班格羅的樂觀主義了。坦白少年問馬丁道。你對於身心罪惡問題。意見如何。馬丁答道。牧師們告訐我是蘇西尼教徒。註見第十九章之末。蘇西尼教徒不信靈蹟。而惟靈是摩尼教徒。合於耶穌教。遂成爲耶穌教之別派。其教旨大綱主二元。謂人之身體由黑暗境中來。故使人日墮於惡。人之靈魂由光明境中來。故使人日趨於善。二者交善不息。魔鬼爲身之起。而耶穌爲靈魂之主。其末流且謂當日生活於世間之耶穌爲一惡人。惟精神上之耶穌則係善因。云云。按摩尼教之起。勢方甚大。聖奧古斯丁曾竭力攻詰。詆爲邪說。異端。究其與蘇西尼教不同之處。則蘇西尼教不信人生與罪惡俱來。而摩尼教則主善惡二元之說。馬丁固中認定人生罪惡之多。力反班格羅之樂觀主義。故自稱爲摩尼教徒也。此下問答諸語。猶即此意。讀者其細參之。至摩尼教詳定人見福祿特爾全集第十卷一八頁。少年道。你來打趣了。方今世上並無摩尼教徒。馬丁道。却有我一個摩尼教徒在此。

我的思想改變不來。沒奈何。只得自認爲摩尼教徒了。少年道。那麼。你身子裏邊定有魔鬼盤踞着了。馬丁道。魔鬼勢力極大。世間的事無不與他有關。既然到處現形。也就不免到我身子裏邊來纏繞。魔鬼即罪惡也我舉目四望。這地球之上。盡是惡魔。作崇上帝。好像拱手讓與人家。一般。只有那黃金國。第八章是例外。其餘各國各族之間。誰不想互相滅亡吞併。世上的人。弱者。外面對強者。卑躬屈膝。心中可是恨他們。深入骨髓。強者呢。待弱者如同犬羊。拏他們的血肉。做買賣。賺錢。營盤中。養着一百萬的強盜。謂兵全歐洲到處橫行。明目張膽。殺人搶劫。這樣謀生的勾當。還算是上等職業了。此正今日中國情形此外還有許多國。面子上安享太平。文化昌盛。誰知其中人民。都是殘毒嫉忌。勞瘁驚惶。種種不良景象。比那圍城中流行的瘟疫。還要利害。此正今日歐洲情形因爲自家心中的苦楚。總比人所共見的災殃。更爲難受的。馬丁說到此處。便鄭重的收束一句道。這樣的事情。我本身經見的過多。因此就變成一摩尼教徒。即深知罪惡之多而極悲觀。與班格羅之說相反也。坦白少年道。話雖如此。世界上總有點好處。馬丁道。容或有之。但我實不知。兩人正在清辯滔滔。耳邊忽聽礮聲隆隆。愈久響聲愈大。各人把遠鏡取出。照見四里外有兩隻船開戰。乘着風勢。漸漸的離他們法國船不遠。船上的人。看得都很清楚。接連放了幾陣礮。一隻船就在水風分不開的當中。把敵船轟了一下。那船就一直沈下去了。坦白少年和馬丁。瞧見艙板上有百餘人落水。都舉臂向天。口中呼救不止。其奈其登時被浪捲去。馬丁道。世間人待人。原來如此。坦白少年道。這回事果然有點殘忍。正說着。陡見

何人不

一紅光閃閃的東西。遊到船邊。就吩咐船上放下小艇。看係何物。原來是坦白少年的一隻紅羊。少年得羊心中大樂。立把前番喪失了一百隻羊以及由黃金國載來的金珠寶石時的苦惱。看得都不打緊。法國船主當下認明這得勝的船。係屬西班牙國王所管。那打沈的一隻却是荷蘭盜船。其船主萬德敦。前次騙去坦白少年許多財寶。如今除掉這隻紅羊。連人連物。一齊都沈沒海中。少年向馬丁道。報應正在眼前。匪人船主。這遭惡貫滿盈了。馬丁道。你話不差。可是船上旅客。爲何同付浩劫。玉石不分呢。上帝責罰惡人。却不料魔鬼乘機把好人致死。話休煩絮。這法國船同那西班牙船。在海中一直行駛。少年和馬丁終日在船中辯難。一氣講說了半月之久。仍是毫無結果。各不相下。不過彼此說得暢快。交換意見。互相安慰。也是好的。少年把羊抱在懷裏。樂不可支道。我既和你見面。我的巧梗也不難再見了。

第二十一章

坦白少年與馬丁舟近法國海岸時之談話

兩人見法國海岸遙遙在望。坦白少年向馬丁道。馬先生。你到過法國嗎。馬丁道。我走過法國好幾省地方。有些省分裏人。一半都是獸子瘋子。有幾省人很是多才多藝。又有幾省人天生純良。有的野蠻成性。還有幾省人裝模做樣。假作聰明。總括一句。法國人大都沈溺色情。好加人毀謗。又喜作無益之空談罷了。少年又問道。馬先生。你去過巴黎不曾。馬丁道。巴黎我也去過。那邊人品極其複雜。我在那邊雖未久。停細看城中的人。都是營營擾擾。急急皇皇的。在那兒求歡尋樂。其實却無一人得稱心遂意的。我一進

城就在聖日耳曼市場上。被抓手把所有財物偷摸干淨。不幸又被人誤認做匪徒。還坐了一星期監牢。後來便在一家印書局裏做校對員。得了錢。就作盤費。步行回到荷蘭。所以法國一班無聊的文人狂士。以及胸懷不平的游俠寇盜。還有那中魔發瘋的邪教信徒。

原文「拘擊派」Convulsionnaires乃指「Arsenisme」之一派。該派於一七三〇年之頃。為衆所知。其行事有類狂易。皆至巴黎人François之墓前。拜舞哭喊。身體拘攣。如中風。故名拘擊派。然卒以此為衆所輕。禍祿特爾藉此又諷諷之。我都和他們熟識。人說巴黎人舉止謙和。或許

不錯罷。坦白少年道。我並不覺巴黎有甚新奇可看。朋友。你想我在黃金國住了一個月。世上除巧梗小姐而外。沒有足當我願盼的了。我要到威尼斯等候巧梗。如今穿過法國到意大利。你願和我結伴嗎。馬丁道。極願極願。人講威尼斯祇有威尼斯貴人合住。這話其實不然。只要客人腰包有錢。到處總受人恭維的。我可是沒錢。小既有錢。那我自然伴你同行。隨你意了。坦白少年道。還有一件。照船主的那本大書

看來。地球在昔全是海洋。六書指耶教聖經。舊約創世紀第一章第二節云。地乃虛曠。淵際晦冥。上帝之神。胸育乎水面。維馬詩人奧維德Ovid之詩云。Quaque erat tellus, illic et pontus. t. aa. 又 Telliamed第

一次遊記。亦謂海面比最高山峯之頂。且高出若干丈也。見福祿特爾「著」二七六八年 Sin. nian. test. (La Nature 第十八章。又一七七七年 Evénement 之談話第十一。段。六你說是不是。馬丁道。這種話我

總不信。和古昔流傳下來的神話一樣。都是靠不住的。坦白少年道。然則造這地球究為何故呢。馬丁道。大不過逼得人類發狂罷了。少年道。奧雷隆國裏兩個女人和一雙猴子相愛。你聽我講這故事。不覺得奇怪嗎。馬丁道。何奇之有。在我看來。這事平淡異常。我閱歷過的奇事。不知若干。所以不覺得世上還有奇事了。少年道。同為人類。彼此會互相殘殺。不算奇怪嗎。好人不做。專習欺誑詐騙。刻薄寡恩。損人利己。

以及甘爲盜賊懦夫。酗酒好吃。放浪形骸。種種不法之行。難道向來常是如此嗎。馬丁道。飛鷹遇見鴿子。就會把他吃掉。你信以爲真麼。少年道。是呀。不錯。馬丁道。這可妙了。飛鷹既有這種天性。人類甚麼事做不出呢。少年道。啊。這兩件事。大大不同。比得太離奇了。要曉得自由意志。二人正辯到這裏。船離到波斗了。

第二十二章

坦白少年及馬丁在法國之所遭

坦白少年到了波斗。就把從黃金國帶來的石子。變賣了少許。買了一輛雙輪單馬車。預備同那一刻不能離開的馬丁。一同乘坐。這事辦畢。隨即動身。臨行時沒奈何。把那隻羊（從第二章起之紅羊）放在波斗科學館裏。請館中人代爲保管。館中人便出了一個值年獎題。邀人說明這羊身上的毛。通作紅色的緣故。那獎金後來爲一北方某學者所得。這人用A加B減C以Z除之法則。把羊毛作紅色。羊必死於癩疥之理。解釋明白了。且說坦白少年在路上和客店裏碰見同人都說是往巴黎去。少年聽了不覺心動。就決定先到巴黎遊觀一番。然後再到威尼斯。也不算十分繞路。誰知他由聖馬修 *St. Marcen* 關廟（巴黎古兩萊涼之區）進入巴黎城中。好像到了維斯法里亞。一所荒村一般。一落了客店。便因路途勞乏。精神頗不自在。幸喜他指間戴着頂大的鑽石。平常行李而外。還有一隻箱子。看去十分沈重。果然不需他招呼。立刻就來了兩名醫生。幾個素不相識的朋友。在牀前寸步不離的問候。還有兩位虔誠的女太太。小心替他

煮着肉湯。馬丁向坦白少年道。我記得初次到巴黎。恰巧也染疾病。因我是窮措大。所以沒這許多人來。照應。可是我住下去。倒也好。了。坦白少年不料服藥過重。出血過多。按歐洲昔日之俗。以刺膚任血流出。為治

星過多而精神過盛。反致病也。茲惟表明。病勢轉加。一會兒。隣近禮拜堂中一位牧師來了。必恭必敬的請坦

白少年立一紙贖罪債券。Litets de confession 此亦教會中人歛財索詐之妙法。且對垂死之人。以不予聖餐。不許葬禮

Précis du Siècle de Louis XV 第三 死後。在陰間索還。少年執定不肯。兩位虔誠的女太太便勸他說。這是最新

最時派的規矩。理當承諾。少年道。我不願做時髦人物。馬丁不耐煩。就要把那牧師攆出窗外。那牧師賭

着咒。指着坦白少年。說他斷不能得基督教葬禮。大罵不止。馬丁道。你如再向人呪罵。就把你活葬。如此

愈鬧愈兇。馬丁上前。執定他的肩膀。擲出房外。不消說。旁人紛紛議論。一場官司。是不能免的了。坦白少

年身體漸漸復原。便有許多不三不四的朋友。每晚來喫晚飯。並和坦白少年在房間裏鬪牌為樂。輸贏

甚大。坦白少年手中從未抓着一張好牌。頗為詫異。馬丁却絲毫不以為奇。蓋此等人設局聚賭。以騙坦白少

日說那些人當中。有貝里閣。Perronid 地方來的一個僧人。為人極其漂亮。是個工讒善媚。敢作敢為的

人物。專以招待過往生客。指點他們城裏取樂追歡的所在。奉承人算是無微不至。坦白少年和馬丁。就

由這人帶到一所最大的戲園裏。去看新排演的悲劇。坦白少年身傍。坐了一大羣才子名士。看到幾處

最動人的地方。演唱入神。少年不覺淌下淚來。其中便有一人向他道。你這人無故流淚。太不成話。台上

的女戲子。已經演得糟亂。陪演的那男戲子。更不堪了。並且這戲文本。更爲惡劣。編戲的人不識亞拉伯文一字。居然敢編出亞拉伯國的故事來。按福祿特爾所撰之劇本。即常用亞拉伯之故事。而不免錯誤。一七一八年。法國宰相某。作函致福祿特爾。極稱其精細。而指其錯誤。福祿特爾從其教。改劇中之Hidaspe爲Araspe。此段所云。蓋自道也。況且這人生平本不信良知之說。人家作下了幾十本小書攻擊他。我明天

拿給你讀。坦白少年問同來的僧人。法國的戲有多少本。僧人道。大約有五六千本。少年道。這却不少。其中好戲究有若干。僧人道。不過十五六本。馬丁道。那真不爲少了。蓋自馬丁觀之。直無一本好戲也。其時臺上演一悲劇。平

淡無奇。Devoix原註云。此劇或暗指Thomas Cornelle所作之Le comte d'Essex一劇。有一女伶扮英國女王伊利沙伯。坦白少年不知怎樣。大加賞識。還對馬丁道。這女伶適合我心。他容貌酷類巧梗小姐。我狠想去拜會他。那貝里閣僧人便情願帶領坦

白少年到女伶家裏。介紹相見。少年生長德國。不知見了女伶。應用何禮節。便問那僧人。又問若是英國

女皇。到此。法國人如何接待。僧侶道。此種禮節。原無一定。要看情形做去。若在鄉間。便請到酒店裏。喫酒

如在巴黎。祇要來人生得體面。他一生一世。都受人恭維不盡。可是他死後。屍體便拋在糞堆裏了。少年

道。這是什麼話呢。王后的屍體。也放在糞堆裏不成。馬丁道。這位師父不打誑語。說得果然不差。我前次

在巴黎時。孟尼美姑娘。孟尼美 Monime原係拉辛 Racine所作莊劇Mithra中之女主人。此處但指一假設之女伶。正與世長辭。論理應該葬他在墳園裏

那一般乞丐旁邊。任其屍體一同任其腐化。誰知這種葬禮。他竟無福消受。後來便葬在布庚街轉角了。

一七三〇年。當時最有名之悲劇女伶 Adrienne Lecouvreur 姑娘死。即如此草草掩埋。福祿特爾曾作詩用之。其詩見「福祿特爾全集」卷九（小時）第三六九頁。他一生嬌貴。這樣一來。真要使

中難過。坦白少年道。這太無體統了。馬丁道。你要怎麼樣呢。此地的人。生性如此。要知法國的情形。可以一言蔽之。即凡政府、法廷、教會、以及各種公共團體、事業。無一不是矛盾至極。互相牴牾的。少年道。聞人說巴黎人愛笑。這話果不其然嗎。僧人道。是極是極。但是他們怒在心裏。怨憤之極。就大笑一陣。犯了重罪。還是滿面春風。少年道。方纔我看戲正到好處。那個其肥如豬的人。硬說這戲文太劣。還替戲子拆台。這畜生是誰呢。僧人道。老實說。他是個無業游民。專把人家的書籍戲曲。詆毀謾罵。藉此賺錢爲生。他生憎的是一班得意成功的人。好像閻宦看着別人。不像自己虧損殘缺。就恨人入骨一般。這樣含沙射影。可算是文學界之魔賊。此人只不過一名短篇作家罷了。少年道。什麼是短篇作家。僧人道。短篇作家。是不學無術之徒。專出小冊子。好像費朗的一般人。費朗（Jean Lorrain）乃（Lorraine）之主人。爲評詁福祿特爾最嚴刻之人。故藉此辱罵之。以示報復云。維時坦白少年。馬丁、貝里閣僧三人。立在樓梯上辯論。眼看許多遊客前後擁擠着走出戲園去。少年道。我雖專心盼望和巧梗小姐會面。可是此刻我看這女戲子克拉隆（Clairon）姑娘實在不錯。倒狠想到他家去喫個晚飯。且說那克拉隆姑娘結交往還的人。都是些上等名流。這僧人何能彀得上到他家裏。就向坦白少年道。他今晚已與別人有約。不得空閒。如今我把相識的一位貴家女友介紹給你罷。你到他家。大可把巴黎風尚。飽看一番。便是你住在巴黎四十年。所看的也不過如此。坦白少年性本好奇。自然就允從了。那女友住在聖昂魯關廂。家裏正在鬪牌。十二位牌友。手中擎着一把牌。各各出神。似乎輸多贏少。

大家面色青白。寂不作聲。那掌管銀錢出納的人。臉上肌肉暴漲。神色不安。這家的女主人。坐在這人旁邊。眼光緊緊貫注到牌客的舉動。凡有下雙注兒的。都教把輸贏數目弄清。說藉之間。却也客氣。免得挺撞座客。斷絕了生意。這女主人自稱巴羅林。那侯爵夫人。有個十四五歲的姑娘。是他的女兒。也是牌客之一。每逢別人輸了錢。正要施行詭詐。以圖恢復。他就丟個眼色。給他母親知道。且說坦白少年。馬丁。同那僧人三人進屋時。鬪牌的正在興高采烈。並沒有一人敢起問候。少年道。啊呀。雷樹城裏的侯爵夫人。都沒有這樣自大。僧人向女主人附耳數語。那女主人方纔擡起半身。向少年嫣然一笑。又對馬丁點了點頭。態度好生穩重。當下便命人給坦白少年安下坐椅。請他入局。少年上局不到幾場。就輸了五萬佛郎。隨後大家晚餐。人見少年揮金如土。毫不在意。詫為未有。僕人們竊竊私議道。這人一定是英國貴族了。且說這頓晚餐。俱按巴黎通常規例。起初大家靜默不言。接着便是一陣喃喃嘈雜。挨次講幾個枯澀的笑話。中間還夾雜許多荒渺無稽的新聞。強詞奪理的辯論。以及國家政治。社會中傷風敗俗之事。俱引來作爲談助。然後談鋒便移到新出的書籍上了。僧人道。奉問諸位。神學博士高霞。按高霞 Gauchat 實有quelques écrits de ce temps。一書。立致盛名。且以此得被命爲某寺。附注持。而發售得錢之多。尙非孟德斯鳩法意所能及也。作的傳奇。見過嗎。內中有一人答道。見是見過。可是我總沒心腸把他讀完一遍。目下出版的下等書籍太多。高霞的算是當中最壞的了。我讀得沒耐煩。寧可到此地鬪牌消遣。僧人又道。副主教材百雷的雜著。你覺得怎樣。侯爵夫人道。皇天在上。不要提起

這厭物罷。舉世盡知的事物。他偏出死力講個不休。所發的議論簡直不值一笑。這樣人全靠生吞活剝。偷竊人家的思想。但是偷來的材料。一經他手。都弄糟了。我看見他的文章。就要生病的。從今他也不能再來作踐我。我已經讀過他的兩三頁。實在算很戩了。其時同桌的有位績學之士。工於品藻。把夫人所講的。還着實發揮一番。後來大家又論到悲劇。夫人道。有幾齣悲劇。分毫不值一讀。戲臺上反拏來串演。這是怎麼說。那位績學之士便把悲劇當中許多無價值的作品。何以有時還覺趣味濃深的緣故。細細加以解釋。並且簡約的說道。小說傳奇中間。常有些情節。定能令讀者拍案叫絕。編戲的人縱然把這樣情節描寫幾段出來。還嫌不足。總之。思想要新穎。但不可趨奇走怪。要高華。但必須自然。著作家須洞悉人情。筆底又能描繪得出來。作者自己必擅長做詩。但戲中人物却不要以吟詩爲事。文字的工夫更要精深。行文必須前呼後應。字字傳神。決不可爲詞章音韻所限制。以辭害意。這人又接着說道。如編戲之人。不按上述規則。縱有兩三劇本。足以傳誦一時。這人後來一定不能享大名的。當今之時。上好的戲劇。是再少沒有了。有些戲。音韻和諧。不過是幾首山林隱逸之詩。算不得戲的。有些引了一大串政治議論。讀了令人昏昏欲睡。或是一味堆砌。鋪張過甚。祇覺討厭。不覺可喜了。此外還有好多戲。簡直是癡人說夢。文體固然古怪。立意又極荒唐。中間還夾了若干對神怪講的話。好像不解稱呼人類一般。再不然便堆積了許多假道學的格言。和泛常無味的話頭罷了。坦白少年仔細聽了這一番議論。心中大加欽佩。

却好侯爵夫人坐在他的身旁，便和夫人輕輕附耳。問這人是誰。夫人道：他是一位文人。從不關牌作耍。大師父間或帶他到這裏晚飯。他深通文學，尤以戲劇爲最。自己曾做了一齣悲劇，不料演唱時受人攻擊。又著了一本書，擺在書店裏，無人過問，就祇送過我一本。書前題跋上，還寫了我的名字。坦白少年道：啊，這真是一位大人物。可稱班格羅第二了。當下轉向這文人道：先生請教，世界上無論靈界物界無一樣事物不好，並且凡物都是生來如此，不能改變。此理你一定深信不疑的了。文人道：先生，我的意見並非如此。世事由我看來，都是極壞。不堪人在世上應行的事，自己的身分地位，以及應負的責任，全都不曉。除掉像我們現在喫晚飯，盡情暢叙快樂，不過其餘每天自早至暮時光，全費於爭鬪口角之中。冉森之徒。Tansenists 卽信從冉森 Cornelius Jansen (1585-1639) 之說者。謂人性本惡。惟神降之賜。與莫林之徒。卽信從莫林 Linus Mohring (1535-1600) 之說者。謂必承認人之意志自由。方可受福於神。與冉森之徒針鋒相對者也。相爭。律師與僧侶相爭。文士與文士相爭。政客與政客相爭。收稅官吏與納稅商民相爭。夫妻相爭。親戚朋友之間亦莫不相爭。總之這世界是爭鬪不絕的了。坦白少年道：你話不差。我所看見的情形更壞。可是有位大賢，不幸已被人絞殺。他常道：一切事物都是再好沒有。像你所指的壞處，據他看來，不過是一張美麗的圖畫，上着色濃淡之處罷了。馬丁止不住道：你那位絞死的大賢，並不知世中有憂患之事。他所講的濃淡，其實便是極大的瑕疵。坦白少年道：瑕疵是由人爲不可免的。馬丁道：這不算人類的過失嗎？維時那許多關牌的人聽他們講話，一字不懂。祇

好飲酒取樂。馬丁便和那位文人談論不休。少年也把他從前的經歷擇幾段講給侯爵夫人聽了。晚餐已罷。夫人帶坦白少年到自己臥房裏。命他坐在睡椅上。向他道。雷樹城裏巧梗小姐。你如今還沒命的愛他嗎。少年道。何消說得。夫人嫣然一笑道。聽你答辭。就知你是維斯法里亞省裏的人。法國人便要改口說。夫人。我委實心愛巧梗小姐。但自從見了你。我愛他的心。就不能像從前了。坦白少年道。啊。你喜歡我怎樣答。我謹遵台命便了。夫人道。你從前爲着巧梗小姐落下手帕。你俯身拾起。因此便愛上了他。如今你把我的吊襪帶拾起來罷。少年道。願意願意。說着就一手拾起。夫人道。你還要替我細在腿上。少年也依着做了。夫人道。你是個生客。你知道嗎。這巴黎城中愛我的人。我總教他們先害下半月的相思病。如今遇着你。第一天晚上。我就和你定情。你知這都因你是維斯法里亞省遠來的貴客。我替我們法國人特別擡舉你罷了。夫人一眼見少年指頭上有兩顆大鑽石。極口稱讚不止。於是那兩顆鑽石立刻就脫離少年的指頭。套在夫人的指頭上了。於今且說坦白少年和僧人回寓之時。心中頓覺對不住巧梗小姐。頗爲不安。僧人便竭力安慰。原來坦白少年在賭場上輸去的五萬佛郎。以及被他們串通局騙。敲詐去的兩顆鑽石。這當中。那僧人沾潤甚少。想着既然認識上坦白少年。不可失此絕妙機會。索性再大大的敲剝他一下。因此便用全副精神。百般的奉承坦白少年。說話中間。又故意引起巧梗小姐。談了一陣。坦白少年便說若在威尼斯得見着巧梗。定要向美人認過。僧人這時益發客氣。凡屬少年所言所

行無不傾耳以聽。津津樂道。觸處感動。隨時慰藉。按自上文坦白少年觀劇問來的信人。法國的戲有多少本。文書第二。貝里閣。僧人道。先生。你瞧見那個嬌媚俏麗的女戲子嗎。要把他包起來。一月有一千佛郎便費了。你現有的戲。其石足值五萬金鎊。何不弄一遭呢。坦白少年答道。我要趕到威尼斯。有要緊約會。在此只能住得一二日。這話不好。當

下僧人便道。這樣說來。你在威尼斯同人有約會麼。坦白少年道。是我必須趕到那邊去找着巧梗小姐。且說坦白少年。因談到他心愛的佳人。一時興高采烈。就把自己和巧梗的一段故事及所歷的奇蹟。又述說一遍。僧人聽了。便道。巧梗小姐聰明不過。他寫給你的信。自然是情文並茂了。少年道。我並沒有收過他的信。我被他父親一怒逐出堡城。何敢再寫書信給他。况風聞那時他已死去了。後來邀天之助。無意中相遇。匆匆一面。却又分飛。如今他在六千四百海里以外。我已差人前去。眼巴巴的正在等他帶來回信呢。僧人聽着。字字留神。心中却自沈思。告別時。還和坦白少年馬丁握手把臂。戀戀不捨。次日清晨。少年一醒轉來。便接到一封短信。裏面寫道。

吾所敬愛之人鑒。吾在此城中染疾。倏忽八日。刻方悉君已抵此。果吾稍能行動者。必趨前投入君之懷矣。吾在波斗。得知君已由彼間前來巴黎。遂留葛甘波與老婦隨後趕來。而吾獨先至此。彼不伊諾斯艾里斯總督遇吾良厚。惟吾心始終屬君。獨不易耳。得函祈速即來前。見君一面。如慶更生。快慰固無量也。巧梗手上。

坦白少年讀罷這信。真是情詞懇切。天外飛來。止不住心頭大樂。一方因巧梗小姐生病。不無略帶隱憂。因此心急如火。就把金珠鑽石帶好。同着馬丁坐車。一直來到巧梗寓所。走進屋中。少年由不得四肢戰慄。心頭突突亂跳。氣噎聲嘶。這時便想揭起牀帳。喚人掌燈。看視巧梗。房中有一伺候的女僕。大聲道。主人。小心點。小姐禁不起一點光亮。說着。立刻把牀帳重復掩合。少年淚流滿面。高聲道。巧梗。你身體怎樣。如怕燈光不能見面。怎不我和說話。女僕道。可憐。可憐。小姐已不能講話了。其時帳子裏病人伸出一隻肥白的玉腕來。却被少年的眼淚洗遍。少年把許多鑽石塞在病人手裏。安樂椅上。還放着一囊金子。正在神魂不定。一位警察官帶着幾名警察。走進屋子。那貝里閣僧人緊隨在後。一見坦白少年和馬丁。便道。兩名外國嫌疑犯在此。警察官當下發令把兩人捉將起來。帶回獄中。坦白少年道。黃金國裏待旅客。從來不曾這樣。馬丁道。這一來我更要做摩尼教徒了。少年忍不住又道。官長。你把我们帶往何處去。警察官道。帶往土牢裏。馬丁定住心神。一想。恍然大悟。方知那假裝巧梗小姐的。必是個騙子。貝里閣僧人亦是當地光棍。欺坦白少年。老實就串通了這個不成器的警察官。設局陷害。按此事殊類混一之仙。如今既人既及聊齋中之念映。明原委。要想脫禍。當不甚難。少年依着馬丁之勸。一心想後來和真正的巧梗會面。便不肯前赴法庭。就運動官長。言明送給他三顆小鑽石。作為禮物。每顆的價值足抵上三千鎊。每一顆值鎊幣十六元。今譯為鎊。求省文也。那警察官笑逐顏開道。就使你犯了天大的罪。我也當你做清白無辜的人看待。哈哈。這三顆鑽石。每顆值得三

于鏘這還了得。如今我不但不捉你們到監牢裏去。並且情願拋棄性命來保護你們。外面雖有明令拘

禁外國流寓之人。這事還由我解圍罷。我有個兄弟在諾曼省 (Normandy) 狄浦 (Dieppe) 地方。我伴

送你們到他那邊。你們也給他一顆鑽石。便可由他盡心照應。護送你們出境了。坦白少年道。我不懂爲

何外國人都要拘禁呢。貝里閣僧人插口道。這却因爲阿安亞省裏一七五七年一月五日。謀刺路易十五之

Artois 省人。實係該省省城 Arras 人。今此句即暗指其行刺之事。詳見「福祿特」卷九二頁。有一

了。一樁弑父弑君的大罪。其謀刺法王這回事情與一千六百十年五月的事不同。一六〇一年五月十四

王亨利第四得成。詳見「福祿特爾全集」卷十二第却與一千五百九十四年十二月的事。罪名相同。一五九四

五五九頁。今圖刺路易十五未成。故曰不同也。此外還

有不知若干件都是一樣的。蠢漢誤聽旁人的閒言因而闖出禍來。均與這回之罪名相同。即圖刺君那

警官恐坦白少年等不明言中之意。並爲解釋一番。即以上數坦白少年道。奇怪奇怪。你們法國人以歌

舞爲生。怎能做出這樣兇狠的事來呢。法國的小猴子都想捋虎鬚。此句蓋喻法國無事無勇而狡詐之

於我本國的人。盡都是野熊。皆德國人之性實類惟有在黃金國裏纔看見過真正的人類。哎呀。天呀。官長

請你帶我到威尼斯。好在那邊等巧梗罷。警官道。先生。我只能送你到諾曼省。說着就把少年身上的鏢

鏢卸下。說是認錯了人。吩咐手下的人。各各散歸。然後帶領坦白少年馬丁到狄浦。交給他的兄弟。這兄

弟也得了三顆鑽石。自然必恭必敬。認真盡職。其時正值有一艘荷蘭國小船要開出。就照應坦白少年和僕從平安登舟。這船本預定開往英國朴資茅斯。到威尼斯並非順路。不過坦白少年覺得快快脫離虎穴。便是幸福。到了英國。再趁船到威尼斯去罷。

第二十三章

坦白少年及馬丁在英國海岸之所見

坦白少年平安上了船。止不住大呼道。班格羅先生啊。馬丁君啊。巧梗小姐啊。這還成甚麼世界呢。馬丁道。世界上是一半瘋狂。十分可憎。少年道。英國你很熟悉。那邊的人不成和法國人一樣瘋狂麼。馬丁道。英國人另是一樣瘋狂。現在英法二國。爲着加拿大附近幾畝荒瘠不毛之地。按此指 Nova Scotia (Arcadia) 詳見「Precis du siècle d. Louis XV」卷十五

du siècle de Louis XV 第三十五章 起了戰爭。按此指七年戰爭 (1756-1763) 戰爭費用。却已超過加拿大全土所值的數目了。至於英法二國

比起來。那一國中應送進瘋人院的人多。我不敢斷定。總之英國人的性情。大都憂鬱寡歡罷了。二人正在閒話。船已到了朴資茅斯。Portsmouth 看見岸邊站滿了許多人。大家都注視着兵船中一位壯士。

這壯士跪在兵船的甲板上。眼睛用布蒙着。對面站了四名水兵。每兵向這壯士頭顱上不慌不忙的放了三槍。槍彈一直貫入腦中。此事既畢。岸上看的人。都高興散歸。按一七五七年三月十四日。英國海軍「將

兵艦上。受槍斃之刑。福祿特爾與上將岡不相識。然知其冤抑。蓋英國用事諸臣。爲保守祿位計。誣彼以罪而殺之也。故福祿特爾以任俠之心。竭力營救之。然卒不得免於死云。詳見「福祿特爾全集」卷十五「Precis du siècle d. Louis XV」第

一三。坦白少年道。魔鬼到處作祟。草菅人命。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就問旁人這壯士是誰。因何殺死。還

要殺得如此鄭重。當下有人告訴他。死者是一位海軍上將。名見坦白少年忙問何故。那人道。嫌他殺的人。太少了。因他和法國海軍統帥開戰。是爲 Minorque 之戰。法帥名 Admiral La Galissonnière。開火之時。與敵船相離甚遠。被上官查出。故爾鎗斃正法。坦白少年道。想當開火之際。法國兵船離英國兵船。同是一樣的。遠緣何。法國統帥却無罪呢。那人道。何消說得。但是我們英國的規矩。常常要把統兵大員拿來正法。做個榜樣。好鼓勵兵卒們勇敢殺敵。坦白少年。因所聞所見。頗爲喫驚。便不敢登岸。不惜重價。和荷蘭船主相商。把他一直送到威尼斯。兩日以後。船主開船。沿着法國海岸前駛。遠遠的看見里斯本城。坦白少年便有些不寒而慄。五編第五卷

六卷里斯本大地震。坦白少年受害等事。好容易穿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地中海。到了威尼斯。坦白少年擁抱馬丁。止不住大

樂道。感謝上天。我在此地定能和巧梗會面。葛甘波爲人是最可靠的。世間萬事俱佳。再好沒有了。

第二十四章

敘波該及丁香僧人事

到了威尼斯。坦白少年就四出尋覓葛甘波。茶坊旅店妓館。無處不到。却總尋不着。每天又訪問各船進口消息。亦是毫無頭緒。就和馬丁道。這事真奇了。我從蘇里南到波斗。從波斗到巴黎。再到狄浦。村資茅斯。一路沿葡萄牙西班牙海岸航行。進了地中海。如今又在威尼斯住了幾個月。遣中間經過好多日子。如何巧梗還不到呢。巧梗尋不着。反遇了巴黎騙子和那貝里閣流氓僧人。想來巧梗一定已死。我祇好相從於地下。天呀。早知如此。當初不回歐洲。就在黃金國。一直住下。不強得多嗎。馬先生。你說的話。果然

不差滿世界上都是災禍苦惱無一事足取的。坦白少年因此精神大爲沮喪。時新的樂劇（Opera）以及狂歡節（Carnival）諸多愉樂都不願去。不但如此。看見了美女。好像生憎一般。馬丁道。據我看來。你那尊僕（指葛甘波）身邊帶了五百萬塊錢。天涯海角。四處找尋你的意中人。尋到之後。還帶他到威尼斯和你會面。這種好事。怕不成罷。假若尋到了。他必然據爲己有。尋不到。他有錢會討相好。我勸你休要記望你那尊僕。葛甘波和你的意中人巧梗罷。坦白少年正在十分掃興。馬丁這篇話。何能打動他。反因此憂心更熾。馬丁再三比方給他說。世界之上。道德和安樂。是沒有的。黃金國裏。幾人能進。除去那方。再也找不出了。兩人一面爭論這個問題。刺刺不休。一面還希望巧梗小姐能來會面。其時坦白少年忽見聖馬可寺廊下有一西町。註見本誌第十八期「福祿壽」篇第十七頁僧人和一女子比肩同行。這僧人年方少壯。膚色紅潤。二目神采照人。並且高視闊步。意氣自矜。女子生得也很體面。時時向僧人眼角傳情。又攬着他的雙頰作耍。坦白少年當下向馬丁道。這兩人真快樂了。我所見的人。除在黃金國以外。無不苦惱。像這一對鴛鴦。敢請東道。總算快樂不過。馬丁道。我不信。少年道。我們最好請這二人喫飯。問明情由。就見得我的話對不對了。少年當下上前招呼。必誠必敬的請二人到客棧裏喫麵。和鵝鶉魚子醬等上等菜蔬。還有各色美酒。譯酒名從略那女子好生腴腆。西町僧人却一口答應了。女子只好跟着一同走來。但不住眼的瞧着坦白少年。神色極其驚惶。眼中淚汪汪的。到了客棧。一進少年的屋子。止不住大聲道。坦白少年。你難道連

波該。波該本書中男爵夫人也不認識了麼。少年因一心想念巧梗，事前不曾對那女子注意，猛然被

這一問，方纔叫道：「啊！是你嗎？你把班格羅先生弄到那樣地步嗎？」見第四章班格羅告白少年語，其自身亦

師派僧波該道：「果然是我。你真無事不知了。男爵夫人和巧梗小姐遭難情形，我都聽人講過。我自身所

遭磨劫，也不爲少。記得你臨行時，我還是一個清白貞女。後來就被替我贖罪的神父，法蘭西師派僧人

勸誘成姦。結果委實可怕。謂身染自從男爵踢你出門，我不久也走出城堡。若非那有名的外科醫生替我

醫治，我早該絕命了。我感激醫生的恩德，就和他同居。誰知他的妻子十分嫉妬，是個潑婦，每天打我好

生利害。論到那醫生容貌，是再醜不過。可憐我，心中並不愛他。天天却爲他挨打。話雖如此，潑婦嫌着醫

生總是件危險的事。那醫生見妻子待他無禮，就下了毒手。有一次那女人患了一點感冒，他的丈夫給

他藥喫，不到兩小時，一陣抽搐就死了。女人的娘家到公堂告發，醫生便出門逃走，却把我坐在牢監裏

了。我雖無罪，也難待逃法網。所幸那法官見我美貌，便和我商妥，也學那醫生的辦法，估我爲妻。如此就

輕輕的救了我性命。不料他喜新厭舊，不久又另愛上一個女人，把我趕出家門，毫無留戀。我身邊分文

俱無，只得幹了這種營生。即娼妓講起這種營生來，你們男子只知追歡取樂，却是我們做女子的火坑。

孽海。後來我就來到威尼斯做生意。先生其間苦不堪言。無論商販律師，僧人船戶，上中下三等人，來到

不敢不陪。說話不敢不聽。伺候不期。客人發了脾氣，只得忍受。有時連身上穿的衣裙，都是向別處借來。

碰着人家教脫。就脫。平常種種花捐名目。受盡官吏剝削敲詐。或遭嫖客騙去首飾銀錢。也是不敢作聲。直到年老色衰。又不免苦病相侵。死後往糞堆裏一扔。沒得棺殮。哎。先生。我還不是世間最苦惱的人麼。且說波該在那間小房裏披露衷曲。一一講給坦白少年聽。馬丁亦在面前。便向少年道。如何。這東道。我贏了。那時丁香僧人。此即西町僧人。在飯廳裏喝着酒。等候喫飯。少年乘機問波該道。我見你和西町僧人。佞傍同行。口中作歌。好像十分得意。真心快活。誰知你實情。却是如此呢。波該道。可憐可憐。這便是我這門營生說不出的苦楚了。我昨天被一官員搶去什物。并遭痛打。今天却要強作歡容。來奉承這個和尚。坦白少年不等他往下再說。已認明馬丁所言。果是不差。二人便和波該。西町僧人一同坐下晚膳。肴饌頗爲可口。快要吃完。大家益覺談得入港。少年尊聲神父。向僧人道。我看你神清體健。又有美人陪伴。似乎做了西町僧人。心滿意足。全世上的人。都不及你快活的了。那僧人道。天日在上。我巴不得這班西町僧人。一個個都葬身海窟纔好呢。我打算好久。要把寺院放火焚燒。自己去改做一個回教徒。原來我十五歲上。我的父母。爲着要把家裏財產盡數留給我那天殺的哥哥。便強逼我穿上這一領袈裟。至於寺院裏面。大家都是互相仇恨。猜忌不和。我胡亂講經。賺來的幾個錢。一大半被方丈奪去。餘下的。我便亂花在女人身上。自己作樂。却是晚間回到寺中。十分難過。恨不得一頭撞死在牆壁上。我同寺的僧人。莫不如此。馬丁轉身向坦白少年。冷冷的說道。你看如何。這東道。不是我全贏了嗎。少年當下取出兩千圓。

原文係比里斯多(Tristram)今改譯爲圖。爲求省文。詳見本誌第二十五册「坦白少年」本篇第十五及十六頁之間小註。 送給波該使用。又拿一千圓給西町僧人。一面對馬

丁道。這回可使他們二人滿心滿意的了。馬丁道。依我看來。他們有了錢。怕更苦惱。少年道。隨他去罷。存件事却大慰我心。萬萬不能會面的人。却反無意相逢。我既能和紅羊波該會面。巧梗小姐不怕找不着了。馬丁道。我自然望小姐能和你歡聚。不過我總有點懷疑。少年道。你這人遇事總是不肯輕信。馬丁道。我閱歷過多。不得不如此了。少年道。你看那些小船上的船夫。不是終年歌唱嗎。馬丁道。他們在家裏和妻子兒女相處。你便看不見了。國君(Duke)係威尼斯等共和市府之執政者。無殊諸侯王者。譯爲市長。據其太卑。故譯國君。有時還懊喪不樂。船夫當然也是如此。話雖這樣講。我總覺國君的生涯。比船夫還有點不如。可是相差有限。可以不必深求了。少年道。我聽人說起。貴族院議員包可蘭(Pocouranie)乃厭世家。萬事萬物皆不入眼之意。慷慨好客。住在柏倫達島(St. Brenda)者。據愛爾蘭故俗傳。說乃紀元後六世紀之耶教宣教師。以神助。遠涉重洋。得抵某島。即名之爲聖柏倫達島。然島之所在。究未確知。十七十八兩世紀所製地圖。其上皆有該島之名。位於大西洋中。非洲大陸之西云。○至此處所謂柏倫達島者。僅指威尼斯城中之一區。蓋威尼斯城濱海。而建於羣島上。城中之街衢皆爲河道。行人來往。皆乘小舟。以代車馬。故城中之一區。實爲一島。(猶今紐約城中之馬哈丹島。然柏倫達島特其地名耳。○第二十五章開端。坦白少年等往訪包可蘭。而必乘小舟。亦由此故。)一所闊綽宅子裏。據說這人從來不解煩惱。馬丁道。這樣奇特的人。我倒要去見見他。坦白少年就派人到包可蘭府中。言明次日求見之事。

第二十五章 坦白少年馬丁往訪威尼斯貴人包可蘭

坦白少年和馬丁乘了一隻小船。渡過柏倫達島。就一直來到包可蘭家裏。他家花園到處用大理石像

裝飾佈置極爲精雅。屋舍宏敞。更不必說。主人包可蘭家資鉅萬。年已六十。接待二人。雖亦恭敬。然並不十分歡迎。坦白少年對此便覺掃興。馬丁却毫不放在心上。二人就座。便來了兩個整潔的美女。送上柯茶。香氣噴人。甜美適口。少年止不住讚揚二女美貌端莊。包可蘭道。這一雙丫頭也還過得去。我有時就教他們來侍寢。現在城裏的一般女娘兒。指塵花 中人人大都搔首弄姿。嬌癡任性。並且爭風好鬪。猜忌冥頑。捧場的人。還謗出許多歪詩。去恭維他們。不會做詩的。還得出錢請人代作。我一見就要嘔心。不過這兩個丫頭。我現在也有點厭煩了。用過點心。坦白少年便在一所很長的遊廊中。走來走去。看那裏所懸掛的許多油畫。讚不絕口。便指着那爲首的兩張。問是何人手筆。包可蘭道。這是拉飛葉。見本誌第二五期插畫的手筆。算是意大利頂上的名畫。幾年前。我因爲要排場。便花了許多錢。買來。其實我並不喜歡這畫。上面顏色既黑且重。人物身材又不勻稱。衣裳更不像真的。人家對這畫。雖是百般頌揚。照我看來。這畫決不足代表自然的。大凡看了畫。就如看見自然。那樣畫。纔合我意思。可是懸格既高。好畫殊不易覓。我搜集了不少名畫。却是現在看也不去看他。其時午飯已將次備好。包可蘭吩咐作樂。坦白少年聽了。極力褒獎。包可蘭道。此樂祇能令我片刻歡娛。若聽過半小時。雖聽者口中不言。恐都不耐煩了。方今音樂一道。務趨繁難。凡事如無他長。但爲人所難能。何能令人久樂呢。又道。樂劇一途。如不弄的這樣糟。我倒很喜看。却是現在的樂劇。真令人作嘔了。左不過極壞的悲劇。譜成音樂。觀客們不知怎樣看得下去。其中的情

節勉強拉扯堆湊毫無縮合。只要中間夾上了三四支粗鄙的歌曲。好讓女戲子出出風頭。賣弄他的技藝。便算好了。再不然便弄幾個闊人。闊制童男子。以養成柔細之喉。此當時習俗。見本誌第二十二期。坦白少年第三十四頁第四第五行。裝扮該撒和克陀。克陀詳見

本誌第十五期「西塞羅說老」篇第五頁

在戲臺上大模大樣搖搖擺擺的胡行亂走。口中哼哼出些聲音。那般觀客聽了還要

拍手叫好。樂不可支呢。這樂劇算是今日意大利的國粹。諸侯王者都不惜重價竭力提倡。我却早就與他無緣。久已不看樂劇了。坦白少年聽了。頗不謂然。祇敢委婉的駁斥了一兩句。馬丁却極端贊成。包老先生的說話。一時午飯擺好。大家入席。肴饌甚為豐美。喫完就到了包可蘭的書齋裏坐定。坦白少年看見一本荷馬詩集。裝釘頗為悅目。口中便稱讚這賢明的主人品藻不凡。並道荷馬的詩我國德國第一位大哲學家班格羅先生就愛讀。不過包可蘭冷冷的答道。荷馬我却。不喜。從前我也還讀。後來覺得這書敘述戰爭。勤襲雷同。層見疊出。那許多位神仙忙個不了。事事要管。却是主意不定。毫無成功。又比如海倫既是戰爭之主因。在全書中幾未出現。特羅城攻了多年。終久未破。以上云云。讀者宜參閱本誌第十三期希臘文學史第一章。就這幾件事。可見得荷馬的詩是枯燥無味之極的了。我問過好幾位有學問的人。讀了此書。是否和我一樣。的厭倦。講老實話的人都說。這詩讀了。令人昏昏欲睡。不過因他是一本有名的古書。所以大家的圖書室裏。總擺着荷馬的集子。就如同那愛好古玩。的碰着生了鏽的古錢。也不得不收藏起來。實際上卻無一點用處的。坦白少年道。尊駕對桓吉爾Virgil (Publius Vergilius Maro) 70-19 B.C. 羅馬最大詩人。當不說這樣的話了。包可蘭道。據我

看來伊尼德

Virgil 乃羅馬人之國史詩。而桓吉爾之傑作也。凡十二卷。敘特羅城破後。特羅宗室大將伊尼德。自殺而

焚死。伊尼斯邁神之命。至意大利。拉丁王名拉丁那。於此是土諸與師來伐。苦戰久之。土諸為伊尼斯所殺。軍敗。阿馬塔

自縊死。伊尼斯既娶拉韋尼亞。遂繼拉丁那為拉丁王。而為羅馬民族建國之始祖云。此其詩中情事之大略也。餘俟另論。書中第二第四第六諸卷頂好。至於書中人物。如

虔誠之伊尼斯見勇敢之克隆蘇Quantus伊尼斯之忠誠之阿克體斯Achilles亦伊尼斯之友。相從出亡。幼童阿斯甘尼

Ascanius 乃伊尼所之子。其前妻 Cressa 所生。隨父至意大利。昏君拉丁那見庸庸碌碌之阿馬塔見俗不可耐之拉韋尼亞見等。簡直平淡

無味之極了。我覺塔索之詩塔索 Tasso (1544-1633) 著有耶教史詩 Gerusalemme Liberata 亞里奧斯多之故事亞里奧斯多 Ariosto (1474-1533) 著有騎士史詩名 狂士

羅蘭傳 Orlando Furioso 比伊尼德還要好得許多呢。坦白少年又道。先生讀霍萊士Horace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65-8 B.C.

的詩集還喜歡嗎。包可蘭道。霍萊士集中格言頗多。留心處世的人。讀了得益不少。並且詩句組織極短。

使人易於記憶。但如他詩中敘及柏隆斗修 Brundisium 之遊見霍萊士見諷刺詩見及粗惡飯食見其

詩第二集第八篇。兩處。却沒甚精采。便是他敘那出言刻毒的魯比留Rubricus。此段見其諷刺和一位酸澀的人爭吵。

也是一樣平淡寡趣。至於嘲笑老婦人和女巫的淫穢詩句。使我讀了難受。他又對麥色納 Maecenas

說。如得與抒情詩家並列。那時他就可昂頭上接星光。見霍萊士見歌曲 Odes 這一節事。我也看不出一些好

處。大凡出名的著作家。無論殘膏賸馥。被沒知識的讀者見了。都覺再好沒有。我一向讀書。祇要求我愉

樂。合於我意的。我纔說好呢。坦白少年自幼長成。所受的教訓。都是凡事切莫自作主張。現在聽老人的

話頗爲納罕。馬丁反覺包老先生極有道理。少年道：還有那大作者西塞羅。「見本誌第十五期「西塞羅說老儒」」你總是百讀不厭了。包可蘭道：我從不讀西塞羅的著作。試問拉比留與克倫提二人打官司。任他替那一方聲辯。西

羅久爲律師。辯
護之詞皆傳。

在我看來有何意味呢。我自己也可替他們斷明這場官司的。他的哲學著作我從前還喜

讀。後來見他事事懷疑。讀他的書使我一無所得。我的學問和他不相上下。要他指導做甚。馬丁道：此處有科學科調查錄八十卷。一定是很有價值的了。包可蘭道：要是編這一大堆爛書的人內中有一個能發明扣針。你的話便也不差。只可惜這若干卷書盡載着空虛的學理。沒一篇文章有裨實用。坦白少年道：這邊是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各國劇本。數目真多。包可蘭道：大約共有三千本戲文。裏面却没有六十本可取。那些談道錄總歸起來。還比不上塞尼加 Seneca (3-65 A. D. 羅馬哲學家) 書中的一頁。至於這神學的書。卷帙浩繁。我是永不開卷。展讀。恐怕別人也從無問津的。馬丁見幾處書架上陳列着英文書籍。就和包可蘭道：這些書一秉自由精神而作。凡是主張共和的人一定十分喜讀了。包可蘭道：著作乃屬人權。原當暢所欲言。但方今全意大利之人。心裏的真見解。都不敢寫出來。可憐我們堂堂羅馬帝國的後裔。現今苟不經黑袍神父允許。竟不敢發一言。倡一論了。英國名人的著作。都富有自由之精神。倘不因激烈過度。或爲黨爭意氣所玷污。那真是可敬可愛之至的了。坦白少年見有一部彌兒頓詩集。便問包可蘭。彌兒頓可算得大人物否。包可蘭驚問道：你問彌兒頓嗎。那野人做了十大卷。按彌兒頓所作「天國喪失記」Paradise Lost共十二卷。並非十卷。彌爾特爾此處有誤。

生硬的詩句。原不過替創世紀第一章做些冗繁的註解。甚麼彌賽亞從天國武庫裏取一對兩脚

規劃分天地。摩西代表上帝發號施令。造成世界。都是胡亂的模倣希臘作者。見「天國喪失記」第七卷第二二五句塔索見前

詩中描繪地獄和魔鬼。異常好看。彌兒頓却把他點金成鐵。使那魔鬼忽而現形為蟾蜍。見「天國喪失記」第四卷第八〇〇句

忽而化身為僂僂。見「天國喪失記」第一卷第七七七句○按。魔鬼前後出言雷同。不下百十次。居然談論起神

學的道理來。不但如此。又去做效亞里奧斯多見前用火器打仗的頑意見。見「狂士羅蘭傳」中大模大樣的描寫

魔鬼之衆以大礮攻擊天堂。見「天國喪失記」第六卷第五六八句這種著作家。你敬仰他嗎。我和我們意大利人。讀到這類想

入非非的話。沒有一個喜歡的。至於罪和死。結為婚姻。於是蛇自罪胎產生。見「天國喪失記」第二卷第七九〇句此等粗穢之

處。使人惡心發嘔。又描畫那渾身爛瘡的乞丐棲流所。見「天國喪失記」第十卷第四七七句只好讓一般挖掘墳墓的人來

讀罷了。總之這篇艱晦難讀猥褻可恨的詩。初出版的時候。甚遭人白眼。我現在的意思。正和那時的英

國人一樣。絲毫看不起他。參閱「福祿特爾全集」第八卷「Essai sur la Poésie de Pétrarque」中論彌兒頓「天國喪失記」之語我講我自家心裏的話。別人贊成不贊成。

我都不管。且說坦白少年平時頗喜讀彌兒頓的詩。更敬仰荷馬。不過聽了包可蘭一番說詞。心中好生

難受。便輕輕向馬丁道。這人把我們德國詩家。一定不放在眼了。馬丁道。不放在眼。也不算錯呀。意謂他人

本無足取也坦白少年又自語道。包可蘭人才卓越。世間事物。無一中意。真非常人也。看完了書齋。就同到花

園裏。少年見美景雜陳。好不悅目。又不免稱讚一番。包可蘭道。地球上景物。再沒有此醜惡了。此中佈

置粗野。絲毫無可取處。我明天要立個圖樣。另築一所呢。過頃。二人辭別了包可蘭出來。坦白少年向馬丁道。這人看破世情。超脫萬物之上。在人類中要算最快樂的了。你看是不是。馬丁答道。你不見他。凡事都不歡喜嗎。從前柏拉圖說過。凡不拘何種食物。喫下去。都容留不住的。嘔吐這一定不是好胃子。坦白少年道。你話不差。可是專意批評事物。把人家以為好的美的。拏來尋瑕覓隙。其中快樂。正是不小。馬丁道。這就是於無快樂之中。硬尋快樂了。坦白少年道。如我能見着心愛的巧梗小姐。那我真是世間第一有福之人。馬丁道。能常時盼望着也好。且說如此日復一日。月復一月。葛甘波的消息。終是杳然。少年滿腹愁苦。便連波該和丁香僧人。受了他厚賜。不來道謝之事。也都不放在心上。

第二十六章

叙坦白少年馬丁與六客共膳並客爲何如人

一天晚上。坦白少年帶了馬丁。正要去和客棧裏同寓的客人們一處晚餐。忽有一人面色漆黑。由後邊追來。執着少年的臂道。快和我們同行。務必務必。少年回轉身一看。原來正是葛甘波。少年好像已經見了巧梗一般。這一驚一喜。幾乎弄得神不守舍。當下緊抱着葛甘波。止不住道。巧梗啊。巧梗小姐一定和你同來。現在何處。帶我到他那裏。我喜歡之極。讓我死在他面前罷。葛甘波道。巧梗小姐不在此地。他現在君士但丁。少年道。天哪。原來在君士但丁。便是他住在中國。我也要飛去尋他。葛甘波。我們立刻就去罷。葛甘波道。吃了晚飯再去。何妨。我如今做了跟班。正在伺候主人喫飯。要趕到桌前。不能和你多講話。

可是千萬不要洩露一字。快吃晚飯。各事預備罷。坦白少年半憂半喜。無意間得遇見手下舊人。却又變做了他人的跟班。正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因此七上八下。心神不安。但仍滿望和巧梗會面。就和馬丁坐下晚餐。馬丁眼看適纔的事。毫不關心。同棹喫飯的。還有來到威尼斯度狂歡節的六位生客。內中一位。便是葛甘波現在的主人。晚餐將完。葛甘波近前給主人斟酒。便乘機附耳道。萬歲船已齊備。何時啟駕。但憑聖旨。說完隨即走出屋子。衆人聽了這話。殊爲不解。大家口中不言。面面相覷。其時另一僕人走近他的主人前。也說道。萬歲御用馬車在巴嘉。Paris 船也預備好了。主人向他打個手勢。那僕人立刻退去。此時大衆又相視一回。更加驚駭。第三個僕人又走近一位客人面前道。聖上依我話。你不便在此地停留。我就去預備一切罷。立刻便又去了。坦白少年和馬丁以爲此不過是狂歡第一種遊戲。大家喬裝各色人物作耍。一轉眼。第四個僕人走近一位客人道。聖上要到何處。就此起駕罷。說畢便又出去。第五名僕人又向第五位主人。與前一一樣的說了。惟有第六名僕人和他主人所說。口吻不同。這主人坐位靠近坦白少年。僕人道。此地的人。既不信服陛下。又不信服我。再不走開。今晚便要把我們關在牢監裏了。我只得去顧我自己。就此叩辭了。各僕一齊走開。六位客人及坦白少年馬丁。都不作聲。半晌。少年開言道。諸位。這種遊戲奇極。大家都做了國王。是怎麼一回事。老實說。我和敝友馬丁。却都不敢稱孤道寡呢。葛甘波的主人。登時放下面孔。用意大利語開言道。我毫無戲言。我是阿邁第三 Achmet III 曾做過

土耳其國皇帝好多年。按係一七〇二年至一七三〇年。共二十九年。我把哥哥的位篡了。我姪兒又把我的位篡了去。按阿邁

一七三〇年被廢。一七三六年卒。福祿特爾於「查理第十二史」及「彼得大帝朝俄國史」兩書中。曾論及之。○又按王兄名穆斯塔法第二 Mustapha II 一六九五年登極。一七〇二年被廢。在位凡七年。王姪名馬穆德第一 Mahmud 一七三〇年登極。一七五四年崩。在位凡二十年。皆實有其人也。

我的大臣都被捉去斬首。把我囚在後宮裏。此殘生我姪兒土耳其大皇帝

馬穆德許我時而出外遊行。聊以健身。因此便來到威尼斯度狂歡節了。第二位年少的客人。坐在阿邁

旁邊的。開言道。我名宜萬。宜萬一譯伊凡。按此係宜萬第三 Ivan III (如並莫斯科大公之世代計之則為宜萬第七六四年被執。從前曾為俄國全部皇帝。襁褓之中。國位就被人篡竊。我父母受人拘囚。我便在獄中長大。

每次出外遊行。都有人跟隨監察。如今來到威尼斯度狂歡節了。第三位客人道。我是英吉利王查理斯。

愛德華。按查理斯愛德華 Charles Edward (The Young Pretender) 乃英王詹姆士第二 James II 之孫。是為 Stuart 王朝。一六八九

年。革命起。詹姆士第二被逐於法國。王位已失。然猶僭王號。圖謀恢復。死後。其子詹姆士 James (The Old Pretender) 繼之。後又由其孫(即查理斯愛德華)繼之。然實未得為英國之主也。一七四五年九月。查理斯愛德華大舉恢復。稱王於愛丁堡。號為詹姆士第八。擁重兵。勢甚盛。然卒敗逃。易服為婢。僅以身免。見「福祿特爾全集」第十五卷 Préface au Siècle de Louis XV 第三十五章。

我父。即詹姆士。內禪讓位與我。我屢次舉兵圖謀恢復。兵敗之後。我的臣子八百餘人。被他們

刻心剖肺。按一七四五叛亂之後。英國政府懲治附逆者。所誅殺不及八十人。此所言非實。我被囚在獄中。查理斯愛德華兵敗逃至法國。法人不能容留。促其出境。不從。乃囚之於 Vincennes 官獄中。時

乃一七四八年。後我祖我父。均見上註都是失位之國君。我如今要到羅馬省父。順路到威尼斯度狂歡節的。第

四位客人道。我是波蘭王。奧古斯都第三 Augustus III 為波蘭王。兼為撒克遜選舉侯。一七三三至一七三五年卒。間。波蘭王位繼承戰爭起。被逐去國。旋得復位。一七五六年。復被逐去國。一七六三至一七六五年卒。

因為戰爭失利。把疆土喪失。我父不幸。遭遇相同。按其父名奧古斯都第二 Augustus II 為波蘭王。一七

詳見「福祿特爾全集」第十五卷 Préface au Siècle de Louis XV 第三十二章。

○四年。爲瑞典王查理第十二所廢。擁立頓森斯克。(見下即第五位客人)至一七〇九。我。只得聽天由命。學土耳其

年。查理第十二爲俄國彼得大帝戰敗。去國。奧古斯都第二乃復王位。一七三二年崩。我。只得聽天由命。學土耳其

俄國皇帝及英王陛下。的樣兒。來到威尼斯度狂歡節。願諸位陛下萬壽無疆。第五位客人道。我也是波

蘭國王。王名頓森斯克 Stanislaus Leszcynski 一七〇四年。被波蘭國會舉爲波蘭國王。一七〇九年。廢逐去國。一七三三

年。使君其土。都於 Lüneville 及 Commercy 兩處。特爾爾嘗往依之。備受恩禮。一七六五年。王卒。詳見「福祿特爾全集」第十五卷。Précis du siècle de Louis XV 第四章。兩次失却國土。上天却替我另立邦

基。指羅倫公。國見上註。因此我修明庶政。治績之美。遠過於從古至今的沙馬特王。沙馬特。古稱。此即指波蘭國王。在維突

拉 Vistula 河流域的設施了。我現在也是聽天由命。到威尼斯來度狂歡節。第六位國王這時開言道。諸

君。我雖非王子。却受過王位的封號。我名席奧多。Theodore 原係維斯法里亞之諸侯。擁兵而多智謀。遂於一七三

倫敦。嘗因無力償債入獄。King's Bench Prison 出獄後不久即死。時一七五六年。是科西嘉人民所推戴的國王。雖

二月二日也。詳見「福祿特爾全集」第十五卷。Précis du Siècle de Louis XV 第四十章。然稱孤道寡。如今却降爲平民。雖曾設局鑄造錢幣。如今却手無一文。丞相曾有兩人。現在身邊僕從都

沒一個。當日坐的龍位。後來却久在倫敦獄中。一堆稻草之上安身。現今和諸位陛下。一樣。在威尼斯度

狂歡節。恐怕在此又要遭人白眼呢。其時五位國王。無不聚精會神。聽他講說。都覺他身世可悲。感慨歎

歎不置。每人便給他二十塊錢。此處原文作 Seguin 係威尼時通用之金幣。每枚所值不及半鎊。今改譯爲圓求省文也。去添購衣服。坦白少年却給他

一枚鑽石。值得兩千多塊錢。原文作 Seguin 按每一萬餘圓矣。二千從原數耳。五位國王便竊竊私議道。按

考六位國王皇帝生卒年月。(見上)明當此時。(此書出版爲一七五九年)六人之中。有已死者。有尚在

世者。然斷不能會集於一處。甚爲明顯。此以歷史實蹟考之。則然。惟小說寓言。則固不必拘泥也。這人一出手。就

拿這樣貴重的東西送人。價值足當我們的百倍。一定不是尋常的人了。便問道。尊駕莫非也是一位國王嗎。坦白少年道。不是。並且我不願做國王。大家喫完。起身離席。那時又進來了四位侯王。都是因戰爭失利。喪失疆土。到威尼斯來度狂歡節的。坦白少年正在打算趁船到君士但丁。去尋他的意中人巧梗小姐。所以見這四人進來。並不在意。

第二十七章

坦白少年乘舟赴君士但丁

葛甘波果是誠實可靠。早已雇定了一艘土耳其船。送土皇阿邁回君士但丁。順便就同那船主商量好了。攜帶坦白少年馬丁同船。二人先去拜見了土皇。方始登舟。一路走着。坦白少年向馬丁道。我們今天和六位廢王晚宴。其中一位。我還加恩於他。奇怪奇怪。想來世上的王子。比他們更不幸的。也還有了。我雖失落了一百隻羊。如今前去和巧梗小姐會面。正可追歡叙情。馬先生。班格羅的話。一點不錯。萬事萬物。都是頂上絕妙的了。馬丁道。果然如此。豈不好呢。坦白少年道。我們在威尼斯這回事。再稀罕沒有事。前誰能相信。六位廢王聚在一家客棧晚餐。真是向來聞所未聞。馬丁道。如和我們以前閱歷的事。一比。這也不算什麼。國王被人廢黜。本是常事。便是我們和六位國王共餐。也不過出自偶然。不算什麼光榮。只要自家快活。同棹喫飯的人。何足計較呢。坦白少年到了船上。便立刻跑到葛甘波面前。兩手抱住他頭頸。心中快樂。無以復加。問他道。巧梗小姐怎樣。他還像從前美貌。仍然愛我嗎。現在他做甚事。我想你

在君士但丁總替他找了一所好房子住着。葛甘波道主人巧梗小姐正在馬莫拉 Marmora 海傍邊一個王子家裏作雇工呢。那王子原係外國人。出亡後流寓在此。名喚拉哥斯克。Trangois Leopold Pagus 乃

主。一六七六年生。一七三五年卒。見「福祿特爾全集」第十四卷。Stécle de Louis XIV. 第二十二章。一貧如洗。土耳其皇帝每天賜他三鎊過活。因他家中沒人洗

刷盤碗。就雇上巧梗小姐了。並且最傷心不過的是小姐相貌已經變得極醜了。坦白少年道。我是正大

光明的人。不論他爲美爲醜。都一樣愛他。可是臨行時我曾交給你五六百萬銀錢。何以他還沒得錢用。

屈身爲奴呢。葛甘波道。哦。皇天鑒察。我所帶去的銀錢。從中拿出兩百萬給那不伊諾斯艾里斯總督。贖

回巧梗小姐。後來遇着海賊。把我們財物打劫淨盡。又把我們帶到馬達班海角。米羅列加利亞。薩摩披

持拉。達丹尼海峽。馬莫拉海。斯考達里等地。地名今不必一一註出。觀地圖自明。總之由希臘半島之南端。東向以至君士但丁也。末後小姐和老婦人

就在適纜所說的王子家裏傭工。我便做了土皇的奴僕。以上所言。盡屬實情。沒有半字虛假。坦白少年

道。這些接二連三的事。真是突兀之極。好在我身旁尙有幾顆鑽石。便是贖回巧梗小姐。並不爲難。如今

他形容變醜。是可憐不過了。少年轉問馬丁道。馬先生。我和阿邁皇帝。查理斯愛德華王。三人

比起來。你覺誰的境況最可悲呢。馬丁道。我。看不到你們的心裏。怎能斷定呢。少年道。班格羅先生。如在

這裏。他一定看得透澈。立刻說出來了。馬丁道。我不知。班格羅有多大。本領。憑甚麼去衡量人類災禍。估

定各人的痛苦。照我愚見看來。世界上定有幾百萬人。比查理斯愛德華王。宜萬皇帝。阿邁皇帝處境還

嬰可憐百倍呢。坦白少年道。或許如此罷。過了幾天。到了君士但丁。少年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出一筆大款子。替葛甘波贖了身。巧梗小姐雖然變醜。少年却不敢怠慢。急忙和同伴上了一隻櫓搖的船。沿馬莫拉海 Sea of Marmora 岸去尋他下落。且說這船上水手。其中有兩名不善搖櫓。船主因此在他們精光的脊背上。常施鞭打。坦白少年心中老大不忍。便特別對這二人留神。還走近他們面前。打量一番。二人雖然形容瘦損。看去面貌很和班格羅。巧梗之弟耶穌會元帥相似。少年因此更覺悽楚。止不住把二人仔細察看。向馬丁道。我如非眼見班格羅被人絞殺。見第六章又親手殺死男爵公子。見第五章這遭定要認二人爲真了。誰知少年纔提起班格羅。男爵公子的名字。兩人忽然大叫一聲。立刻停止划船。手中的櫓便跌落了。船主一見。連忙過來。舉鞭惡狠狠的就打。坦白少年道。住手住手。任你要多少價。我總給錢把兩人贖回。當下兩人中便有一人道。天哪。這不是坦白少年嗎。那一人也道。原來是坦白少年。少年道。我醒着。還是做夢不成。我此刻真站在船上嗎。這不是我親手殺的男爵公子嗎。那不是我眼看絞死的班格羅先生嗎。兩人聽了。一齊嚷道。不錯不錯。是我。我。馬丁指着班格羅問道。這就是你常說的那位大賢麼。坦白少年隨向那船主言明這兩人中。一位是雷樹城裏的男爵公子。爲帝國中按此指神聖羅馬帝國赫赫烈烈之一人。另一位便是德國大哲學家班格羅先生。今欲替二人贖身。問船主索價幾何。船主船主爲上耳其人奉口中罵基督教徒爲狗子道。這兩位基督教狗才。既是男爵公子和哲學家。在他們國裏。職位一定不

小。你給我五萬塊錢。原作 Sequin 係威尼金幣。今改此。見第二十六章小註。罷。坦白少年道。就依你說。快把我送回君士但丁。立刻就

給你錢了。並且到了那裏。一直送我見巧梗小姐去。船主聽少年滿口照價給錢。早已將船轉舵。照應水手們把櫓安好。果然船在水裏行走。比飛鳥凌空。還要快得許多。坦白少年把男爵公子和班格羅擁抱了好多次。口中說道。公子。我不曾殺死你嗎。班格羅先生。你絞死。又復活了嗎。你們二人怎會到這土耳其船上來呢。男爵公子問道。我姊姊也在這土耳其國裏。是真嗎。坦白少年道。正是。班格羅哭道。我現在不是又和你會面嗎。少年又引馬丁葛甘波和二人相見。大家互相擁抱。爭先說話。其時船行如飛。已進港口了。坦白少年便找到一個猶太商人。把一顆鑽石賣給他。這鑽石足抵十萬圓。猶太人祇肯出價五萬。並指亞伯拉罕發誓。力言出價已是不少。不能再多。少年得了錢。就替男爵公子。班格羅把身贖回。將價付清。班格羅滿眼流淚。向恩人下跪。公子也感謝活命之恩。並說以後有錢。定即如數歸還。又道。我姊姊果在土耳其國嗎。坦白少年道。一點不差。他在那特蘭斯哇王子家裏洗碗。少年立刻又找來了兩個猶太人。賣去幾顆鑽石。大家方纔另乘一艘櫓搖的船。去救巧梗小姐。

第二十八章

坦白少年男爵公子班格羅馬丁等之所遭

坦白少年向男爵公子道。我前番在巴拉圭用劍將你砍倒。見第十五章。男爵公子彼時爲耶蘇會元帥。原係一人。讀者記清。望請恕罪。公子道。千萬別提起了。我當時出言鹵莽。頗有不是。至我怎樣會到此地來搖船。這其中緣故。你既願知道。

就告訴你罷。你刺傷我以後。就由學院。見昇天學院也。第十四章。裏一位製藥師替我治好。沒幾時。西班牙軍隊來侵。

把我捉去放在不伊諾斯艾里斯牢監裏。其時我姊便由那方動身了。我告假回到羅馬。見了神父總管。

見第十
五章

他派我做法國駐土耳其公使館的牧師。誰知來到君士但丁。就職不到一星期。忽遇見一位極

體面的土耳其少年。是個御用小廝。當時天氣正熱。少年正要浴身。我便也乘機入浴。却不料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裸體同在一處。是件重罪。我因不知此。就被法官捉去。在足掌上打了一百下。又罰我到那船上做苦工。受人虐待。如此。直是不公平之極。至於我姊姊。怎麼會到在此避難的特蘭斯哇王子家做廚役。這情由我極想得知。坦白少年向班格羅道。我和你還能在此相逢。是怎樣一回事。班格羅道。我本當被火焚死。後來却受絞刑。你是親眼所見的了。當他們正要舉火焚我。天却降下大雨。想來你還記得。雨勢過猛。火不能燃。便不得不處我絞刑。隨後有位外科醫生。把我屍體買回家裏。在我身子前面。自頸至臍。切了個十字形傷口。打算解剖。不料我那天絞傷極輕。宗教執法處所派的劊子手。原是個庶務員。祇懂舉火焚殺百姓。對於絞刑。却是個外行。那天繩子既潮溼。不能抽轉如意。活結亦未連好。因此我仍然一直呼吸。並未致我死命。所以醫生把傷口一切。我便狂叫一聲。醫生登時嚇呆了。他以為我為鬼。跟踉跄跄的飛跑下樓。又在樓梯上跌了一交。他的妻子在隔壁房內。聽見聲音。連忙出來。見我躺在桌上。腹部有十字形傷口。這一驚更非同小可。回身飛跑出去。便拌倒在他丈夫身上了。等到兩人略略蘇醒。我

就聽得醫生妻子向醫生道。丈夫。邪教徒的軀體。怎好解剖。難道你不知道魔鬼作祟嗎。我要趕快去見牧師。請他過來捉鬼。我聽那女人這番話。嚇得渾身發抖。使用盡氣力大嚷道。饒我命罷。後來虧殺一位葡萄牙薙頭匠。替我縫好傷痕。並命他妻子小心看護。十四天以後。方纔能行走。薙頭匠便薦我到一位馬爾塔武士手下。充當僕從。跟着到威尼斯。因見主人不能給我工錢。我就辭去。另服侍一威尼斯商人。跟着他一直來到君士但丁。有一天。我無意中走進一所清真寺裏面。只有一位回教老牧師。和一年輕貌美的女信徒。按土耳其國中男女之別甚嚴。婦女入寺祈禱。極所罕見。此段牧師與少女。假宗教以行情愛之私。作者之意。不言自明。那女子正在捻佛珠祈禱。頸部袒露。胸前佩着玫瑰、鬱金香、秋牡丹、毛茛、玉簪等穿成的花球。不知怎樣他把花球落地。我便飛跑過來。恭恭敬敬的拾起還他。不料我插花球在他胸前。時間不無過長。老牧師勃然大怒。因見我是基督教徒。便大聲喚人進來。把我帶到法官面前審訊。判定在腳掌上打我一百棍。又發到那船上做苦工。我上了船。得碰着男爵公子。一同搖櫓。二人並且用鐵鍊同拴在一隻板橙上。說起這船上的船夫當中。有少年四人。是馬賽籍。有五人是那波里。在意大利南部。的牧師。兩位科甫。Cortina 希臘岸旁之一小島。的僧人。他們都說這種苦難。天天是有的。男爵公子自言所受的苦。比我還要利害。但是拾花球插在婦人胸前之罪。要和裸體共土耳其人入浴之事一比。便不算什麼。我們這樣爭辯。每天要挨二十鞭。直到天假良緣。你上船替我們贖身。方纔脫難。坦白少年道。我所敬愛的班格羅先生。人家把你絞殺。解剖。鞭打。強迫搖櫓的時候。你心中。還以世

間萬物都是頂好的嗎。班格羅道。這理我始終遵守信之不疑。我是研究哲學的人。哲學家不當出爾反爾。況且前定之和諧以及充滿之世界。萊布尼慈謂在此充滿之世界（The World）內並無真細微之物質。（Materia subtilis）
即物質之本質。都是宇宙間最妙的道理。按此三者皆萊布尼慈之所主張。萊布尼慈的話如何會錯呢。

第二十九章

坦白少年重逢巧梗及老婦人

坦白少年、男爵公子、班格羅、馬丁、葛甘波五人。在船上各述經歷奇績。又把世界上萬事前定或否定因果原理、道德的和肉體的罪惡、自由意志和必要種種問題。以及淪為奴隸之後。應如何勉自慰藉等情。都一一詳加討論。說着船已到了馬莫拉海岸特蘭斯哇王子住宅旁邊停泊。衆人一眼便看見巧梗老婦人。正把竹布手巾等物掛在線上曬乾。男爵公子一見他姊。登時臉白如土。坦白少年雖然賦性溫柔。心愛巧梗不過。但因小姐久經日炙。眼睛變為昏花。頸項已成枯瘠。滿臂滿臉都是皺紋。肌膚上滿染着紅斑。也不禁嚇得倒退。定住了神。方纔好好走向他前。小姐便把坦白少年和男爵公子擁抱。大眾又與老婦人相見了。少年便替二人贖了身。恰巧隣近有所小小田莊出賣。老婦人便勸坦白少年將那田莊買來。大家權且在此安身度日。耕種為生。以待後緣。少年便依着做了。且說巧梗小姐不知自己容貌變成醜陋。大家也礙着面子。不便告訴他。小姐就委婉的對坦白少年說。從前承少年的美意。定要娶他為妻。如今正好天從人願等情。少年原是心慈而善之人。不敢違抗。便向男爵公子說明。欲娶其姊為妻。男

爵大怒道。此事有辱我家門第。我斷不能容我姊姊下嫁。參閱第十五章。坦白少年一段。至於你大膽妄求。我更不能忍受。我姊姊嫁了你。生出子女來。回到德國。也見不得人。不行不行。我姊姊是定要嫁一位帝國男爵的。巧梗一聽。慌忙跪在公子面前。珠淚交流。聲聲苦求。公子仍不肯聽。坦白少年道。蠢才。我從櫓船上把你救來。又替你姊弟二人贖身。況你姊已做過竈下丫頭。形容變醜。承我十分不棄。仍願娶他爲妻。你還能出來反對嗎。我這一腔怒氣。恨不得用劍再把你殺死。公子道。要殺便殺。可是我一日活在世上。你一日不能娶我姊的。

第二十章

全書收場

坦白少年娶巧梗小姐爲妻之事。心中本不十分願意。但因男爵公子如此頑梗。反令他決然要行。並且巧梗向他百般懇求。更覺不能翻悔了。少年便和班格羅、馬丁、葛甘波三人商量辦法。班格羅做了一篇洋洋灑灑的條陳。說明男爵公子既爲胞弟。決無權控干涉其姊婚姻之事。且按照帝國法律。小姐可用左手和坦白少年結婚。馬丁說。最善之策。是把公子投入海中。葛甘波主張把公子仍交給那土耳其船主。再做搖船的苦工。隨後由順便的船帶他到羅馬投奔神父總管去。這主張果然是好。老婦人頗爲贊同。大家也不告訴他姊。稍微破費了一點錢。便悄悄的把這事做過。如此一行。那男爵公子耶穌會徒。受人愚弄。貴胄氣燄。橫遭打擊。大家都引以爲樂了。且說坦白少年以患難餘生。得和意中人巧梗成爲夫

婦並有班格羅馬丁二位哲學家同住。足智多謀的葛甘波老婦人輔佐。又從黃金國裏帶回許多鑽石。自然從此快快樂樂的度過一生。無論何人都替他這樣想了。誰知却又不然。坦白少年幾次受猶太商人詐騙。除去置買的幾畝田地。而外。身邊並無財產。他妻子日變醜陋。倔强任性。令人難忍。老婦人愈老愈衰。脾氣更比巧梗暴躁。葛甘波在田園裏種些菜蔬。又挑到君士但丁城中發賣。長年辛苦工作。一完便怨天尤人。班格羅因自己不能揚名於德國大學。也是心灰絕望。惟有馬丁一心信人類。無論走到何處。總一樣吃苦。所以他遇事倒還能忍耐。坦白少年馬丁班格羅對於哲學道德多所辯難。他們田莊的窗子外邊常見小船來往經過。裏面載了不少土耳其的貴官闊老。大人先生都因得罪發配到萊瑙（*Erzeroun*）等地去的。另有一般人新授官職奉召入京來的。不久也都得罪。一例發配出去。又有各地來的船隻滿裝着兇犯盜匪的首級。用稻草包裹整齊。進呈與土耳其皇帝過目。說不盡的盛衰榮枯禍福得喪。坦白少年等人看見便又滔滔辯論起來。有時無話可說。無事可辯。便覺得生涯索然寡味。十分厭倦。不知如何消遣。是好。老婦人便開言向大眾道。我們這些人有的被黑奴海賊強姦百餘次。割去臀尖。人老婦有的遭保加利亞營兵輪流鞭打。坦白少年捉到火葬刑場鞭打。坦白少年絞死。班格羅受人解剖。班格羅又在土耳其船上做苦工。班格羅○男所閱歷的總算苦極了。如今在此地袖着手兒無事可做。便又覺得苦。究竟比起來還是當日苦。還是此時苦呢。坦白少年道。這問題所關甚

大了。老婦人此言一出，却引起了不少的議論。馬丁便說：人生在世，不是飽受驚慌，就是煩悶無聊，總無安樂之時。坦白少年聽馬丁之言，雖不大信，然自己亦不能斷定如何。班格羅因言他自己生平受盡諸般痛苦，從前既講過萬事無一不佳，後來只得強裝着宗旨不變，其實心中早不信這句話了。有一天波該丁香僧接第二章第十四章二人忽然來到田莊上，形容甚苦。他們一來不打緊，却使馬丁悲觀厭世之心愈堅。坦白少年迷惑，逡巡班格羅也受窘了。原來二人別後沒多時，便把坦白少年所給的三千圓全行用光。歷境奇苦，並且常常口角。時分時聚，坐了牢獄，又越獄外逃。鬧到後來不得已，丁香僧人便作了回教徒。波該仍操前業，簡直不能得錢，輾轉流落至此。馬丁對坦白少年道：我的話如何？見第二章第十四章你給他們的錢，我早料定一陣揮霍，反使他們更加受苦了。像你與葛甘波，手中都花過幾百萬塊錢，如今你二人未必比他們兩人快樂罷。班格羅對波該道：我的心肝呀，天把你送到此地來了。我的鼻尖和一眼一耳都斷送在你手裏。見第四章你知道嗎？你自家弄得好體面。哼，世界究竟是一回什麼事呢？大家因丁香僧、波該這一來，哲理辯論更覺深切有趣了。且說住在不遠有位回教僧人，是土耳其國最出名的哲學家。大家便去求他指教。班格羅做代表當先問道：先生，請問動物中的人類是怎樣造成的？此段藉回教僧以護詆耶教之舊說，並破樂觀之論。回教僧道：你爲何關心到此？這是你分內的事嗎？坦白少年道：神父在上，地球上的罪惡擢髮難數了。回教僧道：善惡有無，究有什麼要緊？比方敝國皇帝陛下遣派一隻船到埃及去，船上的老鼠因此受擾，不得安

寧。皇帝還把他放在心上嗎。

土皇以喻上帝。船喻世界。鼠喻人類。派船往埃及喻創造世界。此段意旨。上帝固不之恤。蓋以創造

萊布尼慈等上帝慈悲。凡事爲求利人之說也。

班格羅道。到底怎樣是好呢。回教僧道最好不要作聲。班格羅道。我請把因果之原

理。最完美世界之證明。罪惡之根源。靈魂之本性。前定之和諧。和你講說一番。說到此處。回教僧便砰的

一聲把門關上。這當兒外邊喧傳一件新聞。說是兩位土耳其法官

此二法官。即先後判決男爵公子及班格羅爲有罪。杖擊足掌百次。發往船中作苦

工者。均見第二十八章。

一位回教老牧師

即在清真寺中與少女會。班格羅拾花。因而觸怒之人。見第二十八章。方纔在君士但丁城中絞死。他們的黨羽數

人也被綁在樁上弄死了。

於此可見善惡同歸於盡。大家均無好結果。茫茫人生。實爲大。悲。此乃作者之意。非謂賞善罰惡。天網恢恢也。讀者不可不知。此事一出。全城人心惶

亂。過了好久始定。班格羅坦白少年馬丁一同回到田莊。在路上却遇見一位很體面的老人。站在橘樹

枝紮成的花園門首。呼吸空氣。班格羅天性好問。不下於好辯。當下便問他。這回縊死的回教牧師姓甚

名誰。老人道。這却不知。所有法官牧師的名字。我向來一個不識。便連你說的這件奇事。也是絲毫不曉。

我覺得在政界中做官辦事的人。常沒有好結果。這班人。遭遇如此。本是理所應該。君士但丁京城裏的

事。我從不留心的。我家有所花園。是我親手種植。裏面出產的果菜。派人送到城裏去賣。我的事便完了。

說畢。就請諸位客人進內。老人的二子二女送上各色香冰菓子露來。都是他們親手製成。有梨、橘、檸檬、

香蕉、佛手柑、波羅蜜、榧子各種。以及摩加_{在阿拉伯紅海岸旁}產的好好咖啡。中間並不用巴達維亞或西印度羣

島的咖啡攪雜。隨後這老先生的二女。又在坦白少年、班格羅、馬丁三人的髭鬚上。灑了香料。少年向老

人道。你一定家資鉅富了。老人道。我祇有二十畝田地。兒女們幫我種植。終日辛勤。儉懶犯罪。貧窮三件事。反不得上我的門了。坦白少年回家的時候。把這土耳其老人的話。仔細想了一番。便向班格羅和馬丁道。這老人安居樂業。從前和我們同餐的六王。都不及他自在。班格羅道。向來哲學家。都說人世居高則危。浮名浮利。斷不可恃。難道你忘記了古來的摩押王厄倫。為以忽所刺殺。事見聖經舊約士師記第三章

者按本誌各篇文中所徵引耶教聖經新約舊約中之詞句及人名地名等。均一律遵照大英聖書公會所刊行之「文理」漢文新舊約聖書譯本為准。決無由譯者擅自造作者。即如此條之摩押王 King of Moab 厄倫 Eglon 為以忽 Ehad 所刺殺。是其一例。以下各條悉同。故今均不註入英文或法文之原名。讀者苟按其書某章某節之數。以中西文本對閱。一查即得。此等矜心密意。力求精詳之處。為本誌之特長。舉一反三。尚祈讀者諒之。押沙龍首上

之髮懸於椽中。為三戈刺其腹而死。押沙龍乃古猶太名王大衛之愛子。幼而被誅。此段事見舊約撒母耳記下以色列王耶羅波暗之子拿答王。為巴沙所弑。見舊約列王紀略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五至二十九節以拉為心哩乘醉擊殺。見舊約列王紀略上

第十六章第八至十一節猶太王亞哈謝一譯亞為耶戶捕而殺之。見舊約列王紀略下第九章第九節女主亞大利為祭司耶和耶大

派人曳出。殺於馬道。見舊約歷代志略下第二十三章第十四及十五節還有約雅金以色列猶太王。為尼布甲尼撒所俘。繫以鐵索。解至

第六節耶哥尼亞見歷代志略上第三章第十五節西底家見舊約歷代志略下第十六章第十八節三位王者都被俘為奴。至於那克羅蘇Chosus 古代

呂底亞王。紀元前五六〇至五四六年。阿斯提亞吉Astyages 古代米底亞王。紀元前五九九四至五五九大流士Darius 波斯

名王。紀元前五二一至四八五年在位。四九〇年。大舉伐希臘。敗歸。志圖復仇。未竟。德奧尼修斯Darius 乃西里島

元前四〇五年即位。三六七年。與迦太基戰。陣亡。其子同派魯斯Pyrrhus 古代伊庇魯斯之王。318-272 B.C. 以象陣與

名。繼立。屢經變故。卒於三四三年。降於哥林多。其子同派魯斯Pyrrhus 古代伊庇魯斯之王。318-272 B.C. 以象陣與

元前四〇五年即位。三六七年。與迦太基戰。陣亡。其子同派魯斯Pyrrhus 古代伊庇魯斯之王。318-272 B.C. 以象陣與

元前四〇五年即位。三六七年。與迦太基戰。陣亡。其子同派魯斯Pyrrhus 古代伊庇魯斯之王。318-272 B.C. 以象陣與

高斯(Albos)爲一婦人由巴修斯(Prius)一六八年爲羅馬兵所敗。出降。國亡。漢尼拔(Gannibal)兵敗後。逃依三丁。一八

三年。羅馬人強索。尤古塔(Jugurtha)占Numidia王。舉兵與羅馬戰。兵敗後。爲其岳父縛而獻。亞里奧維斯突(Alaric)古日耳曼

尼拔不。飲。死。該撒(Caesar)大將兼政治家。紀元前四八年。爲該撒所敗。遁歸。邦貝(Pompey)前四八年。爲該撒所敗。乘舟逃至埃及。至時方

八長。取高盧地。紀元前五。該撒四年。爲 Brutus 及 Cassius 等刺死。邦貝前四八年。爲該撒所敗。乘舟逃至埃及。至時方

登岸。其妻自後刺之。遂死。尼羅(Nero)羅馬皇帝。紀元後五十四至六十八年在位。爲君極昏暴。屋多(Otho)馬鎮將。諸將既叛。尼

羅(Galba)立爲帝。屋多弑之而自立。時紀元後六十九年正月也。同時。韋德留(見下)稱帝。韋德留(見上條小註)然稱帝不

於北方(Cologne)以兵來伐。屋多迎戰。大敗。自殺。乃是年四月間事。故其爲帝僅三月耳。英王理查第一(Edward I)英王。其在位之年爲(1272-1307)

及一載。紀元後六十九年十二月。Yasman 兵入羅馬城。自宮。多米提安(Domitian)羅馬皇帝。紀元後八一至九六年。英王

中。中。理查第一(Edward I)英王。其在位之年爲(1272-1307)所篡。囚之倫敦塔中。圖謀復辟。未成。即死塔中。蓋被弑也。理查第二(Richard II)英王。其在位之年爲(1377-1399)

死。且上之是。蘇格蘭女王瑪麗(Mary Queen of Scots)兼爲法王佛蘭瑟第一(1542-1587)之妻。與伊利沙伯爭爲英國之主。兵敗被囚。卒見殺。查理斯第一(Charles I)英王。其

在位之年爲(1625-1649)英國革命起。由國會判決。當衆梟首。法王亨利第一(Henri I)其在位之年爲(1042-1066)在位之年爲(1547-1559)在位之年爲(1574-1589)

命起。由國會判決。當衆梟首。法王亨利第一(Henri I)其在位之年爲(1042-1066)在位之年爲(1547-1559)在位之年爲(1574-1589)

據(圖)恢復。爲一黑衣派僧人所刺死。亨利第四(Henri IV)法王。其在位之年爲(1589-1610)亦神聖羅馬皇帝亨利

第四(Henrich IV) (1050-1106)一〇八四年即位爲神聖羅馬皇帝。與教皇格來第七爭。不勝。屈伏。徒等。人末路結局之

應該不事事的了。馬丁道不必多辯。就此作罷。只有作工。尙可以勉強生在世上。果然從那日起。這一羣男女。便各用所長。同心協力的辛勤工作。田園雖小。收成居然很豐了。巧梗容華雖謝。製造麵食。却極精巧。波該專工刺繡。老婦人替大家洗衣。衆人當中沒一人安坐而食的。就連那丁香僧人。也成了個木匠。手藝精巧。品行端正。大非昔比。班格羅常向坦白少年道。在這盡善盡美的世界中。凡事因果相承。如你不曾眷戀巧梗。被踢出堡城。不曾受宗教執法處拷打。不曾遨遊美洲。不曾手刃男爵公子。不把黃金國帶來的羊盡數遺失。你如今便決不會在此地吃佛手柑。榧子了。坦白少年答道。尊論妙極。我們還是小心照管我們的田園罷。

(全書已完)

按福祿特爾「坦白少年」一書止。此常有以 *l'ho-el de Campaignelles* 所作之續編 *Seconde Partie de Candide* 合刊一

處者。然以其非福祿特爾所作。事不容疑。參閱本誌第二十二期「坦白少年」第六頁附錄二第(四)條 故今亦不譯之云。

本篇文字。由譯者校者協同負責。其間頗費苦心。能感動讀者與否。固不可知。然密合原文。則可以自許。譯校之時。字斟句酌。幾經刪改。委曲達意而外。且常使句法結構亦遵依原文。甚至一副詞形容詞之選用。及一句中各字排置之次序。亦力求與原文無殊。欲於拙中見巧。其結果。或反致弄巧成拙。有牽強生硬之病。固不獲已。至於註解之繁。爲使讀者盡領略書中之意。蓋繙譯之精詳。審慎。本爲本誌宗旨之一也。

本期插畫「坦白少年遊程圖」乃何東保君所繪。期爲讀者之一助。其凡例如下。(一)力趨簡明。(二)坦白少年經行之路程。以粗

線表之以矢示其方向。(三)班格羅、巧梗、老婦人等與坦白少年時分時合其所行之路若悉繪出則嫌過繁非用諸色線不可故悉從略。(四)凡坦白少年所經行之地圖中悉為標出地名一律以書中譯名為準至地名之僅見於談話補叙史事而非坦白少年所身歷之地者概不闖入。

吾前譯「鈕康氏家傳」未能卒業。見本誌第一至第八各期今校閱此編幸得完成又嘗比而論之鈕康氏家傳一書類石頭記而坦白少

年則似西遊記前者代表寫實派小說後者代表寫意派小說斯乃小說中之二大分野也寫實派小說主於敘事以精密詳贍為尚寫意派小說主於說理以空靈跳脫為尚前者為小說中之正宗後者則其別派凡小說中最大之傑作類皆屬於寫實派然寫意派小說亦自有其所長今特表而出之(一)寫實派小說以其處處必須詳細描叙之故無論其篇幅如何之長範圍如何之廣

終不能將人生社會各部分各方面悉行包括而有所偏重遺漏其勢然也。試以石頭記為例自明寫意派小說則隨手拈來輕描淡寫略

着一二語即復拋開故如本書「坦白少年」於人生社會之各部分各方面得以具備無缺上自帝王下逮娼妓東至土耳其西

抵新大陸讀者合而觀之似於人生之真諦社會之全形尚較易領略而洞見也(二)寫實派小說最重結構書中所叙無論事之

巨細皆必為理之所常有(Probable)勢之所必至(Necessary)故作者極不自由而犧牲甚大若夫寫意派小說則不拘乎

此只求意味深長不慮荒誕不經而作者如有佳思妙義新詞雋語均可立時收取而利用之「坦白少年」書中生者忽死死

者忽生禍福得失轉變俄頃多年故人一時都集而不嫌其不合情理者正以此也苟以不合情理譏此書則為不善讀書者矣(三)寫

實派小說其時地之關係甚深。即所謂歷史背景故在此國此時之人所視為維妙維肖入情入理之佳書而彼國彼時之人或直不

能了解。因之不能贊賞。非學問知識廣博深厚者。未易讀也。

如歐美之人。必不能稱賞石頭記是。

而寫意派小說。以其不事深入。無沾無礙。故易

超脫。時地而無所拘囿。其普遍性較強。易於行遠而傳久。如「坦白少年」一書。福祿特爾爲快一己之恩仇。示我心之賞罰。業已牽入其時其國之事實人物不少。然苟加以相當之註解。則吾中國人無不能了解領會之者。故夫以上三者。皆寫意派小說最顯著之特長也。吾中國人士。讀「坦白少年」譯本。其有感興奮發。仿效其意其法。而作爲「中國之坦白少年」或「坦白少年游中國記」

前者寫一中國人。後者仍用彼德國之坦白少年。者乎。企予望之。編者識。

又按福祿特爾小說最重要者三種。本誌已譯登其二。卽「記阮訥與柯蘭事」

載第十期。

及「坦白少年」

載第二十二期及本期。

是尙

有「Zadig ou La Destinée」一書。仍將由陳鈞君譯之。以次登載。將來當彙刊爲「福祿特爾小說集」。問世云。編者再識。

雜

綴

旅程雜述

胡先驥

(一) 海程

不覩太平洋忽忽已七年矣。予末次浮海。在民國九年夏。直皖之役方興。津浦鐵路阻絕之際。其時風鶴頻驚。旅客擁擠。同居斗室。兼遇大風。其苦殊不可言。然與王然父同處一室。清言相答。如環無端。時而剖三白瓜。以代茗飲。自此一別。遂不及見。然父已死。則爾時浮海之樂。殆爲稀有矣。人事飄忽。雪泥鴻爪。在在可念。此次編者按時爲民國十二年七月偕柏廬重渡太平洋。自他日觀之。又寧非大可紀念之事耶。

局居國內七年。乃重登渡太平洋之舟。其愉快之情。殆非語言可喻。不逾時。吳淞已青如一髮矣。寢且不可見矣。天際雲烟中。若隱若現者。崇明耶。抑茶山耶。時而過一鷁首之帆船。知去國尙未遠也。而海天一碧。已不見其涯涘矣。至是始覺海洋之大。始知陸、三、海、七之意義。之謂何。而一切與海有關之聯想。亦風起雲湧。嘗思昔人以數十百噸之帆船。冒風濤之險。探渺不可知之國土。其勇氣毅力之偉大。寧今日乘二萬噸輪舟之頭等客人。所能夢見。所謂新大陸者。卽以此而發見。彼哥倫布、麥哲倫、楛克諸公。誠天人也。吾常讀但那 Dana 所著之桅前二年記 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已覺其經歷之恢詭。有如神話。試思彼時由波士頓至舊金山。乃須繞道南美洲。過巴西。穿麥哲倫海峽。歷阿根廷、秘魯、智利、墨西

哥。一年始畢其海程。自巴拿馬運河成。海程僅半月耳。自橫貫大陸之鐵道成。昔日一年之海程。今僅須五日可達。費長房之縮地術。可與之同日而語耶。物質文明之可貴。殆以此也。

吾又思。昔日吾國人航海之歷史。吾人素不以航海著稱。然二千餘年前。即有赴海上三山採藥之徐福。其所攜之童男女。乃在日本民族中開一支裔。至魏晉佛法入中國時。諸大師餐風飲雪。間關跋涉。至五印度求經者。多以海程返。他若鄭和之航海。遠至錫蘭印度。則尤爲壯遊矣。梁任公曾考得閩粵人在海外爲王者有七人之多。至今暹羅王室尙爲漢種。此真吾族可以自豪者。英人有言。大吉嶺上尙有中國補鞋匠。全世界殆無華人足迹不到之地。吾國人素不以航海著。而航海之偉績如此。誠可耐人思索也。最後。吾人尙須牢記吾國拓展海上霸權之大偉人。鄭成功。初發見臺灣者。荷蘭人也。與之百戰奪而爲吾國之疆土。奉勝國正朔。至三世之久。以與興朝抗者。國姓爺。延平王。鄭成功也。其父鄭芝龍降已久矣。而王屹立海上如故。歐洲航海史庸不載延平王或鄭成功之名。而莫不知海盜國姓爺之事迹。曩使其嗣子克繩祖武。施烺不爲內間。直至乾嘉之際。鄭氏或尙可稱雄於海上也。清人克之而不能終有之。乃淪於倭人之手。痛哉吾國之海權。

此猶有名之英雄也。至吾國航海無名之英雄。寧可以數計。晉時石崇王愷門富。至以擊碎珊瑚樹相上。夫珊瑚非我國產也。即馬來羣島亦無之。而遠出於南太平洋諸島。彼豪富如崇愷者。固不以擊碎珊瑚

樹爲意。寧知一珊瑚樹。有幾許犯風濤。冒奇險。奪命於食人之蠻族與鯊魚之口。之歷史在其後耶。石崇之聘綠珠也。量珠爲壽。寧知此一斛珠中。有若干航海之事跡在。彼弄珠兒之能奪命於「海虎」之口者。有幾人。此無窮無名英雄之努力。僅爲世界上一豔跡之材料。人間百事。要作如是觀耳。彼弄珠兒者。吾國之海賈。至今尙有聲譽於南太平洋諸島焉。

幼時極喜讀鏡花緣。其敘述之浮夸怪誕。最合兒童之心理。然自今思之。其作者殆博學君子。於諷世之說中。乃孕有多量航海之事迹經驗在焉。鏡花緣中最有趣味之文。莫過於林之洋之厄於女兒國。近日之「哲學家」。因尊之爲言女權之書。實則今日印度疆界某民族。尙係女權制。求婚者爲女子。受聘者爲男子。不過男子不必穿耳。裹足。而並無「有鬚之婦人」。箕踞門外。從事針黹耳。書中所述。舍穿胸國外。殆皆有據。彼小人國者。非南太平洋之叢莽人。 Bushman 卽菲律賓之小黑人。 Negroes 侏儒三尺。誠世界之奇觀。第未必至以蠶繭爲帽耳。各島土人中尙黑齒者頗衆。卽日人昔時亦有此俗。殊不足怪。彼君子國之禮讓。可謂匪夷所思。然南太平洋諸民族。固有以性情和易著稱者。人種學家至謂其私人與社會之和諧。遠非白人所能夢見。君子國之禮讓。殆由此而甚言之耳。甚而書中所述海外諸國婦女之美。亦有可信者在。吾國說部每載客舟飄至海島。遇仙或遇夜叉等事。雖明知其辭之夸誕。然嘗有可徵之事實隱於其中也。南太平洋之民族。約可分爲波里尼西亞 Polynesian 與墨蘭尼西亞 Mel-

nisian 兩大支。前者介於蒙古種與高加索種之間。膚如紅銅。髮長而波曲。容貌端整。性情和易。若夏威夷人者。且好音樂。喜修飾。或長於雕刻編織諸藝術。其神話多有文學之趣味。後者則近於黑種。膚黑髮鬃。與澳洲土人若。性暴嗜殺。以獵人首爲榮。喜食人肉。吾人可想若有海客遇風。邂逅至一波里尼西亞人所居之島中。其人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若桃花源人之待漁父者。日久寢爲其酋長之女所愛。訂爲婚媾。日飫聞其神話。居於熱帶之下。椰子香蕉以及其他無名之果。盈筐盈筴。不勞而獲。珍禽異獸。飛躍左右。滿眼皆「四時不斷之花。八節長春之草」。爲日既久。忽興故鄉之思。適遇他舟。不期而至。因暫回家存視。且訂後約。何期「自謂經過舊不迷。焉知邱壑今來變」。翹首南望。烟濤渺茫。則與人言及。謂非遇仙得乎。又或覆舟之餘。隨波流至一墨蘭尼西亞人所居之島中。偶於叢莽之隙。窺見獐惡之徒。十數輩箕踞而坐。髮如蓬葆。面黑如炭。唇赤如硃。齒白如象牙。耳輪貫爲巨孔。中塞以木槩。塞以短矢。甚或塞以霜刃之柄。鼻間貫以巨環。重二兩許。其前就地作竈。鑊中。人肉已半熟。其敵之頭三五橫臥地上。眼尙未闔。遺肢臄體。縱橫狼藉。距酋長之居不數武。骷髏之庫。高七八尺。長闊各丈許。其徒黨顧視而樂。語笑烈烈如鴉鳴。七八武士起而作戰。舞戈矛之色。照耀如白雪。其時目覩此狀者。魂駭骨慄。失足斷枯枝。作響。彼獐惡之輩。頓疑敵至。大嘯如狼嗥。霎時操刃者數十百輩。自天而降。呼嘯跳踉。覓所欲得而甘心者。吾客乃盡其出母胎食乳之力。作狐鼠竄。幸而未被弋獲。復得破舟。翩翩而逝。雖終於遇救。夜間尙時作噩。

夢則與人言及謂非遇夜又得乎航海之談其可信與不可信處要如是也惟彼誦孟子「考吾考以及人之考切吾切以及人之切」者則非事理之所當然然在吾國今日之學界則又爲事勢所或然矣

海上風景之美與大陸異有時水平如鏡入望千里海天一色微波蕩漾一若地球初胎時萬頃碧玉將凝未凝淪漪成暈之狀此時舍舟輪所經之四周外一星白沫皆不可見苟值落照當前則雲水映發紅霞碧波掩映如摩尼珠時而皓月行空則沈沈巨浸蕩漾銀光若瀉汞至若微風徐來海水飛動則凸凹萬狀如煮碧琉璃初沸白沫四濺而舟舷四周浪花重疊如洗碧羅衫盆中之胰皂泡沫回旋雜沓尤爲可玩當赤日方中纖雲絕迹之頃一波起處陽光倏折爲虹彩轉瞬卽逝浪至復生光怪陸離不可方物時或驟雨初過蟬螻在東若以五色筆向海天作一大圓周洋洋巨觀迥非局居城市中但見一鱗一爪之可比卽當薄霧未收斜風吹雨之候海水搏擊雲天模糊慘淡之中亦饒偉觀太平洋素以平淡無奇著稱而飫我觀聽如此遐思好望角四丈之濤頭大西洋百尋之冰島南太平洋如玦之珊瑚礁與海底噴霧之火山其動心駭魄將何如耶

海洋爲孕育萬怪之奧區雖今日時式鐘鳴鼎食之過客鮮有與海中羣動接觸之機會然亦時逢海王賴白椿之兒輩在波面作水嬉之候嘗憶乙卯夏間歸國行近橫濱時偶見窗間光彩煥發初疑其爲餐室之返光細究之知其不類及至憑闌一視乃見萬頃火海燦然目前大波起處燐光四溢一若聚億萬

飛螢合作。此一閃者。不禁爲之拍案叫絕。而今而後。始見此微末夜光蟲之奇迹矣。既而思及深海發光之魚。珊瑚島底發光之珊瑚。南太平洋海灘發光之海筆。金碧映射。若懸夜光珠。若然犀角炬造物之神奇。真非語言文字所能形容矣。

一日衆客競注目於遠處。則見濤頭忽上。龐然一黑塊。其端噴水。高可尋丈。乃鯨也。此次海程見鯨凡三次。類皆覩其一部分。轉瞬卽逝。且皆非大物。蓋成長之鯨。多居北冰洋一帶。徜徉於熱帶水中者。類皆孩提之童耳。吾校中曾有一鯨之標本。長僅三尺。乃捕自吳淞者。此亦謂之鯨。觀者將毋因之小覷鯨耶。一日傍晚。忽有一羣海豚自北來。數可百十。其行也。類皆躍出水面數丈。復沒入水。如是百十先後。騰躍其狀。乃如擊梭。與海狗之游泳起伏者大異。因而憶及吉百齡 *Guibon* 叢莽故事。中所述海獅海象海牛之性習之奇特。而自恨不生於格林蘭捕鯨船中。或與厄斯基摩同駕狗車。馳驅冰天雪海中。獵取海象也。

海程中所常見者。厥爲飛魚。其長不過一二尺。有時一二飛躍水面。有時十數先後追逐。點水如小兒之擲石。憑闌觀之。遐念遽起。藐爾小魚。既已稟造物之優遇。遨遊此萬頃滄波。如吾人之安步陸上矣。奈何復存飛行空中之奢念。爾試飛者。能竟日飛翔。如彼海鷗乎。終亦蹶起數尺。復墮入水。如蜩與學鳩。決起而飛。槍榆枋。終控於地耳。既而復思彼冥頑無知之魚。又奚責者。吾人既爲陸上之驕子矣。乃復侵陵人。

海橫渡大洋。如適莽蒼。近復與飛鳥爭天空矣。物質文明日進。嗜欲日多。聚彼千百科學家。嘔心絞腦。以爲種種與天行抗之機械。即使他日飛機賤如自行車。今日倫敦。明日紐約。舍肉體之快樂。增進外人生之意義。能多明瞭。毫髮耶。喜怒哀樂。生老病死之與生俱來者。寧能稍變。則在此電光石火之一刹那中。又何必多此一闕爲也。

(二) 日本

海程之第三日傍晚。見遠山如按黛。海水澄碧如琉璃。蓋長崎已在望矣。七年前遊踪。頓重現於目前。其街市之整潔也。房舍之精巧也。市民之勤苦力作。雖不富裕而饒興盛之象也。寺觀之規模壯闊。猶存吾國昔日高僧之規畫。而異於其他城市也。石磴之隨山高下。蜿蜒屈折。坊表之簡淨秀美。點綴隨宜也。男婦老幼之頂禮膜拜。投錢布施也。僧侶之口誦彌陀。手執霜刃。偕其婦子。刺魚之腹。去魚之鱗也。一切零星印象。使吾人永不能忘者。乃復現於今日之長崎。輪舟於翌日正午。卽離埠。泊岸祇半日之久。天復炎暑。遂未登岸。且免昔日遺留之美感。爲日常生活之陳舊或醜惡所奪焉。遊歷之勝於久居者。不以其所引人注目者在。在皆極新奇。雖凡近醜劣之景物。皆能別呈驚愕詫怪之感。而不生厭惡之心耶。

徘徊甲板之上。遙望長崎市屋舍之蜂屯蟻聚。漠然無動於中。一若秦越之相視。乃不禁而生遐思。余方讀羅提艦長 Pierre Loti (Julian Viaux 之假名) 之菊娘傳 Madame Chrysanthème 余所見之長

崎。果羅提所見之長崎乎。今日之長崎市民。果有異於羅提所見之長崎市民乎。抑當明治初年羅提所居之長崎。已非今日歐化之大日本帝國之長崎乎。無論其實際。究竟之如何。吾敢斷言。菊娘傳中之長崎。未必爲真正之長崎。而「菊娘」與其鄉黨鄰里。亦不足代表日本民族也。

今試以羅提與極崇拜羅提之愛爾蘭文豪小泉八雲 Tafcadio Hearn 較。即見羅提日中之日本。非實際的。而爲主觀的。羅提與小泉八雲。以及愛爾蘭運動中著名之文豪辛忌 Syngge 皆夏士布良 Chatcaubriand 一派之浪漫文學家。皆不滿意於其日常之文明生活。而求達其浪漫之幻夢。於「未爲文明所誘惑而純任天真之野蠻民族」中。故夏士布良不惜遠渡重洋。以求其理想之野蠻人於美國東部之印第安部落中。羅提則一再求其理想中之美人於土耳其。於波里尼西亞與日本。辛忌則求其野蠻生活於愛爾蘭僻陋之亞蘭島 Aran Island 中。此外如史蒂芬孫竟終老於薩摩島。倫敦 Jack London 之作南太平洋故事。皆此浪漫觀念使之也。此種主觀的「返乎自然」浪漫觀念。每每使之失望。故夏士布良雖娶一印第安族之妻。然此駐英大使。與十九世紀初年之浪漫文豪。究不能與之同寢處。即辛忌與其鄉村之女友。仍覺「舍同情心外。吾兩人之間。尙有不可踰越之界限焉。」羅提之於其波里尼西亞情人。乃云。「實則吾人乃兩世界之後裔。其差異甚。吾人靈魂之結合。至多不過爲暫時不完美而有缺陷者也。」至菊娘傳則其失望尤大。結果乃欲籲「大天照大御神以加茂河之水濯去其

小婚事」矣。

吾於此乃不禁聯想及意大利著名歌劇「蝶娘」之本事。其本事之真偽姑置不論。然以一美國海軍軍佐在長崎傾心一女子而與之爲假婚。則與菊娘傳之本事若合符節也。甚或蝶娘即說胎於羅提之作亦未可知然其結局

乃大異。在菊娘傳則羅提返其故居與菊娘爲最後訣別時。菊娘正在以鎚敲羅提所與之夜渡資以驗其真偽。在蝶娘則不幸之女子乃以傾心於年少美國軍佐之故。竟認假婚爲真婚。每當春初黃鸝試聲之候。牢記臨別之夙約。竟夕佇立窗前。以望入口之船舶。及至一年。其情人攜婦重蒞美國時。乃不惜以兒託之而自殺。評者或可謂蝶娘一劇過重情感。未免失真。然余以爲同爲浪漫文學。則蝶娘較多詩意。較近人情。較深道德觀念。確具悲劇之要素。而菊娘傳則純爲主觀之浪漫。失望冷酷刻薄。不近人情也。抑在「羅提之婚姻」書中。其失望尙猶有說。彼波里尼西亞人本未開化之民族也。至「菊娘傳」之以菊娘代表日本。以此書代表「我與日本。與我所得於日本之印象。」始終以巴黎會客室中之目光。賤視東方人。以印證「東自東。西自西」之偏見。則余以東方人之資格。乃不得不提抗議。日本人固不能代表東方各民族。而明治初年之日本。在巴黎文人眼中。或尙爲被髮文身之區域。然欲於以假婚爲業之妓女中。以求知東方婦女之性情與婦德。何異於一東方文人。以法國巴黎之妓女。概視一般之法國婦女。結果。乃籲耶穌基督。以色侖河之水。濯去其小婚事耶。吾非故爲日人辯護。甚有人謂日本婦德

甚爲薄弱者。然謂千餘年來。文物之邦。可以一倚市門之妓女代表之。吾知其仍不脫舊種天驕之故態。與英人自許以「宰制世界」德人之自命爲世界最高之民族同一夸誕也。

至小泉八雲則真慕東方者。以愛爾蘭一代之文豪。乃受塵爲氓於天皇統治權之下。不惜更其姓名。納取日婦而生「杏眼之兒女」。及其卒也。或尙遵日本之葬儀。以白木牌書梵偈爲墓表。其知東方與其「所得於日本之印象」。自有別於羅提也。抑其求知東方之方法根本上與羅提異。羅提以巴黎上客賤視東方人之心理。與妓女爲假婚。與小泉八雲以日本市民之資格。與能用英文爲之作傳記之上流女子締婚。其印象焉有不異者。雖所以組成小泉八雲之藝術者。如穆爾 Paul Elmer More 先生所云爲佛教。東方之神秘主義。與西方之科學。然就西人之覘國者而論。最能知日本者。當首推小泉八雲也。在小泉八雲之著作中。吾人始見東西藝術思想之溝通。雖此種溝通未必爲理想的。然終勝於羅提之賤視東方民族焉。抑巴黎文豪所恃以賤視東方者何物乎。宗教之內見耶。道德之標準耶。藝術之成就耶。抑近世之物質文明耶。於前三者不但東方不遜於西方。且有過而無不及。西人挾以自豪者。物質文明耳。物質文明果何物者。日本以五十年之力。乃盡取歐西之物質文明而有之。一躍而爲五大強國之一。其科學與工商業之成就。雖尙遠遜於英美德法諸邦。然其五十年中。物質文明之成就。遠非任何歐西民族所能及。吾不知羅提後日。曾再至日本與否。苟在其未就木之前。（羅提今夏編者按胡君此文係去年所作故今夏指一九

年二
夏三
始逝世）仍至日本者。吾必知其瞠目結舌而深於滄桑之感也。

就藝術而論。菊娘傳誠不朽之作。讀之幾同作者置身於明治初年之長崎。日常生活中。吾人合眼即見

「模斯美」之曉妝。傾耳即聞菊娘之笑語。而菊娘之父之畫鶴。羅提書中稱之爲鶴與其母李娘日夕敲烟斗班

班班之聲。始終印入吾人之腦中。永不或忘。吾人雖不能於菊娘傳中窺見日本民族之精神生活。而此銳意歐化之民族。其在尙未歐化以前。鄉僻區域下流社會之生活風尚。吾人乃得見之於今日焉。

午十二鐘輪舟起旋。行日本內海中。風景殊勝。翌日下午四鐘。行抵神戶。因登岸乘車至東京。輪埠距車站宮之驛程約里許。而人力車價八角。其昂貴殆未曾有。聞人力車夫每月所入在二百金以外。而中小學教員所入不及其半。此種本末倒置之現象。乃歐西物質文明之賜也。

日本自歐戰後。國富驟增。豪侈亦甚。火車之整潔精美。遠非七年前所能夢見。途次但見屋舍櫛比。人聲喧雜。人口過賸之患。誠非虛語。甚而以人力填海。使之成田。然政府方獎勵生聚。編氓則恣情縱慾。不爲日後之計。以此而致人滿之患。咎有應得。然此乃日政府殖民政策。一方以庶衆爲侵略之具。一方藉以淆亂列邦之視聽。以證明其殖民政策不得已之苦衷。實則彼邦人民。素乏拓殖之天性。故雖以北海道之密邇。尙未完全開拓。雖以政府之種種獎勵。在朝鮮與吾東三省移民之事業。除使浪人得爲種種不法之行動外。並無佳良之成績可言。其國內生計之窘迫。實以軍閥專擅。軍備過大。賦稅過重爲主。因軍

人以倒幕尊王之功。遂有控制行政之無上大權。欲保持其固有之權威。乃不得不擴充軍備。欲人民之負重稅無怨言。乃不得不勤武功。一戰勝我。再戰勝俄。滅朝鮮。侵略東三省。近且利用俄國之內亂。而窺伺西比利亞。占領北薩哈連矣。武功之盛。可謂一時無兩。然人民生計日艱。民德日墮。從事中原。蠶食俄疆。終爲不可期之幻夢。社會黨方蠢蠢欲動。此東方之德意志。其命運恐終與西方之德意志相若也。

翌晨破曉已行近富士山。火車沿海岸行。曉露冥濛。荒崎斷港。在在堪入畫圖。而蓬瀛大岳。於絮雲滃鬱之中。時露黛色。山下梯田層疊。屋舍園井。歷歷可辨。景物之勝。得未曾有。小泉八雲登山遊記所述之風景。頓現目前。一若吾正偕彼日本化之愛爾蘭文豪。共拄杖躑躅積雪。四被之熔巖間者。此山不僅爲蓬瀛三島之名勝。實爲全國人民精神生活之所寄。自少壯至於老死。幾於人有一次登山祈福之壯舉。宗教之感人。其深且摯。殆非唯物觀之哲學家與科學家所能了解者。矧日人浪漫性成。酷嗜美術。則富士不但以壯偉動其宗教之忱。且以秀麗起其美術之愛也。

十鐘車抵東京。程君與松到站相迓。與松在日學音樂。以東京生活昂貴。乃僦居郊外。吾輩卽館於其宿舍。遂不暇周覽都市。而先作郊遊。匆匆五日之小駐。去西裝換和服。跣足著屐。解衣磅礴。禮法脫略。殆盡在盛夏。實大快事也。

此五口中。曾一至護國寺。一至植物園。一至日比谷公廩。此外則日落之候。隨意散步而已。以風景論。當

以護國寺爲第一。寺爲首都之巨擘。地基極大。雖處通衢。而一道短垣。便有仙凡之隔。進寺門。卽見古木千章。凌雲蔽日。廣場修潔。大可百畝。左右石燈星羅。豐碑屹峙。其一爲明治覆幕勤王之紀功碑。文辭樸茂。書作北魏體。雄厚而雋秀。殆非近日文人所能企及矣。碑但以片石摩治。其一面爲之。四周巉刻如初。鑿者倍饒古姿。此等處。具見日人美術之匠心也。循階而上。有兩大銅盂承泉。作荷葉狀。亦極可愛。堂陛亦極修廣。大雄殿以下。鍵未入。寺後則爲叢塚。日本貴族藏骨於此者極夥。如山縣公爵。大隈侯爵。其最著者也。山縣有朋。本明治開國元勳。然老年贖貨。作孽正復不少。吾知春秋佳日。遊人到此。展撫其墓。必有啣之次骨者。大隈之墓。尤爲壯偉。墓前有早稻田大學教職員與學生醵資建立之紀念碑。誠逝者爲國宣勞之好證。然吾華人循其墓碣。則不得不憬然曰。此自命爲「中國總監」者之墓也。人生泡影。壯志未酬。已與草木同腐矣。然彼成功之朝鮮總監。又何若者。恐千載之下。伊藤已成歷史上之陳迹。而安重根之名。且與加里波的。噶蘇士並傳也。朝鮮已吞併矣。日本所得之實利安在。日本每年治朝鮮之費。以千萬計。朝鮮物質文明之進步。殆有一日千里之勢。而朝鮮人之恨日人。乃甚於德法二民族之仇視。日人遂不得不詆朝鮮人爲辜恩。其畏之也。亦視同蛇蝎。吾敢斷言。自日本目前社會不寧之狀況觀之。內亂之興。終不在遠。則朝鮮人報復之時。至矣。以奧匈帝國之偉大。至今日尙成末路。昔日之藩屬。一躍而皆爲強鄰。國勢窮蹙。幾無以自存。亦若天道好還。真有若是之不爽者。則彼伊藤以一己功業之野心。

吞併朝鮮。其爲國立功乎。抑爲國遺患乎。彼「中國總監」壯志之不遂。寧非日本之福耶。其平民之墓。則極儉樸。占土一坪。墓上以白木板書梵偈數行。表示逝者之解脫而已。逝者每每男則諡爲居士。女則稱爲大姊。卽優婆夷。優婆塞之意。於是可見。日本之篤信佛教。遠在吾人之上。其以木牌書墓偈。尤能表示露電泡影之義。蓋人生本一刹那。若此區區者。不過表示所親祈願。逝者超脫塵勞。登彼樂國之意。豈留以待後人發冢暴骨以考證其生沒年月鄉里氏族哉。日人之信教。常帶浪漫色彩。與吾人大異。卽此清潔之墓道。白木之墓表。墓表上之梵文真言。在在皆有詩意。小泉八雲曾作一長文述之。極爲可誦。西人稱日本爲東方之希臘。殆誠有相同之點耶。

日比谷公園在皇城之側。與宮牆僅盈盈一水之隔。花木蓊鬱。綠陰如蓋。傍晚遊之。箕踞藤陰之下。觀池中噴水之不息。涼意愴然而生。而水龍車馬裙屐雜遝笑語四溢。尤深及時行樂之象。酒樓上豁拳賭酒喧呶之聲。殆與吾國等。歸途經帝國劇場。規模壯闊。名伶梅畹華來日獻藝。傾動全國。卽在此處。彼國西洋歌劇家三浦環藝術亦精絕。殆與梅伶爲尹邢也。然三浦之喉音殊薄弱。與歐美著名女歌劇家較。相去尙遠。日人乃譽之爲「世界第一聲樂家」。其浮夸自大之習。殆有如此者。歐戰之後。日人以善於射利之故。國富驟增。街市之修潔。建築之壯偉。遠非七年前之舊觀。東京驛停車場尤爲壯麗。亦最近之大建築也。其居民亦日變其儉樸之習。而日趨於豪侈。昔日之中國留學生以豪

侈著稱。今日則中國學生之生活。儉約遠在日人之上矣。日本歐風之盛。日甚一日。甚至學美術者。亦必模倣歐洲美術家波希米亞之習氣。作長髮被頸寬衣徒跣不檢之裝束。舊道德日墮。嗜欲日增。左拉所著之淫穢小說。翻版至十餘次。日本之強。以模倣歐洲之物質文明。若循此不改。其衰敗覆亡。亦將以模倣歐洲之物質文明也。

無事檢閱其新聞。最引人注目者。厥爲謀殺與情死者之多。吾等蒞東京之時。正小說名家有島之情死。興動全國之候。吾以爲日本之特性。在輕視浮世而深知人生之如寄。其生活之儉約。以此其勇於戰爭。輕於情死。以此其房屋之脆弱。陳設之簡略。亦以此。吾人之建宮室。必斲巨材。築高牆。肯構肯堂。以爲子孫萬年聚族而居之計。日人之建居室。但求以蔽風雨。低小如鷓籠。脆弱如冥具。甚至吾人之牀第。亦必厚重高大。以爲百年好合之安居。而日人乃每年三百六十日。皆作小星抱衾與裯之計。抑效旅客日捲夜舖之習。所謂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者。僅可取譏吾人。而非以語乎日人也。此種習性。半由於島國民局度之小。半亦由於佛教之影響。然佛教在印度與吾國。所以引起宏大幽眇之出世理想者。在日本則徒增世法無常及時行樂之觀念。故日人每趨重片時之印象。而輕視中道之行爲。彼稽首宮門。自殺以殉天皇者。非若子路之正纓。吳可讀之尸諫也。動於一時崇拜天皇偶像之情感而已。有島之情死。歌者須磨子之情死。非尾生抱柱。烈女殉夫之比也。動於性慾之浪漫情感而已。乃木大將夫婦之殉明治

帝某大學教授至。詆之爲島國民之小器。雖未免秦甚。然乃本無殉明治之義。不過勇士好死於疆場之意。不得謂爲舍生取義也。

歐人常謂日本爲東方之希臘。殆指日人好美術一端而言。此外吾殊不見其近似之處。且希臘之好美術。常以美善並提。甚且如 *Kalokagathia* 一字而兼含美善兩義。而日人則惟美是求。希臘甚稱中庸之德。日人惟求浪漫感情之愉快。希臘人重視人生。日人則輕視人生。希臘善創造。日人則惟知模倣。希臘尙自由。日人則喜服從。總觀日人之性質。幾在在與希臘相反。此所以希臘爲世界文明之泉源。日人但知步他人之後塵也。抑卽以陽明學說大盛於日本之一事觀之。已可令人深省。陽明之學固直截了當。爲聖門之心法。然不免挾有大乘佛教浪漫之色彩。至於實踐。反以程朱之學爲切近。事理易於受用。然則何以程朱之學不見稱於日本。而陽明之說乃大行。寧非日人之喜於馳騫於浪漫之美。而不求篤實之工夫耶。此亦佛教入日本後教義漸變之故也。

東京五日郊居。出遊之時甚少。竟日惟解衣偃臥。作無序之遐思。偶有所觸。思潮卽風起雲涌。以言覘國。則吾豈敢。但談言微中。或有異於羅提之菊娘傳耳。

二十七日。午後返橫濱。翌日上午起行。於是重涉太平洋之洪濤。而海上蓬萊亦漸漸淡入烟水中矣。

封付

金録

附錄

介紹文學評論之原理

國內所出版之雜誌書籍。如其繁多。而可讀者則絕少。語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書籍之於人才。猶農田之於肥。市場之原料。異日之所謂社會柱石。國民領袖者。皆將由此造成。今中國千萬之青年。羣舍正書不讀。而惟費時費力於此等淺薄謬誤。冗漫晦澀之雜誌。其籍。自明眼深心之人觀之。天下最可痛哭傷心之事。孰有大於此者乎。故本誌於新出書籍之可讀者。輒願爲一言。而遇有甚佳之譯著。則尤樂爲紹介。披沙得金。亦云苦矣。文學評論之原理。一卷。美國溫采斯德 (T. Winchester) 其人任 Wesleyan University (Middleton, Mass.) 主任教授多年。三年前辭世。

著。景昌極錢堃新合譯。梅光迪校。商務印書館出版。定價六角 (八五折)。此書早經付印。文哲學報第三期已有劉文翹撰一文介紹。而今始出版。溫氏原書之價值。早爲人所公認。本誌亦嘗引其說。劉文翹君謂溫氏之書。「析理周緻。主張中和。不濫許新派之主張。不固執先哲之言論。判析今昔。有賴明決法官。未嘗偏聽。亦未嘗武斷也。」其評甚當。譯筆亦明暢雅潔。足達原文之意。書中例證。則取諸本國文學。以代原有者。此法有利有弊。譯者新入之中文例證均合。似所得足償所失而有餘。惟若於原有例證悉譯出而詳加註解。更附中國例證。以資比較。而明淵源。則尤善矣。此書用作中等學校以上教本。甚宜。自修者讀之。亦可獲益。書中印刷排版之訛誤。在所不免。據校者譯者言。尙須修正之處甚多。茲略舉數端。雖屬微細。亦藉爲修正之一助云爾。(一)吾國譯書者通病。不將原著者名氏及書名寫出。使讀者茫然。無從檢尋。如商務印書館所出之說部叢書。書名既係譯者新撰。尤令人不能捉摸。治西洋小說者。欲究中國已譯之小說。直無從問津焉。今此書於 Winchester 一字。僅見於底頁內面著者之下。而並 (T. 二字無之。其人履歷及原書發售書店。均未詳。凡此均當於書面及書內第一頁。分別標明。以俾讀者欲求原本對照也。(二)譯名當從通用之名。不宜自行杜撰。以免紛歧。(本誌中。所用譯出之人名地名書名。均從通用者。又無論其爲何人之譯稿。均前後一律。雖間有失察之處。然用力固甚勤也。)此書中但丁作「丹丁」。丁尼生作「太姬生」。迭更司作「狄更世」。外此其例尙多。竊意此皆譯本之疵瑕。不可不改。譯名須前後一致。此書於 Middlemarch 一書。一三四頁譯作「密馬區」。一四二頁作「三月中旬」。又譯 Shelley 爲薛立。而薛字又誤排爲薛字。薛立之音與原字大異矣。此等處再版自當改正。吾國事事腐敗。即印書一事。格式體例。欠講究之處極多。有時於理且不通。况論美術觀念耶。本

志頗欲盡其一分力量。爲中國文藝界樹立標準。卽印版字體形式之微。亦必合理合法。悅目悅心。豈好爲吹毛求疵。勞不憚煩哉。茲篇意在稱道文學評論之原理。譯本之善。以介紹於讀者。茲錄其譯序如下。以見宗旨。其詳則讀者自審之可矣。

嘗讀溫氏書。喜其擘肌分理。惟務折衷。平理若衡。照辭如鏡。亟亟與同學相稱道。以其可爲國人立論之則。而拯其狂悖也。因相與譯之。比義次言。作輟有間。九閱月。迺成。而爲之序曰。先哲之以評論稱者。莫如彥和劉氏。探本振源。判情析采。超超元著。後世宗之。溫之書。其備與。其爲書也。剖分犀利。立題精確。非若劉之揉雜也。標理陳言。有以適於今。可不勞鑽研而有獲。非若劉之隆古而疎今也。博徵廣喻。不憚盡言。使人目識心通。又非若劉之淵永而隱蓄也。故學者之探討取溫爲便。雖其曲溯古先。聲聞悠遠者。未之或逮。亦可以大有補於今之世矣。今之君子。黨朋而伐異。嗜奇而憚正。稍得一二。便操斤斧。肆其狂蕩之說。以騰於報章雜誌者。往往而是。彥和所謂「執一隅之解。擬萬端之變。東向而望。不見西牆」者。安諾德所謂成見之評論類如是非其人與。夫豈果於自好哉。生不睹連城壁。是用砥硤自珍耳。是故正軌不啟。迷而不復。本根未立。雖善無功。安諾德諸人評論善矣。而是書實可爲之基。又拯紛亂於既往。未若正基礎於方來。著以爲學校課本。有正始之意焉。其先諸評論而譯者此也。嗟乎。評論之道。豈易言哉。「感覺欲其敏。斷制欲其中。其爲之也。變動不居。如水之流。詭異錯雜。如魚龍之化。而又有謹慎溫文之度以臨之。」安諾德評論之說也。見荷馬譯文篇「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圓照之象。先務博觀。」彥和知音之說也。見知香篇綜斯二道。而後有評論。夫豈一蹴可就者。今人乃務言評論。連篇累牘。不能休。得非不自量力度德與。原溫氏之旨。非教人評論也。示之以文學原理。使知文人之艱辛。領略作品之匪易。以息其淺嘗而誇之喙耳。因引他山。欲自攻錯。覽者倘因其言而益張。齷齪然若救火揚沸。則非所敢望已。至其書中之精義。覽者當自得之。無俟贅述。特挾此說。以弁諸端。知音君子尙其教之。